

近五十年見聞錄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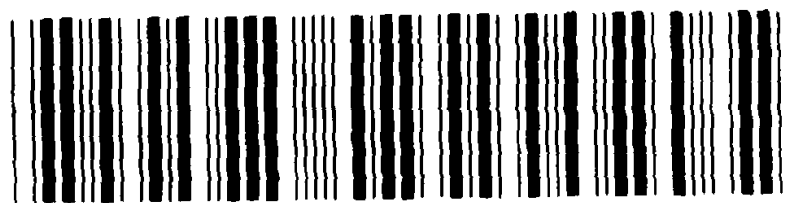


序

丙辰之夏。避暑滬南草堂。桐城徐九香自都門歸。愛余居靜僻。遂下榻焉。九香宦遊南北久。頗能道遜清掌故。於是月白露涼之夕。瓜棚豆架之前。掀髯縱談。抵掌狂笑。不知溽暑之侵人也。九香所言。余則退而記之。得數十則。九香復出其所輯近人筆記二卷示余。同時江都貢君連城周君。各以筆記見示。總計十數萬言。洋洋乎大觀也。遂謀合刊行世。嗟夫。存疑傳信。敢云史乘資材。志怪搜神。或是齊諧本色。揮汗疾書。挑燈競寫。莫謂爲無益之事。大足遣有涯之生矣。

中華民國五年秋江陰之之氏自序

近五十年見聞錄 序



近五十年見聞錄 序

例言

一是編集腋成裘綿歷歲時非出一人一時之手九香前輩及貢周兩君文壇老宿筆墨雅潔異口同聲惟益以鄙人所著有愧續貂自羞附驥

二此五十年中變化蠶易不可方物所見所聞大半爲往古所無茲所輯錄首尾完具非他書之一鱗半爪者可比

三本編以五十年爲限事實接近敘述真確固非好事矜奇嚮壁虛造者可比

四本編事實采輯雖不拘一例而宗旨所在要以與國事民俗世道人心煞有關係異日可備史乘之資料者爲合格若瑣故常聞無裨宏旨概從屏棄

五數年前南海吳趸人君有二十年目覩怪狀之作彼以章回體出之此以札記體行之懲勸雖一要
有虛實莊諧之別

六編末兩卷爲九香前輩左右采獲之作仍存原人姓氏間有遺忘失載者則以失名別之自是前輩
不敢掠美之意

近五十年見聞錄 例言

二

七時閱五十年朝野事實要非十餘萬言所能罄當世大雅見聞所及與本編宗旨相合者尙其不吝
惠教俟積有成軼當刊續錄以成全璧

近五十年見聞錄目次

卷一

胡絳玉

鼻煙壺秀才

騙術二則 其二

金陵髯客

徐老虎軼事

李廣文

卷二

蘇報案遺聞

端方之古瓶

易實甫之革命談

詩丐

爾祖我孫

袁縣令

齊止安

竊印還印

吳同甲

蔣劍人軼事

洋翰林

張夢晉再世

近五十年見聞錄 目次

德宗習洋文

甲午之際士大夫談洋務

翁同龢好鶴

黃判官

金雞山

獨眼書生

公羊學之價值

雲門星海

端方與劉申叔

袁項城與乩仙

賽金花軼事

宋漁父研究植物

陳英士與霍元甲

留東學生之荒淫

端方與汽車

嘲瑞澂詩

吳樾遺墨

嚴又陵遇險

嚴又陵之懶癖

圓明園之結構

某都督豔跡

賊老爺

縣令騙珠

李鴻章之寶刀

辰州符換骨

陶然亭詩丐

朱三娘

徐用儀家之怪

鐵脚將軍

清宮聽戲之價值

斬龍

穆宗微行

鄒嘉來之口臭

周媽三則 其二 其三

宣統帝之趣談

鬼車

梁士詒之奢侈二則 其二

碧血

琴工任大

曾文正之節儉

腰斬中堂

猴腦羹

卷二

邱文驥

無故逐令

脫衣供虎

賴青天

近五十年見聞錄 目次

綠雲

拙勝巧

向若葵

梁其樞

嫌夫召怪

龍窟

誤藥愈病

祁陽令

鼻中蜈蚣

胡公

糠糝坪

猴塚

楊通海

行尸

義勇祠

定光移山

卷四

一文破家

陳其蘭

投生索債

怔忡令

乩卜

神指迷路

西河使者

獨脚公

倒旗

華公

童子兵

饒鐵杖

黃腰狐二則 其二

牛鬼報恩

儼神

碧落碑

駝背巫

虎怪

金蠶

巨蛇

人蛟

鬼妾

陰差

豪女

虎

猴神

魍神二則 其二

變婆

蠻鄉紀事

金銀洞

近五十年見聞錄 目次

盜遇

蝦蟆脛

寄閒道人

雉報

猴報

縊鬼

金氏

招雄貓

張煥文

卷五

雙雌樹

逼妻吟詩二則 其二

騙術 四則 其二 其三 其四

徐修撰

神娶妻妾

探春夫人

女翰林

巨蟻

落陰

王价堂

吳仲成

禿驢

修庫

羅姓妻

同氣一體

詩讖

鸚鵡乞援

人頭瘡

地師閣牛

山都

虹橋板

夢中富貴

交劍潭

憂國秀才

樟妖

黃捕役

蟻食錫

拳教

怪胎

交藤

種鬚

月華洞

竹中蝙蝠

賽卞莊

古鏡

黃表

近五十年見聞錄 目次

某翁

鐵犀

鮫女

石輪

楊怡士

考試舞弊二則 其二

燕蟄

燕窩

蛇王

羅生

神拳

卷六

伍其駿

蛟精

計全家室

場外舉人二則 其二

愚夫

林遠猷

身軀暴長

生犯娘

一生僥倖

郭生

螺妻

郭解元

明驅

產人手

吞刀箸

一槍千觔

巧辯 二則 其二

藤峽鄧翁

劉刺史 三則 其二

洪媛媛

巫婆

鬼娶

楊穆堂

劉軍門

蘭殉

狗熊

姚方伯

林才元

膝蓋酬恩

伏虎禪師

張大令

偷鞋

羅大綱

樵人 二則 其二

近五十年見聞錄 目次

近五十年見聞錄 目次

誘死報德 二則 其二

訟師孽報

洪鍾宇

何孝子

蛇毒 二則 其二

奪子案

卷七

殷弘

某艦長

某守備

胡茂

販果童

捕猴

韓紹琦

鬼燭

善賈名利

粵女聯盟

武揚烈

李義堂

李雲耀

一足翁

僧俠

鄭氏女

難兄難弟

劉軍門

滕玉亭

王志元羅思舞

高騰雲

羅氏父女

王布政

白奮

黃熾生

夢兒奇聞

塔靈

再生豔話

度佛氣

製裘

鼠癖二則 其二

書異

卜異

鼠祟

秦淮夜樂

奇婦

奇夢

節母遺訓

石城盜

隱形法

近五十年見聞錄 目次

近五十年見聞錄 目次

一一

鍾丹崖

虎 二則 其二

義俠全貞

巨人

絕藝

慧火

晏斯盛逸事

夢竹廬

卷八

維揚怪

高念慈

程頤庚

北極閣之鬼

程文相

猴吸煙

鬼入壁

天寧寺之無金剛

陸先生

鬼 三則 其二 其三

啄木鳥

狐妖

還魂

奇疾

城上大人

老人遺像

紙條

福壽堂

眞菊花

幻影傳

武某

趙清堯

從此不譚

王壬秋

金錢鏢

榴瑞堂

貓拜月

翁語

黃黛玉

乾魚

禿尾李

安重根之死

徐巨川

一驢一馬

大騙月令

福德岑彭

靈犀草

袁太君

近五十年見聞錄 目次

近五十年見聞錄 目次

時文笑柄

好秀才

李甘泉

朱寄瓢

蛇報仇

涂莊狐

開脇生子

蛇皮袋

小桃源

盜隱

女鬼

劉蘭姑

馮了性藥酒

雷擊一則

典妻

張汝祥

睡生

盜俠

食貓

浙生果報

巨人

雷異

龍禪

某令

龍
見鬼
祀蛇
鯉異
三怪
蔡七
龍潭

龍鬪
水怪
鼈之生命
乩仙
山魃
龜將軍
李娘

近五十年見聞錄 目次

近五十年見聞錄 目次

近五十年見聞錄目次終

近五十年見聞錄 卷一

江都貢少芹著

胡絳玉

絳玉胡姓。漢陽諸生胡家驥之女也。美姿首。性尤嫺雅。當辛亥武昌起義時。清廷派兵南下。血戰月餘。遂奪還漢口漢陽兩鎮。北兵素無紀律。到處搜索。姦掠等事。時有所聞。胡固寒士。以授讀爲生。所入之資。僅敷妻女供給。以故乏資。斧爲先期避亂計。及北兵搜諸其家。見空無所有。將舍而之。他適一隊長某。瞥睹絳玉。驚爲天上人。乃獨留。召絳玉之父母。長跪已前。謂胡苟以愛女充下陳。當力任保護。責婦畏其勢。欲許之。胡詭詞曰。弱息已字人矣。某不可將挾女去。胡伏地頓首。崩角有聲。且曳某衣。弗令行。某怒。出利刃。虛擬胡面。以示威嚇。胡曰。若然。則請將軍殺我。脫有三寸氣在。終不忍使小妮子下嫁將軍也。言時。詞色俱厲。某怒。以刃貫其胸。胡立殞。婦睹此狀。瑟縮一團。戰慄不已。某乃顧女曰。若速隨我行。女無難色。噉然應。偕某出門。婦牽女衣。謂棄我老皮囊。他日何所依附。女乃請於某曰。妾隨將軍去。不知何時始獲與母再見。顧吾家非素封者。衣食之資。悉賴吾父。茲父已死。設舍此熒熒老母。異時縱

不葬諸溝壑者。亦必流爲餓殍。乞將軍予以金。俾免凍餒。則妾心慰矣。某領之。乃出擄掠之資約百餘元。給婦。婦不忍與女別。堅弗肯釋。女絕裾去。婦臥地噉。女若不聞之。既出。某呼一騎至。令女乘。與某並馬行。過襄河。至漢口。入武聖廟西偏之屋。某乃召所部糞除別室爲洞房。謀今夕娶婦計。更命人四出攫取牛酒。以犒衆兵士。傍晚晝燭高燒。筵宴陳列。某出極華貴之衣。令女著。攜手入室。開樽對酌。女壹意獻媚。頻以巨觥相勸。某固非豪於飲者。數學後。卽力弗能勝。女勸之愈力。某不忍拂其意。又強盡數。器未幾。玉山頽矣。女趁其醉眠。竊匕首。刺之。刃透食管。某猶大呼數聲而斃。聲聞室外。兵士麇集。見狀。肉醢女。棄屍郊外。旋其母得耗。出某所予之金。市樽潛殮而瘞之。是事乃其母於南北統一後。舉以告人者。

詩丐

丐者餘杭人。無姓氏。年約三十餘。攜紙筆出賣詩文。人給錢數枚。命題詩詞。援筆立就。在市十數日。人爭傳述。並有好事者隨行記其所作。一日。在吾邑鳳凰橋。余見之。破衣敗履。而神采迥異。先有一人向其買詩。以鳳凰橋爲題。限題字韻。丐者席地坐。振筆書一絕云。也不飛來也不啼。讓他野鷺與山雞。自

從五色填成後。要待才人彩筆題。適有童攜豆腐一筐過其側者。其人又給錢數枚。以豆腐爲題。限斑字。丐書云。從來佳種在南山。煮自燃箕任世間。磨已去磷溜不涅。麻姑長爪已成斑。又以老少年一枝索詠。詩曰。霜前雪後挺雄姿。小圃秋容慘淡時。似爾有情能不老。阿儂怎免鬢添絲。突有二人破圍入。其一人欲給錢買詩。又一人曰。若輩無恥。假以詩文自炫。賺人財鈔。既有薄才。胡不自謀。乃向十字街頭行乞耶。爾我爲友人約。在某妓寮博。待久矣。盍去休。丐者慨然曰。執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此輩將來似我。並無詩可賣也。言次捲紙筆逕去。

鼻煙壺秀才

滿人溥良。雖則身翰苑。於文字一道。實門外漢。相傳溥自入泮。以迄掇巍科。皆以重資倩鎗手代作。居金馬玉堂中。同館多輕視之。溥大恚。乃輦金運動江蘇學使。其意蓋欲廣羅門生。以厚己之勢也。比至蘇。凡按試各屬童卷。譬如某學額應取中二十人。溥必三倍提牌覆試。後並不評論文字優劣。惟置四卷於案之四方。探囊出鼻煙壺一。置中央轉之。轉既定。視壺嘴對於何卷。卽以是卷坐號填榜。以故時人謂入泮者爲鼻煙壺秀才。亦一趣聞也。

爾祖我孫

世俗凡有婚喪大事。主家必先邀招待員數人。以備臨時知客之選。有巨富李翁者。爲其子授室。預料是日來賀者必多。乃於前數日。柬招親友數十輩。其間有孫姓者在焉。孫固滑稽士也。屆期賓從如雲。座爲之滿。邑有祖某。素雄於資。與李翁爲莫逆交。是日亦至翁家致賀。適孫某爲之招待。既就座。各詢姓氏。孫告之。叩某某囁嚅不能答。孫大疑。詰其何謂。某曰。余不敢言。恐觸君忌。蓋以君孫姓。而僕祖姓也。孫笑曰。是何傷。君之期期艾艾不肯出口者。豈以爾祖我孫。我孫爾祖耶。合座譁然。某顏頰坐移時。逡巡而去。

騙術二則

庚戌年冬。漢口發生騙取某銀樓一案。其心思巧妙。誠令人不可揣度者。一日。有一顯宦乘四人肩輿。攜僕從三五輩。詣前花樓丹鳳金舖。購金葉數十兩。店夥某甲。見其衣服麗都。舉止揮霍。優禮有加。私詢僕從。叩以來歷。僕謂主人服官某部。近因嫁女。請假旋里。道經是地。聞貴肆誠實無欺。故畧購少許。爲女公子助奩具耳。問其他飾物曾置備否。僕曰。有之。然尙缺少許。甲要之言於主人。苟有所需。尙乞

下顧。價值當較他肆尤廉。交易成。請以二十金爲壽。僕領之。少選。主人去。翌晨前僕至該肆。傳主人命。將購大宗珠鑽釵釧。送之某旅社。擇而購之。苟相當。不吝值也。言已自去。甲乃搜羅其極寶貴者數十具。其值約萬金以上。攜而往。既至某旅社。僕導之登樓。入主人寢室外坐。時主人正會客。甲微瞞之。見客亦類顯宦狀。詢之僕。始悉爲江漢關道之介弟。未幾客去。僕告主人。主人邀甲入室。檢視飾物。頗稱其意。乃令僕置諸席地箱篋中。當僕啓箱時。甲微睨其中。銀行鈔票。纍纍如山積。心輒豔羨之。既而主人詢以代價若干。甲告之。主人方欲命僕啟革靴取資。忽有兩僕匆匆上。報告曰。武昌柯紳渡江謁見。茲已入樓下客室內拱候矣。主人聞言。亟著冠服。挈僕下。瀕行。謂甲曰。君姑坐此稍待。少時吾來償若值也。甲曰諾。主人降梯下。甲候至日中。弗見主人至。大疑。然一轉念。彼所購之飾物。現儲箱篋中。度無他變。久之。仍未來。欲下樓覓之。又不放。遽去。時該金肆店東。久盼甲不歸。心甚惴惴。乃着乙夥。至旅社探問音耗。登樓見甲枯坐。詢所事。奚若。甲白之故。乙知有異。亟召館傭至。叩以顯宦何往。傭曰。若輩去已久矣。並謂餐宿資取償於君等也。甲大駭。啟箱視之。見箱底並樓板掘一洞。大如盃。攜來之珠鑽飾物。空無所有。視銀行鈔票。皆係贗鼎。始悟樓下爲一空屋。諸僕皆集臥其中。預鑿孔以傳遞飾物也。甲

乙不得已。歸告店東。投訴夏口廳。拘旅館主人。謂其局串行騙。案累經年。尙未了結焉。

騙術其二

淮運司趙濱彥。爲同治中興名將趙啟賢之子。席父餘蔭。得由一品蔭生而掌鹺政。實則其人剛愎自用。素不理於衆口。且性喜漁色。在任所廣蓄妙齡姬妾。築以金屋。每夜必御數姬。荒淫無度。有屬員包某者。聽鼓有年。未獲差遣。貧無聊賴。不得已與其婦商。欲獻美人計於趙。爲進身計。婦固有殊色。雖敝衣破烏。終莫掩其容光。且性極機警。聞包是言。初猶弗許。包曰。子愚矣。是不過權宜之計。苟得宦囊充足。吾將舍此微職。挾子歸里。享受富家翁之樂。庸何傷。婦可其請。包更授以計。會趙五十初度。包先期貸諸戚友。得十金。購禮物以餽趙。是日。夫婦入署祝壽。趙睹婦。驚爲天上人。畧與周旋。婦情盼巧笑。寄深情於語言之外。趙魂爲之消。既夕。酒闌人散。婦欲歸。嗣趙之愛妾出而尼其行。留之作長夜談。婦知爲趙之喉使也。笑而允之。當夜即侍趙寢。由是間日必往。或月餘始歸。未幾趙委包押解餉糈晉京。事歲南旋。又委署秦分司缺。包謝委赴任。婦獨留。蓋包以鹽知事而越次握篆。殊格於成例。當時僚屬及外間物議。交相訐趙。趙若不聞之。而包於此際。燦燦物已飽其囊橐矣。一日婦忽謂趙曰。君待妾良厚。

妾願隨君以終。君許之乎。趙曰：固所願也。第不知彼人意旨奚若。婦曰：妾將作書誥之。趙聽其說。越日。包覆音至。謂恩憲垂愛。敢不從命。偶一念及孤衾獨擁。繞膝無人。輒索然無謂云云。婦持書示趙。且與之謀。計不如贈以多金。使之另娶。趙樂甚。匯萬金畀包。包得金未娶。祇購貧家女充下陳而已。先是。婦與趙狎。寵擅專房。及歸趙。趙卽以私產之簿籍及筭鑰。予婦經營。其夫人反退處無權。適趙因有要公。赴省謁見制軍。欲攜婦與俱。婦僞言抱疾。未克偕行。比趙返揚。則婦已逃亡三日矣。檢其所蓄。席捲一空。因誡家人勿宣洩。陰派人踪跡之。杳無朕兆。疑其往前夫任所。函詢之。越日。包至。面詰趙。趙告之故。包謂趙之夫人留婦在署爲女伴。不圖憲臺謀姦未遂。致戕其生命。擬上控省吏。爲婦昭雪。趙懼。要人居間調停。賠償兩萬金。其事始寢。無何。趙以他故解組去。包亦自請卸任。卜居揚州花園巷。居然爲坐擁厚貲之富豪。而劇場餐館。恆有其婦之足跡焉。婦蓋三十許麗人。見之者都謂爲年事約在花信以外云。

外史氏曰：趙包軼事。足爲清末官場之代表。然時至今日。政界中齷齪卑鄙之歷史。其較趙包而尤醜者。更指不勝屈。吾安得一一直揭其隱而暴之哉。至包婦不忘前夫。經年後終踐成約。較現時之

棄舊從新之婦人女子。似覺猶賢。吾觀於此。不禁有每況愈下之感矣。噫。

袁縣令

徐州銅山縣曇華寺。其住持僧名法空者。綠林豪客也。長淮以北之無賴游民。多歸附之。以故徒衆約萬餘人。專以殺人劫財。縱火擄贖爲事。有所得。悉與法空分潤。雖控案縶繫。宰是邑者輒無術逮捕。受害者上訴省吏。省吏怒。勒限飭宰獲僧。宰不得已。乃率隊往曇華寺。至則法空糾衆拒之。竟殺宰而殲其從。電耗聞諸省。江督爲劉坤一。乃一面電調駐紮清江之軍隊往勦。一面札委湘人袁蘭生接握銅山篆。蓋袁聽鼓寧垣多年。素以能吏稱。劉夙知其才堪應變。故委袁承是乏也。袁奉委。詣轅稟辭就道。劉誠之曰。此行與某管帶相機行事。必獲法空置重辟。慎爾事。毋蹈前轍。袁唯唯。且曰。法空非可以兵力從事。吾聞彼黨羽綦眾。消息極靈。若調隊往。吾恐師未至而彼已遁。殊空勞往返也。劉曰。然則若何治之。曰。吾自有策。第乞寬以時日。吾必爲徐民除巨害。否則甘受公重譴。劉可其請。比袁之任。甫下車。百姓遮道陳詞。皆述法空不法狀。袁故怒而叱曰。是僧旣皈依佛門。決無不規則行爲。度爾曹不滿意於彼。故加以污讟。所言吾滋弗信。衆曰。然則殺前縣令者。又爲誰乎。袁曰。必土匪所爲。而嫁禍於彼者。

衆譁然大噪。袁不顧。逕入署。明日批牒出。語氣頗袒法空。衆咸詈袁不已。事爲法空偵知。心頗德袁。欲謁之。苦無介紹。因賄囑某劣紳爲之先容。獲與袁見。袁優禮有加。且謂法空曰。人固謂君爲盜首。今晤君面性粗豪。而語言抗爽。奇人也。法空遜謝之。袁命置酒留之飲。盡歡而散。翌晨袁往拜之。由是暇必互相過從。久之。遂訂忘形交。且通譜焉。一日袁折柬邀僧入署。開筵暢敘。酒酣。袁似有醉態。乃自言其微時種種不正當行止。且述且笑。已而更叩僧往事。時僧已半醺。亦痛陳己失不諱。袁口雖應之。而玉山頹矣。法空亦去。旬日後。袁又招僧飲。自日中以至夜闌。尙未竟席。袁正與法空高談雄辯。忽家丁入白。謂省憲有密電至。袁閱未畢。面色遽變。頓足曰。果爾。我何以對我友乎。語次作欲泣狀。法空詢曰。是何事。君卞急。乃爾。袁以電紙授之。曰。子一覽便知。僧接而視之。卽省吏命袁執己就地正法之覆音也。僧至此始知受給。欲詰袁數語。而袁已叱衛隊縛法空於階下戮之矣。蓋袁素悉法空勢甚盛。難以力敵。故蒞任伊始。僞爲折節下交。以祛其疑。當酒醉互道平時歷史。時袁預喉招書匿坐屏後。錄其口供。卽電達省吏。逆料覆電到日。袁邀法空入署。乘其不備而殺之。脫稍延。彼黨徒必聞而來劫也。自法空伏法後。袁屢夢其索命。不數月。其子暴殤。人咸謂法空之報復。然吾以爲僧之罪固應死。袁施以詭譎。

手段。非爲一人洩私憤。彼夢僧索命。殆內疚神明。幻由心造。卽其子天亡。或亦適逢其巧。而予人以口實耶。

金陵髻客

咸同而後。華洋互市。我支那人仍故步自封。不敢遠涉重洋。卽敢於冒險者。亦鮮也。金陵劉髻客。自述其少年時。攜貨附輪艘浮海。一日遇颶風。舟行偏側。將覆。衆蜷伏艙中。弗敢動。髻客膽獨巨。勉行登甲板。兩手握鐵欄。眺望海洋風景。見波濤湧沸中。忽有人頭。大如箕。眉目耳鼻。狀殊猙獰。似廟中所塑神像。鬚髮俱作靛色。口潤唇赤。吸巨浪噴之作漩渦。已而逼近舟側。舟子駭懼。長跪祈禱。髻客初次航海。且少年意氣自豪。私念此必水中怪物。遂掇米一搗。中滲以石屑。儘力向人頭擊之。物怒。口張如盆。鹽波濤如亂山矗立。風折汽凶。船輕如一葉。瞬息百餘里。舟中載客。膽魄俱喪。哭聲大起。忽聞船底如鋸木聲。少頃。舟定。凝視之。已入山島中。驚魂稍斂。自幸得生。回望大洋。杳無邊際。山在海中。四面皆水。怪石玲瓏。窄路盤曲。登岸循徑上島。歷百數十級。忽見石坡平坦。廣袤若干畝。石上鋪曬筍片。無算。取而嚼之。味甘美。石後古木參天。蒼莽無垠。俄聞聲啾啾若嘯若啼。仰見樹上有多數猿猴。騰躍叫噪。似噴

人竊取其筍者。衆大懼。因取所攜鳥銃。燃火發之。雖未命中。而猿皆散去。尋徑至林中。有一洞。入之。石屋光潔。上設石座。兩旁列石。井井有次序。座後有石壁。壁上有草書數行。讀之。乃絕句一首。云。洞裏白雲不敢飛。揉雲作絮可爲衣。有時出向峯頭立。舉手招雲雲自歸。下無款識。字大如器。鏤刻深邃。疑其地爲高人隱逸之所。否則猿亦能詩。並工鐵筆耶。石壁後一池。池中水仙花大如蓮。清香沁人。旁一小沼。清可鑑人影。中浸百果。以手掬水飲之。味如醇酒。旋聞聲如虎嘯。見山頂一巨猿危坐。大如驢。旁列小猿數十。髯客與諸人懼。逡巡出洞。由舊路至石坡。各解腰巾。捆筍片歸。潮至風便。乃出島。

齊止安

齊止安。寶應縣之諸生。以貧故。乃從事刀筆業。逞其海市蜃樓手段。夙有聲於社會。然其性質。最喜助弱鋤強。更爲人雪不平。久之。遂有齊大刀之徽號。遐邇罔不知之。會安徽合肥有劉姓者。爲李紳欲強購其塋地。構衅纏訟。十年迄未完結。李固當時強有力者。皖省官吏。咸畏其勢。明知曲在李而弗敢右。劉忿極。因使使贖重金至寶邑。延齊捉刀。齊許之。偕使往。晤劉。索全案閱畢。謂劉曰。君能犧牲此地。入官。則事濟矣。劉曰。但得不爲李所有。他事弗問也。齊卽代擬一詞。謂是塋地由高曾置購。本欲俟故

後寇窳。旋據堪輿家言。是地每屆天曙。有瑞氣籠罩。似爲龍穴。高曾大恐。另擇他地爲備。瀕危。猶諄諫後人。勿冒此大不韙。以故相傳百餘年。寧置是地於荒蕪。而未敢營葬。李紳位極人臣。素叅精於地理者多人。被撲覓地。或者見此荒塋。有帝王發祥氣象。故欲強購。亦未可料。某食毛踐土。世受國恩。用再縷晰陳詞。更願以是塋地充公。俾免他人覬覦。心懷異志云云。劉閱竟。擊節嘆賞。乃呈諸邑宰。宰以茲稟於國家。攸關。弗敢置可否。遂據情詳守。守亦未便批答。轉詳道。由是而撫而督而部。逕達上覽矣。越旬。部令下。飭以劉姓之荒塋。給價收歸國有。其案始結。劉感齊甚。贈以萬金。命僕從送之歸。齊遂從此作富家翁。不復理是業矣。

徐老虎軼事

徐寶山行五。早年爲私梟頭目。同黨以其殺人無算。故贈以老虎徽號。徐亦公然以是命名。徐每屆販運私鹽。必躬親其事。凡湘鄂皖贛諸省。恆有其足迹。獨不敢至吳淞。蓋誤以吳淞爲『武松』。俗傳武松打虎。彼固根據是語。爲忌諱者也。後經長江黃提督招撫。任徐游擊銜。爲淮南北緝私統領。徐遂召其徒衆爲營兵。命名曰虎字軍。任事十年。實則仍買私賣公也。辛亥之役。有孫天生者。冒民軍名義。光

復揚州。全城生靈。幾遭糜爛。嗣經商學各界。公舉徐爲揚州軍政分府。徐不知軍政分府四字爲何物。因詢其親信者曰。『到底較緝私統領。孰大孰小。』衆告以分府與都督僅次一間。徐曰。『果爾胡不名之曰二都督。』衆謂無此名稱。徐始視事。首先捉獲孫天生。至徐親訊之。甫見孫。卽大罵曰。『入娘賊。你敢在我老虎頭上撲蒼蠅嗎。』如是者數四。以下卽不再言。衆匿笑之。及南北統一。分府名義取消。徐任軍統時。辮髮仍垂垂腦後也。或勸其剪之。徐不可。暗曰。『吾諱名老虎。若剪辮髮。不啻去其虎尾。沒尾老虎。試問像個甚麼。』或不能詰。諾諾而退。民國二年春。徐晉省謁見程督。磋商要公。見各將領均牛山濯濯。自慚形穢。程亦微諷之。徐歸忿而自剪。未期月。竟飲炸彈而亡。其妻哭之哀。謂徐苟不去其辮。尙不致橫罹慘死云。其頑固有如此者。

竊印還印

俞某年二十。入詞林。美姿容。風流自賞。居翰苑時。八大衢術妓寮。恆有其足迹。適屆大考。拔置冠軍。授職編修。旋簡放廣西學使。乃邀其同年某孝廉偕之。桂助之分校試卷。某亦少年。且新婚未久。不忍遠別。因辭之。俞勸其挈眷行。某始可。既至任所。俞乃分署中餘屋。畀某夫婦居。某婦有殊色。俞一見饒涎。

欲滴。陰喉其夫人邀婦過從。乘間俞挑之。未幾。遂入港。夫人性極倜儻。知俞與婦通。初弗介意。久之。某覷知其隱。私詰婦。婦百計蓋藏。某欲致其生命。婦不得已。據實以告。且勾其宥己。某曰。可。若竊得俞之印信予我。或爲爾恕。否則吾終死汝。婦受計往。一夕俞與婦兩情歡洽。婦伺隙果攫印信歸。報某某喜。自語曰。彼淫我婦。我覆其官。可以洩吾忿矣。明日俞有要事咨部。取印簽押。遍覓無所得。知爲某之惡作劇也。祕不宣示。及夕。忽簽押室火起。闔署鼎沸。衆麤集撲滅。某亦在焉。俞見某至。亟以印匣授之曰。祝融氏稅駕。卽焚燬屋宇。損失甚細。惟此物關係甚巨。脫有失。殆矣。姑存置君處。明日再予我。君我契友也。度必善自珍藏。茲事或不余却。言已強委諸懷而去。某弗解其故。持歸。啟而視之。他無所有。惟頑鐵一方。始悟己徇婦竊印事。已爲俞知。未便明索。乃縱火燬屋。倉猝間以空匣授己。俾還匣時得與己索印也。懊喪終夜。迄未交睫。翌晨俞至。長揖鳴謝。已而曰。昨夕之役。將據情報部。尙需此案案物一用。乞君子我可也。某不得已。入室取印實匣反之。俞檢視已。再三道歉而去。某瞠目不能置一詞。

李廣文

江陰李廣文北山之寵妾。每日搗鳳仙花染指甲。一日黎明。文宗將起馬。按臨他屬。某早起恭送使節。

倉猝間覓烏髮藥。誤捫他盞。遂以鳳仙汁遍塗之。學使睹其狀。大怒。斥其不敬。揮之退。事爲各士子所知。有好事者嘲以詩曰。轅門報罷鼓三通。鴛夢驚回李北翁。想是夜來經血戰。蒼髯染得落花紅。可謂謔而虐矣。

吳同甲

高郵吳同甲太史。早歲卽名登科甲。相傳吳幼時。家道式微。其寡母爲人縫紉。博得餘資。供子讀。有王尙書者。告歸養。居於鄉。與吳比鄰。以故吳母得屢至其第。間爲王代製其兒衣女烏。王夫人極慈善。憫其苦。時週恤之。時吳方十二齡也。在學塾。已執筆學文。尙羅羅清疎。越年。以幼童應試。受知於夏同善文宗。喜報至。學書爭索酒資。吳母無以應付。因請於王夫人暫貸。夫人悉其子入泮。予以數金。更謂俟子歸時。引以見我。吳母取金諾而歸。未幾。吳返自海陵。（卽泰縣揚州考棚設於彼處）吳母卽挈之謁夫人。王之家人。以其幼童而獲雋也。咸來爭睹。以故內室婦女。迄未引嫌自避。王夫人見吳面色白皙。雅愛之。與吳母商。欲以婢女妻吳。母歸而告諸子。吳奮然曰。彼竈下婢。烏能儷兒哉。速拒彼。母笑曰。癡兒子。吾家貧無立錫。東家鄰垂青睞於汝。何修而得此。彼女雖婢。然夫人愛之逾儕輩。苟允其事。他

日烏忍任汝以窮措大終其身乎。吳臥地嬌啼。誓不欲。母憐其憨。固戲之曰。然則汝將聘誰家女爲婦者。吳曰。王氏果欲婿我。須以其季女下嫁。前至彼家。兒曾見之。彼女丰姿秀絕。堪以耦兒。脫非彼兒。寧繆母嗤其妄。返報王夫人。更戲言子之奢望。夫人亦作戲語曰。彼欲爲吾家東床耶。良佳良佳。第王氏無白衣婿。區區一衿。尙未足爲貴。若果欲婿吾女者。盍早發奮。明年苟登賢書。則事諧矣。吳母歸告諸子。吳曰。可。夜以繼日。手不釋卷。及入闈。果捷。喜曰。今而後可以慰我玉人矣。促其母往謁夫人。要之踐前言。夫人又給之。俟春闈後。必如約。明年連戰皆捷。入詞林。比返。首先登王氏門。執子婿禮。王詫甚。不知所謂。及詢諸夫人。始廉得其情。欲許之。又憎其貧。乃挽友與吳婉商。欲贈其多金。使之另覓佳耦。吳大怒。登門詈罵。謂覃覃大僚之夫人。尙食言無信。於是逢人輒道。嗷嗷不已。吳母出而強之歸。吳躡躡而號。聲聞鄰里。蓋吳雖擢高科。而年甫一十有七。其童心猶未化也。明日投詞邑宰。謂吳悔婚。宰處兩巨紳之間。未置可否。因柬邀吳入署。勸其取消前議。吳不可。擬赴省上訴。事爲王偵知。與夫人詬諍。時其季女在側。見老親勃谿。瑩瑩欲涕。夫人揣知其意。謂王曰。是乃小妮子終身事。吾兩人僅能半主之。今日之事。惟有取決於彼。以定從違可乎。王逆料女必不允也。乃曰。可。及詢女。女始不答。再三詰之。女

囁囁曰。父所慮者以若人貧耳。彼既貴矣。烏患其不富哉。夫人不待其女之詞畢。卽僂曰。子聞之乎。小妮子固確有見地。設舍若人不適。然則將向名門求佳婿。吾恐巨宦大族中。豈少收豬奴哉。王語塞。已而謂女曰。若既願嫁彼。吾弗汝強。言次自去。及女適吳。王舍慶弔外。不輕與吳晤。女亦不歸寧。惟夫人間日必詣吳。迨吳典試贛省。逾歲。又督學滇南。時王爲某參案株連。盡翻前案。發往邊戍。更籍沒其產。王有子三。均不肖。不數年。幾爲簞人子。吳則迎養王夫人於家。且津貼諸子焉。

近五十年見聞錄 卷一

近五十年見聞錄卷一終

近五十年見聞錄 卷二

江陰吳之之著

蘇報案遺聞

前清季世。報紙提倡革命。遭大吏封禁。因而捕緝其主人者。莫蘇報若。世所稱爲蘇報案者是也。是報主人爲江蘇陽湖陳夢坡先生。相與往來且助之作文者。蔡子民章太炎鄒容等是也。案發陳蔡出亡。鄒章入獄。鄒竟死於獄中。此人人所知。無俟吾述。而其間替代之奇者。則陳夢坡爲主人。大吏務欲得之。適是報會計員爲程姓。上江人也。偵探扮生客訪陳。至館詢之。程出以應。程陳同音。偵探以爲主人也。立報捕房。拘程以去。夢坡乃乘間而脫。走東京數年。辛亥後乃歸上海。韜光匿采。不與聞世事。而是時程早出獄矣。

蔣劍人軼事

寶山蔣敦復。字劍人。少年弛放不羈。而過日成誦。幼卽有神童之目。在塾時。塾師出墨字令屬對。劍人應聲曰。泉。師嫌其不工。劍人曰。黑土對白水。何不工之有。師不能答。弱冠應試。以困於有司故。削髮爲

僧號曰鐵岸和尚。洪楊之役。與王紫詮多所謀畫。事不成。危迫之際。乃改僧裝而逃。蓋劍人髮辮。本假髮。綴於帽上者。一旦脫去其帽。童山濯濯。居然僧也。見者不之疑。遂以脫險。後紫詮著淞濱瑣話。記龔蔣兩君遺事。中有劍人草土餘生記。力辯其於洪楊事無涉。蓋爲掩飾滿清官吏之耳目計也。劍人晚年以詩酒隱於上海。往往乘醉毆人。蓋猶未減其少年狂態云。

端方之古瓶

端方好骨董。所蓄秦鼎漢彝。不可勝數。一日出所藏與衆共覽。有一古瓶。身側而項斜。惟色澤甚古。端方極稱之。時王壬秋在座。笑曰。古則古矣。其如不端不方何。合座聞者。爲之捧腹。

洋翰林

自清廷罷科舉。重學堂。凡學堂畢業者。均與以出身。謂之獎勵。於是秀才進士等名稱。一仍其舊。其中以留學歸國者爲最貴。歸國而後。經廷試及格者。謂之翰林。或稱洋翰林。以別於舊時玉堂金馬中人。物也。有舊翰林某公者。作詩誚之云。重外輕中太不平。試看怪物滿神京。蟹文不別真和草。鵝舌無分爪與平。老輩縮頭居後進。大人降級叫先生。用夷變夏趨時尙。第一先裁辮上纓。或謂詩係王湘綺作。

然不可知。

易實甫之革命談

易實甫先生。名順鼎。號哭龔。善爲詩詞。幼有神童才子之目。清之季世。一官落拓。殊不自聊。嘗作『嗚呼易順鼎』一書。刊於京師。徧贈親友。蓋以遊戲之筆。自敘其生平之歷史也。鬱塞磊落之慨。多寓於嘻笑怒罵之中。其文之奇特。爲近日所未有也。辛亥而後。僑寓上海。所爲亦多放蕩不拘。嘗一夕大醉。後縱橫談革命事。自稱爲革命首功。聞者愕然。哭龔徐徐答曰。蓋吾自得姓名而來。卽默然以革命爲志。君不見易順鼎三字乎。易順鼎者。移易順治皇帝之鼎也。聞者譁然。而實亦飲酒過甚。玉山倒矣。

張夢晉再世

易實甫自稱爲才子。又自稱其前生爲張夢晉。歌詠言志。時時及之。當其初至山塘時。前生所過之地。一一能認之。或以一處試之。果歷歷不爽。亦異事也。又傳實甫初不自知前生爲夢晉。乃在湘扶乩時。一乩仙告之云云。總之以實甫之爲人爲文。卽謂之爲張夢晉再世。亦無不可。初不必別求證據也。

德宗習洋文

當康梁變法之際。光緒帝醉心西學。謂欲知西學。非讀西書不可。乃發奮習洋文。延英國某君在宮中教授。某君在華多年。深通華語。惟教授之法。一以教蒙童者教之。蓋西人習慣然也。帝嫌其陋。方由某公寄信上海。欲召西人傅蘭雅入京。事未果行。而宮庭變起。帝遂以病而廢。

甲午之際士大夫談洋務

清光緒甲午之際。士大夫不知外國情形。偶然談論。輒曰洋務。然所言多隔閡。且笑柄疊出。聞之令人噴飯。有兵部侍郎某公者。尤頑固。輒言西人膝直不能彎。彼所恃者海戰也。苟引之上陸。則不良於行。且一仆而不復能起云云。時方興海軍。購兵船於外國。既至天津。某上船察之。以指叩其鐵甲。言將驗鐵板之厚薄。同行者或言實爲舊船。某怫然曰。焉有舊船而鐵上不生鏽者乎。蓋某但見其表面皎潔。初不知其內容之朽壞也。又嘗高談濶論。謂今苟有諸葛武侯其人者。施其赤壁借風之技。則外人兵船。不難盡覆於海云云。

翁同龢好鶴

前清常熟翁相國。酷好鶴。園中所蓄不下數百頭。鶴性喜食蛇。相國專役十數人。司捕蛇之役。其人蓋

市上行乞。宿以弄蛇爲業者也。一日一鶴病。不飲不食。延醫治之。醫皆束手不敢下藥。蓋恐偶一不慎。醫之而死。必遭重譴也。獨吳人丁某者。略知醫。初無名。賃居都門。落魄無以爲生。聞是事。知有機可乘。遂編閱羣芳譜花鏡之類。得醫鶴之方數則。詣翁自薦。既悉鶴之病狀。一藥而愈。翁大喜。酬以百金。又極力爲之揚揄。自此聲名鵲起。踵戶求醫者。門限爲之穿。不數載。遂成富翁。購田園。擁姬妾矣。

黃判官

清光緒中。直隸某縣知縣。進士出身也。體肥而重。尋常呢轎。不足以容之。必定製焉。而輿夫輒須八人。四人肩之。行數十步。又換四人。如此輪流。方能勝任。一時人民呼爲黃胖官。胖判同音。遂訛爲黃判官。黃微聞之。而無可如何也。某縣密邇京畿。於是黃判官之名。都門傳徧。雖孝欽后亦知之云。

金雞山

粵友某君者。歷辦礦務。居漢冶萍總公司有年。而足跡所至。遠及邊陲。嘗撰旅行記三卷。中多記礦事。嘗出以見示。極有意味。今采其金雞山一則云。湘黔交界。有地名金雞嶺者。荒山窮谷。密樹叢菁。人跡罕至。間有一二苗獠。出入其間。雕面畫足。幾如鬼魅。而相傳山中有金雞神物也。棲石洞中。非天清日

麗正午時。不出。出則翹一足。立石筍上。引吭長鳴。聲如洞簫。遠聞十餘里。於是人知時已午矣。遠立而望之。翠毛金翮。與日光相輝映。閃爍無定。不可正視。與須不復見。凡出必如是。未嘗非時而出。亦未嘗棲止他處。見者相驚。以爲寶。謂苟有得之者。富敵王侯矣。獵者地師。相繼入山。往往爲虎狼所食。一去而不復返。清光緒時。常德有黎三者。老鐵工也。設肆於市。貧甚。不能自給。或爲之畫策曰。某山之雞。金鑄者也。汝爲鍛鐵之人。必能制之。黎夙聞是寶。遂信其言。裹糧入山。茫茫然至一空谷。果得石洞。既入。石壁對峙。僅容一人側身而行。約十許步。見平地。可布數十席。日光從頂上石罅射下。照見徧地皆金屑。黎大喜。掬之盈把。苦未攜囊橐。解衣裹之。約得數十斤。負之而出。私謂得此已足。不復欲金雞也。行數步。忽見金雞竄入洞中。金毛徧體。一如平日所見。黎思金雞寶也。此屑不過爲雞糞耳。遂置之而逐。金雞身重。不能高飛。竟爲所執。黎益喜。遂棄金屑。執雞而出。祕不敢以示人。扃之密室中。飼以粟米。日由窗外一窺之而已。初聞室中振翼拍拍聲。悲啼啞啞聲。數日聲寂。啓戶視之。雞已死矣。察之無異。常雞。惟毛作金碧色耳。黎懊喪欲死。初黎棄金時。其衣上有小袋。尙藏金屑一掬。帶之而出。至是檢視之。果真金與泥土相雜。貨之。獲銀甚厚。而山中金雞出沒如故。或解之曰。雞本常禽。何質之有。黎三所

遇。蓋金礦也。後黎亦曾入山。覓前洞。然迷途竟不可復得。

獨眼書生

清同治初。有獨眼書生者。姓某氏。江南人。游燕趙間。自號曰獨眼書生。或怪而問之曰。君少年美容儀。雙目炯炯有光。何取乎是號。書生長笑曰。吾讀書具隻眼也。書生性偏僻迂怪。縱酒使氣。咄咄不可近。顧一言相合。卽折節拜服。訂生死交。年三十未娶。嘗語人曰。吾他日當娶一竈下婢爲室。而以偏房貯佳人。人怪其說。書生曰。美人多驕縱不可制。吾見夫世之娶美婦者。日侍粧臺伺眼色。服役如奴隸。然非然者。河東獅子吼矣。惟筵室小妻。不敢以才色自大。拘於名分故也。然小家女子。多不賢淑。則偏房難其選。苟僅僅娶一竈下婢。又非我所願。二者不得兼。吾其終身繆焉可也。聞者笑之。後書生果娶某京官婢。面麻而足跛。其愚不辨粟麥。別置一美姬。妻妾相安。一如書生所料。人乃服其卓見。夫重男輕女之舊習。久爲世所詬病。則書生之行。宜不足取。然女子囂張之風。亦隨世運而俱進。則爲之夫者。亦益苦矣。使書生今日。其擇婦之法。又當如何。

公羊學之價值

光緒朝常熟翁相當國時。京師盛行公羊學。蓋翁相酷好此。凡遇講公羊者。皆引爲知己。不惜極力援拔。一時士大夫乃以此爲終南捷徑。卽康南海見重翁相。亦以此也。亦有不學之徒。不識公羊爲何物。徒假其名以自炫於人。窗下案頭。必置公羊傳若干卷。一時琉璃廠書肆中公羊之書。幾爲之空。而書賈居奇。高擡其價。購者愈紛紛不絕。乃搜之式微之家。有某寡婦者。其夫爲翰林。以病故於師京。所有破書。多不愛惜。隨手散失。其中有公羊一冊。明刊也。寡婦不之識。竟與他書同棄。已磨損其末兩頁。一旦爲同鄉某君所見。驚曰。此寶物也。亟以百金購之。去。寡婦頗藉其貲以謀生云。

雲門星海

樊樊山。字雲門。梁鼎芬。字星海。二人均張文襄高足弟子也。雲門星海。適爲的對。時人爲之語曰。星也才如海。雲兮業及門。張聞之。頗以爲樂。嘗對人自誦。以鳴其得意云。

端方與劉申叔

劉申叔一無知無識之書生耳。以能文章故。且以文字鼓吹革命。於是頗負時名。實則所談革命。初非本心。不過爲賣文而計。故端方督兩江時。一書相招。劉卽翻然改其故態。甘爲端氏之走狗而不辭。此

其事人多知之。無俟吾言。不知二人遇合之由。別有一段祕史。蓋劉之得此位置。乃全出於其夫人運動之力也。劉之夫人何氏。略通文墨。貌頗不揚。而落落大方。對人慷慨談論。白面書生多不能及。性復奢侈。申叔賣文之錢。不足供其揮霍。殊不自聊。適端方欲以金錢牢籠革黨中之文人。且藉以爲眼線。端幕中人首舉章太炎。太炎不屑。何氏聞之。以爲時機至矣。初端幕中某甲。何所素識。立授意某甲。不十日。而申叔翩然入幕矣。

袁項城與乩仙

項城歸隱圭塘時。頗以園林詩酒自娛。然項城於此。殊非所長。當時所與唱和者。吳北山而外。其他亦無足觀。獨一日爲扶乩之戲。乩仙書一詩。甚佳。然言外有意。項城惡其語涉譏諷。自是不復扶乩。故此詩圭塘唱和集中不載。且未一言及乩仙事也。然自今日觀之。則乩仙之語。自是警告之辭耳。而項城不悟。惜哉。詩曰。漁父本非忘世客。幾時錯入武陵源。卅年未醒夢中夢。萬里猶留園外園。百戰山河雄主去。一簑煙雨釣舟存。花開花落春如故。莫問當年舊水村。按袁有詩云。乍賦歸來句。林棲舊雨存。卅年醒塵夢。半畝闢荒園。鷗倦青雲路。魚浮綠水源。漳洄猶覺淺。何處問江村。乩仙之詩。蓋和此韻。語語

譏其非真能歸老林泉之人。而萬里猶留園外園。則倫敦別業之預言也。百戰山河一句。尤直言無隱。今日者。世事幾更。英雄安在。而圭塘煙水漁舟。當猶如故耳。噫。

賽金花軼事

賽金花者。世所稱爲狀元夫人者是也。其生平事蹟。孽海花一書。言之詳矣。風流豔跡。人所同知。然洪京卿遠使重洋。必欲攜賽金花同往者。蓋亦有故。此爲時人所不知者也。賽金花初本小家碧玉。年垂髻。丰姿楚楚動人。性亦靈慧。顧家貧。以販賣果子度日。日往來於吳門某耶穌教堂之門。某西女士。慈善家也。見其零丁孤苦。留之堂中。供使喚。暇時教之習英語英文。不數年。居然西方美人矣。顧其性淫蕩不羈。與男學生某相通。辭堂而出。後復反目。遂流落爲娼。歸洪文卿時。西言西俗。已了然矣。故文卿出使時。自謂欲選譯員。莫若取之閨中也。既至秦西。乃愈通德法等數國之語。說者謂其既出洋後。始習之。初不知根基之早植也。

宋漁父研究植物

宋漁父先生學問經濟。冠絕一時。章太炎嘗謂之爲當世之房杜。可想見其推重。先生於生物學研究

尤力。民國之初。被任爲農林次長。論者謂職稱其學。供職在京時。寂處萬牲園中。萬牲園者。在西直門外三十里之海甸。十丈輒紅塵。所飛不到者也。園中所蓄珍禽異獸。奇卉仙葩。不下百數千種。多半爲希見之品。漁父匿居於此。日與草木爲緣。一月之中。不入城一二次也。聞先生言。將就各種草木實驗。其生長萎謝之故。栽培灌溉之方。著爲記載。以補羣芳譜所未備云云。惜乎此願未償。倉卒禍起。獨夫肆虐。而先生捐軀殉義矣。

陳英士與霍元甲

陳英士奔走革命。閱十餘年。苦心毅力。百折不回。卒得功成身死而去。在清光緒末。有大力士霍元甲者。燕趙間人。以拳勇游上海。名噪一時。英士遇之。極意接納。以資臂助。並謀創尙武學校。凡所規畫。多出英士手。經濟亦英士任之。元甲慷慨任俠。頗有古壯士風。與英士訂生死交。後元甲遭忌者毒計。出不意而死之。家族無依。英士多所周濟焉。英士倜儻不羣。脫略小節。故開府滬城而後。社會譽之者半。毀之者亦半。悠悠之口。固無憑也。

留東學生之荒淫

清光緒壬寅癸卯間。舉國競言新學。凡略識一二東文。曾一至日本者。卽囂囂然自號留學生。身價之高。無出其右。然所謂留學生者。有志之士。固不乏人。而荒謬狂悖。假留學爲炫耀計。視東京爲消金窟者。實不少也。以余所聞山東劉某。則尤其甚者。劉山東濟寧人。諱其名。少讀書。有小慧。比留學風潮正盛。遂一航東渡。短髮作倭裝。肄業於某大學。入校半年。到課堂者。僅六句鐘耳。平日踪跡。悉在花街柳巷。日本淫風本盛。尋常游冶。不以爲異。某則沈湎過甚。竟爲同輩所不齒。劉某於是不能託足於學校。而歸國。又無以見父兄。百無聊賴。益縱情聲色。其家本素豐。乃以補助同學中貧苦者爲名。日索資於父兄。父兄以路遠莫察。且以爲義舉也。於是十萬之家。不三年而耗盡矣。然猶冀某畢業歸國。不難恢復舊產。約計卒業期屆。促之歸。屢促始至。攜日女三五人。生子且學語矣。父兄問以故。以自由結婚對問以學。則嘔歌琵琶。猶自綺筵上學得來也。其父聞之。噤不能聲。竟以是氣結而死。

端方與汽車

清季豫備立憲。派大五臣出洋。考察各國憲政。端方其一也。既抵英國。止於逆旅。一日駕汽車出游。此實爲其第一次坐汽車。端固有頭風疾。暑月猶須以巾裹頭。否則暈而欲倒。是日既登車。風馳電掣。瞬

息數里。端坐車中。已左右傾側。不能自支。蓋頭風作矣。急揮手示御人。作京語曰。慢慢兒走。御者西人。瞠目莫解。所謂第見其指點之狀。意嫌其遲也。益開足其機。端愈困。竟在車中暈絕。及車止。他車中人。救之而蘇。既歸旅館。傳主人痛責之。必欲革御者之職。主人曰。此非我權力所及。端愈怒。欲竟毀擲器具。譯員等恐貽笑友邦。力爲調停。兩面敷衍。始得無事。然端方自此恨汽車入骨矣。歸國而後。寓上海。當道求見者絡繹不絕。一日某公踵門求見。既退。卽有汽車候於門首。一躍上車。疾馳而去。端適立洋臺上。俯首下瞰。見其狀。頗爲不悅。明日某復求見。則徐徐問曰。上海汽車價目如何。某謹對曰。價若干。端曰。吾等坐車。欲其逸而不欲其勞也。今價巨而身勞。足下又何取乎。是甚矣人之好奇也。某知刺己。默默無以對。然不知端之痛恨汽車。固別有原因在也。

嘲瑞激詩

辛亥之秋。武昌義師起。直撲湖廣總督署。總督瑞激。匆匆逃上日本輪船。於是武漢口遂爲民軍所得。瑞出署時。改裝爲鄉老人。不之識。始得出險。當時上海某報紙。有詩嘲之云。炸彈一聲驚夢醒。改裝逃。出太匆匆。煙籠雨笠君休笑。臣本耕莘一老農。蓋瑞字莘儒。故云。此詩可謂諱而虐矣。後市上小攤。徧

售瑞激小像題字於其上。即此詩也。讀之殊可發一笑。

吳樾遺墨

清季五大臣出洋。黨人吳樾要之於火車站。擲以炸彈。不中。以身殉義。聞者傷之。吳性慷慨激昂。不可一世。顧亦文學。觀其感懷之詩而可見矣。詩曰。黯黯神州待陸沈。茫茫憂患入秋深。夕陽衰柳千秋恨。冷雨寒蛩萬里心。霜雪上頭悲老大。江山滿目怕登臨。但求掃盡腥羶氣。不要封侯斗大金。聞吳之夫人某氏亦嫻文翰。嘗有詩四章送吳之行。惜其詩不傳。

嚴又陵遇險

嚴又陵少時留學英倫。畢業歸國。中途風雨夜至。波浪滔天。船將壞。適將近一小島。船中學生數人遂躍入海。浮沈於海面者久之。得達於島。此數學生者。又陵其一也。島固無人。又陵恐爲禽獸所襲。探囊放手鎗以警之。適有他船過。聞鎗聲。知有人在。移舟救之。於是數人乃得出險。或又謂此係唐少川事。謂爲嚴又陵者。蓋傳聞之誤也。未知孰是。

嚴又陵之懶癖

嚴又陵纏於鴉片。疎懶異常。夜不至三時不睡。日不至四時不起。嘗有閩人林某者。於嚴爲同鄉。而又兼師弟之誼者也。遠道至京。投刺於又陵之門。又陵曰。林某耶。是不可以不見。雖然。今殊倦。令彼明日來。明日復如是。自是十數次。均如是。林亦厭而不再往。一日。又陵忽於亂書堆中。檢得林某一函。則自閩中寄來者。又陵覽之。詫曰。彼昨日尙求見我。今日便已在閩中耶。蓋又陵一燈高臥。吐霧吞煙。不知時序之變遷。大有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之概也。

圓明園之結構

清鼎既革。宮苑荒涼。舊時禁地。任人觀覽。惟圓明園早付一炬。金碧樓臺。徒託想像。然乾隆時嘗有御製圓明園圖詠。一亭一閣。一圖一詩。披覽之餘。風景宛然在目。惟當時以所謂殿板者印行。分賜臣下。民間猶難一見耳。然而圓明劫後。其中結構。猶可於此冊求之。

某都督豔跡

某省某都督。舉人出身。亡清之末。握兵權與革軍相抗。癸丑而後。爲某省都督。到省半年。凡出都督府者三次。一謁文廟。一謁城隍廟。一則某當道過其地。至埠送之也。其深居簡出如是。初無他故。不過畏

黨人之彈丸耳。都督風流自賞。喜作狎斜游。顧不敢出府一步。乃設華筵。招嘉賓。徵名妓三五輩。入署盡歡。妓女應徵而往者。一如童子之人。考場自頂至踵。搜檢無遺。知無懷帶挾鎗者。乃放之行。既入署。則見勳章軍服。韋鬚拿髮。魁梧奇偉之都督。凡三十六人。宴畢而出。妓女猶茫茫然。不知三十六人中誰爲真都督。時人傳爲笑談。稱之爲都督之化身云。

賊老爺

賊老爺者。滿洲正黃旗人。少有鼠癖。長而不改。夤緣榮祿。得爲小京官。每至人家宴飲。見燦然陳於几者。銀勺金樽也。其人故技忽癢。乘酒闌人困時。急懷之而歸。久之人漸有所覺。相戒不敢招之入席。奴僕每遇主人宴客。必竊竊偵探紅柬中有賊老爺之名否。蓋其初主人失物。多責求奴隸。故彼輩恨之入骨。而又不宣諸主人之前。但竊竊賊老爺不在座。使引爲大幸耳。滿清官場之奇形怪狀。真無所不有哉。

縣令騙珠

直隸宣化府某縣。城外三十里有深潭焉。土人相傳有蛟龍出沒於其中。羣稱之爲孽龍潭云。清光緒

六年夏。大旱。潭水少涸。一漁人入潭捕鼈。得一石洞。有光閃爍自洞中出。探之。則爲一珠。大如鵝卵。漁人大喜。置之枕中。夜半發光。照耀一室。人競誇爲夜明珠。事爲縣令陳公義所聞。欲劫取之。謀於近侍。近侍進策曰。與其以勢劫之。何如以計取之。明日但出令曰。孽龍爲害。人所同知。某漁人何得乘龍之睡。竊取其珠。一旦龍醒。覓珠不得。不但某漁人性命莫保。恐全城將爲魚斃矣。誠能呈縣勘明。然後還置原地。庶幾無事。且當速辦。遲則無及也。乘其勘驗之際。而潛易之。夫誰知者。陳令稱善。明日令下。全城均以令言爲然。漁人不欲。亦無如之何也。於是其計行。而珠入縣令手矣。會令有美姬。本娼家女也。入侍有寵。騙珠之事。本末洞知。復與舊好相通。嘗以騙珠案挾制陳令。故外人得悉其事。按陳令之計。可謂巧矣。誰知反授人以柄。挾制多方。則寶物又何足貴哉。

李鴻章之寶刀

李文忠未貴時。意氣飛揚。不可一世。嘗蓄寶刀。古物也。相傳爲漢高帝斬蛇之劍。然殊不可考。但其刀望之似鈍。鏽跡斑駁。若廢物然。而剖石斷金。鋒利無比。紅羊之役。得助於此刀者頗多。蓋躍馬橫刀之際。百步外人望見者。皆寒慄不能自持。因是望風而潰。亦不自知其何故也。既達以後。嘗佩之不去身。

一日在東京與日人某君相賽。某君出倭刀削之。竟爲所折。文忠大憤。自謂生平不報此辱。不復履東土也。而尤戒家人左右。毋許再言寶刀事。

辰州符換骨

辰州符者。社會上一種治病之術。習此業者多湖南辰州人。其治病也。不用針砭藥石。但恃符籙一通。立能回生起死。而於外科爲尤効。京師有劉和尚者。其符更著。嘗有某達官患惡疽。百藥罔效。聞劉和尚名。延之至。則符咒甫畢。而惡疽已移於犬身矣。又有折足骨者。劉和尚以豕骨易之。而肌膚無傷。患者初不自覺。或則以木易之。以竹易之。其人既死。葬之之時。檢其枯骨。竹木依然。此事之奇。真不可解。劉本非僧。以頂禿之故。人遂呼爲和尚耳。

陶然亭詩丐

清光緒八年冬。奇寒。京師有丐者。凍僵於陶然亭。慈善者施棺殮之。於衣襟中得一詩焉。詩曰。不怕饑驅。不怕寒。最難忍耐是爲官。陶然亭上長眠去。身縱無歸心自安。噫。若此丐者。其有心人歟。詩雖不工。其志可取也。

朱三娘

朱三娘者。剛毅之侍姬也。姬燕趙間人。父兄以拳藝稱著。三娘美而勇。以淫蕩故。爲匪人所誘。失身爲娼。既而爲剛毅所得。寵擅專房。雖稍稍戢其淫行。而豪俠自命如故也。嘗有婢女以小事忤其意。卽手刃之。剛毅對之嚇然不能一作語。庚子之歲。義和團既起。團中領袖半與三娘父兄游者。於是爭趨三娘之門。三娘慷慨結納。揮金如土。且日稱於剛毅之前。剛毅竟爲所惑。而信任之。以致釀成大變。國人稱爲驚天動地之舉。誰知其發端。願在於一婦人女子哉。聯軍入京而後。三娘散失亂兵中。不知所終。

徐用儀家之怪

庚子拳禍。海鹽徐大司馬用儀亦無故罹災。當事發之前。其家往往見黃白小雀。從檐際飛出。而夜間尤多。於是舉宅相驚。以爲怪異。一夜月色朦朧之下。一雀疾飛。觸牆而墮。急趨執之。已化爲黃金矣。於是發筒檢視。封識無恙。而耗蝕甚多。亦有蠕蠕然動。方化爲雀。而羽毛未豐者。乃悟紛紛飛出者皆金銀也。自是而後。不復見雀。而輒有怪物爲祟。時啼時哭。終夜不寧。智者早識其爲破家之兆。果未半載。而身亡家破。神怪之事。固難深信。然理之所無。未必不爲事之所有。若此事者亦一端也。吾人但存而

不論也可。

鐵脚將軍

鐵脚將軍者。山東王氏。亦義和團中人也。少時嘗依石達開。每率輕兵數十人。與官軍挑戰。輒有功。蓋所部以善走勝。倏來倏去。免脫鷹揚。令當之者有迅雷不及掩耳之歎。故能以少勝衆。而有鐵脚之名。紅羊敗後。遁跡荒山。得逃羅網。拳教事起。鐵脚年已七十。猶激昂慷慨。不減當年神宇。見機有可乘。遂欲聯結其中領袖。以覆清社。而報紅羊之仇。既入黨。黨中宿聞其名。羣奉爲鐵脚將軍。敬禮有加。而難事重任。鐵脚亦以自肩。一日。忽傳將軍失所在。徧覓不得。然而邏察甚嚴。不知將軍何以自脫也。未幾拳教敗。乃知將軍預料其不能有爲。故先遁耳。嗚呼。孰謂此中無豪傑哉。

清宮聽戲之價值

西后性耽宴樂。酣歌恆舞。日夜荒淫。尤能深通音律。內廷所演戲本。半出於親手所製。顧曲之餘。伶工偶有錯誤。立能辨正。有時賞賜大臣聽戲。凡蒙此賞者。均惴惴焉若臨大難。蓋事後或舉戲中事以問。應對稍乖后意。必見呵責立加。而音律道微。苟非研之有素者。固不免作門外人語也。而聽戲之時。尤

爲困苦。蓋西后上坐。而羣臣跪於兩廊。歲晚天寒。兩膝僵凍。苟賄賂小閹。得一草墊者。所費須數百金也。聽戲之代價。可謂巨矣。

斬龍

光緒戊申之夏。大雷雨電雹。山東煙臺附近鄉村。一農人自田中歸。爲大風捲入空中。昏迷不知人事。及醒。則臥於數里之外。而腰下鑣刀。已失所在矣。明晨六里外。人有拾得其刀。並一獸爪者。朱鱗鐵甲。儼然龍也。以事語農。農不自知所以。並不敢謂刀爲己物。是年冬。德宗崩。或謂農實爲斬龍之人。農懼而逃。爲僧。地方官恐謠譏惑人。嚴示禁止。謠乃息。此事牽涉帝皇。自是附會。惟獸爪何物。不謂之龍。不可得也。從何而來。更不可知矣。

穆宗微行

穆宗嘗喜微服出行。一歲逢會試。湖南舉人劉某。於會侯爲同鄉。又兼世誼。入都應試。僦屋與會侯寓齋爲鄰。一日晨起。有不速之客。翩然而入。顧視案上。得劉所爲制藝。即取筆塗抹之。劉不知爲何許人。不敢與爭。客既去。問之門者。答曰。曾大人之客。劉以其狀貌語會侯。會侯曰。此今上也。相與大驚。視其

所改處。均妥貼周至。絕妙墨卷也。然劉舉人竟不敢入場。匆匆束裝而歸。

鄒嘉來之口臭

鄒嘉來有不潔之癖。而牙垢尤甚。口臭逼人。令人難近。光宣間任外務部尙書。每見西人。西人深畏之。因此交涉多所阻閼。後鄒竟解任而去。一時喧傳鄒爲那桐之私人。那桐倒鄒卽隨之。此猶是表面之觀察。而非去任之真原因也。鄒見外賓時。或以衛生爲勸。鄒唯唯。退而以補品進。而厥疾愈甚。可笑也。

周媽三則

壬壬秋先生任民國國史館長時。攜周媽至京。種種笑談。時見於京滬各報。人多能言之。初不知壬秋眷戀周媽之初。其事甚趣。所謂青衫紅袖。同病相憐者是也。初周媽傭在王家。徐娘半老。丰韻猶存。搔首弄姿。自傷遲暮。先生諷之曰。若一傭婦。而自愛自惜如是耶。周媽居王家久。深知先生之性。則蹙眉對曰。女子之淪落。亦猶士子之不遇耳。大人苟不受知聖主。欽賜翰林。則屈居於多士之下。誰加青眼。亦惟有自憐自愛而已。先生笑而頷之。自是待周媽異於他傭矣。

周媽其二

又聞周媽雖爲傭婦。頗工刺繡。亦略解文義。嘗爲壬秋先生繡一扇袋。凡閱百日而成。針線固工。卽寓意亦復深遠。蓋繡一蝙蝠。一螻蛄。一桑葉。一金錢花。取福慧雙全（蝠轉桑錢）之諧音也。壬秋得之。視如拱璧。非至交。不以見示。得見之者。自詡爲有眼福云。

周媽其三

壬秋別有所眷。周媽惡之。而不欲言。適壬秋誦白頭吟。周媽本不解所謂。欲取愛於壬秋。故問書中作何語。壬秋爲之解釋。如訓蒙童焉。周媽聞畢。大哭失聲。壬秋問何事。曰。替文君不平耳。自是不言不笑。飲食漸減。壬秋使人問之。答曰。自聞大人說卓文君事。方知世上有負心男子。吾心目之間。常常有文君小影。是以鬱鬱不樂。爲我善覆大人。努力自愛。薄命人不足念也。壬秋聞之。亦爲悽然。百方解慰。始得和好如初。而前所眷者。則賦秋風團扇之辭矣。以上三則。均爲湘人楊君所言。真僞雖不可知。要之王先生與周媽之關係。固昭昭在人耳目也。且所云者。適足以表章周媽之才與智。卽爲失真。諒亦不忤先生意。吾故樂爲書之。

宣統帝之趣談

辛亥之秋。武昌義師既起。各省紛紛響應。京城危在旦夕。風聲鶴唳。一夕數驚。而滿清貴族。惶恐尤甚。或則抱頭遠竄。或則掩面長啼。獨幼帝溥儀。嬉笑如故。一日攝政王持之哭曰。祖宗辛苦創業。今竟不能守乎。帝對曰。多叫幾個太監把門便了。難道宮中這許多人。還怕了革命黨嗎。攝政王無如之何。仰天浩歎而已。

鬼車

當鐵道之制未嘗輸入中國之先。有某西人者。攜一鐵路模型至京師。鋪置於西直門外空地。作半月形。其長里許。安小車箱於其上。往來如飛。都人士見所未見。羣呼爲鬼車云。後當道奏辦鐵路。廷臣有阻梗之者。其奏疏中猶有鬼車字樣。按用此鬼車二字者。未嘗不自詡爲有來歷也。

梁士詒之奢侈二則

梁士詒久握財政之權。濫用公款。奢侈無度。近一二年來。撲克牌盛行於時。較之當時之麻雀。輸贏尤巨。京城士夫又復極力提倡。而梁士詒尤酷好之。其衣袋中必藏牌一具。一遇兩三同癖者。無論識與不識。卽拉之人局。其寒齋者。爲金錢所困。不敢肆意爲之。梁輒假以巨款。無論輸贏。此款入手。卽永無

歸償之期。而梁亦不究也。

梁士詒之奢侈其二

梁之住宅中。雇用廚役。至四十餘人之多。每人專治一菜。或兩菜。他不過問。而復有英國法國之分。開菜。廣菜。京菜之別。中。西。南。北。輪流替換。一席之上。珍羞紛陳。其食桌爲圓形。獨木之脚。支於桌之中央。中設機關。桌面可以輪轉。欲食何菜。箸所指處。機輪一轉。其菜卽移置面前。食畢。又從右邊轉去矣。杯盤之屬。亦日日更易。或金或玉。或翡翠珊瑚水晶。皆一色不雜他質。明日又全不同矣。梁又喜飲葡萄酒。及吸雪茄煙。此二物未嘗一刻去手云。

碧血

清光緒時。革命黨起事於萍鄉醴陵之間。世所稱爲萍醴之役是也。事既敗。有黨人謝某者。亡命荒山中。夜無所宿。止於破廟。陰風森森。寒氣逼人。中夜恍惚聞人語曰。東去。至老虎嘴可無恙。老虎嘴者地名也。其地奇險。爲人跡所不至之處。謝私念荒山中何得有人語。必爲鬼無疑。雖亦不怯。然亦不從其言。蓋恐爲鬼給也。明晨卽向西行。未半里。適逢邏者自他路來。遂被拘。至是始信鬼言非欺。苟從之必

無恙也。謝在獄中嘗舉此爲人言。後斬決。聞謝之血纒纒直射。均作深碧之色。亦一異事。

琴工任大

任大者。清光緒時爲琉璃廠某骨董舖夥。幼習琴。能彈古調。願性情蹇傲。不肯下人。一日宮中閣宦至肆。購一花瓶。值已給矣。忽爲肆主人所見。責之曰。是折閱也。追加價。閣宦已許之。任曰。信不可失也。安有已賣而加價之理。若夫主人慮折閱。當由我任其咎。自我償之可也。閣宦歸久之。其事聞於西后。亟命暗訪其事。肆主人云。自其日賣瓶後。翩然辭我去矣。問所之。舉某地以對。訪之又無有也。復問之。肆主人往還數四。乃得之。蓋居於陋巷中。爲琴師矣。掖之入宮。又以善琴見知。充內廷奉供。不數月。託疾而出。遂隱居不知所終。

曾文正之節儉

曾文正未達時。家甚清儉。而文正性又古樸。既舉於鄉。猶復躬操耒耜。與老圃爲伍。應禮部試歸。報捷者至。途遇一農夫。問曾家所在。文正取其報條視之。曰。條中某某卽我是也。一時聞者。傳爲美談。云。既貴而後。猶不改其節儉之風。每飯輒與幕賓同席。盤餐甚簡陋。幕賓中有對之不能下嚥者。文正大嚼。

自若。輒願諸賓曰。公等食量何小。若是者安能任天下事。聞者默然無以對。蓋初猶委以病。誰知一言病者。文正卽深惡之。謂其一身且不能自衛。使之慊慊如此。則他事尙可問哉。一時相傳。遂有曾家飯難吃之語。蓋實情也。文正雖惡衣惡食。而極喜清潔。蓋隱合於今日之所謂衛生者焉。飯後必散步百步。習之數十年。未嘗一日改。云所以助消化也。

腰斬中堂

光宣時中堂某氏。名曰鑿。其門生某氏。亦名曰鑿。中堂深惡之。而難於言也。一日中堂手書寄門生。故將鑿字離開而書。初望之若兩字焉。門生悟。自此遂改名均金矣。或有知其事者。嘲之曰。此不祥之兆也。分明是腰斬中堂。門生又懼而復其原名。而加后字於其上。表示爲其後輩也。中堂見之乃喜。

猴腦羹

前清某巡撫。秉性殘忍。嗜殺不厭。每食所需鵝鴨。必在百頭以上。蓋或則僅取其心。或則僅取其肝。其餘皆棄之不食也。其吸食猴腦之法。尤爲慘酷。先捕小猴。蓄之家中。以備庖廚之選。食時縛一頭。置之木匱之中。而僅露其首於外。以薙髮刀薙去頭上之毛。以熱湯沃之。猴痛不可忍。呼號徹天。復以小

鑿鑿其頭頂。得小孔焉。始以銀勺食其腦汁。稱爲至味云。後某公臨死。自言有無數獼猴。向之索命。爭以尖石鑿其頭頂。一如當日鑿猴之狀也。

近五十年見聞錄 卷三

連城周運鏞著

邱文驥

邱生文驥。郡人。工詩文。兼通詞曲音樂。歲值大比。肄業省垣之烏石山館。以便就試。偶訪友。歸途遇一女子。明眸皓齒。光豔動人。有婢媪從之。生尾而覘其所往。已而過曲巷。入一巨宅。問之鄰人。乃黃進士松坡女。年已及笄。尙遲占鳳。茲從叔家歸也。自顧勢分懸殊。未敢遽通媒妁。而回憶玉容。無由再面。結想遙深。至形夢寐。場後偶遊釣龍臺。題七絕一首于壁曰。潮聲怒吼海門雷。神武還將往事猜。無復漢家宮殿在。釣龍臺宇尙崔巍。題畢。自吟數四。頗覺快意。已復泛棹台江。流覽勝景。西望夕陽在山。急尋歸路。忽失道。行邱壠間。時已黃昏。計回寓不及。將謀借宿田家。見前面樹林蒼鬱處。微露鴟吻。急奔赴之。至則宮殿巍峩。檠戟環列。有內官粧束數人。望見生。各欣喜迎揖曰。邱先生來矣。大王想望丰采。急思晤識。今何幸不速而來耶。生唯唯而已。衆卽導生入一廣門。其中甬道寬平如砥。兩旁繞以亞字欄杆。欄外構閣連雲。金碧眩目。道盡及階。生拾級由東階上。見一袞冕王者坐中。日角龍顏。豐頤美鬚。生

趨拜曰。草莽之臣。未習禮教。幸恕疎狂。王者命左右扶起。賜坐于旁。曰。先生才名遠播。寡人耳聞久矣。今者得覩佳章。氣韻沈雄。神味淵永。諷詠之餘。益歎名下無虛。生曰。下里之音。何足以辱聰聽。但素未瞻天日之表。忽承寵命。嘉許過當。愈增惶悚。敢請其詳。王曰。吾乃閩越王無諸也。以從龍功。蒙高皇帝封于此地。賜以帶礪之盟。久慕鴻才。方擬介幣敦請。俾教坊樂部同沾教澤。改奏新聲。乃未施緇衣之禮。何幸挹君子之輝。生聞言駭然。惶恐而對曰。古樂失傳。元音罕辨。後世淫哇豔曲。雖然悅耳娛情。較之古音。殊有醇漓之別。況鄙人末學菲才。何能勝正樂之任。王曰。聲音一道。與世遷移。故曰五帝不同樂。當此日而陳土鼓黃桴之嚮。其不掩耳而去者幾何。先生學藝兼優。不必過謙。既而賜宴殿中。珍錯羅列。味窮山海。生心震懼。不敢過飲。筵終。左右導入西廊安宿。次日。卽有媼率女子十餘人。環珮鏘鳴。脂粉散馥。咸向生斂衽羅拜。執贄稱師。生爲講明聲律。剖析宮商。複製新樂府一部。俾諸女倚聲演習。晨集暮散。日以爲常。由是設絳帳以教羣豔。不羨馬融後堂絲竹矣。諸女咸穎悟。內一女子名翠華者。尤美慧。容態儼如黃女。心頗疑訝。而未敢窮詰。惟頻頻目之。女覺。輒頽顏低首。諸女以生注意于女。有竊竊交首私語者。一日。有內官宣王命。俾翠華侍生巾櫛。是夕。瓊筵耀彩。華燭騰光。諸女亦各執璫爲

賀定情後。問女曰。卿父非黃松坡先生耶。女笑而不言。固詰之。曰。君誤矣。妾爲王妃所愛。常侍左右。王妃素好音樂。謂妾頗不頑鈍。故令隨樂部諸人。共承提命耳。生暇日出廊閒步。聞殿上人聲甚繁。窺之。見一人。裁冠博帶。與王分庭抗禮。其人談吐指揮。有王景略捫蝨之概。因問左右。此何人也。答曰。此中大夫陸賈。使南粵回。與王有契。迂道謁王。王留住皇華館中一月。今將歸朝。辭別耳。居無何。王忽召生。謂曰。寡人將西行。覲帝。客中尙少書記一人。敢以奉屈先生。生敬諾。逾數日。遂行。旌旂耀雲。羽葆蔽日。但見車輪風馳。馬蹄電掣。俄而渡江濟河。入函關。經太華。日晡已覩西京城堞矣。既至長安。止于新豐里舊所賜第。賓客來拜者。車馬盈門。生問王此皆何人。王曰。言之先生不識也。姑舉其最著者。今早會客四人。貌如婦女者。留侯也。美如冠玉者。曲逆也。其腹如匏。碩者。爲張蒼。厚重少文者。乃周絳侯耳。問淮陰何在。曰。彼等皆投生于世。漢末魏武。淮陰後身也。天道報應。不爽毫釐。卽如王莽篡漢。莽者蟒也。乃高皇帝所斬當道之蛇。上帝憫其無罪見誅。故令托生爲莽。以傾漢室。生又問呂后戚夫人輩尙存乎。曰。彼二人循環報復。曾無了局。唐之武后。乃戚夫人化身。王后則呂后轉世也。久之。王奉命歸國。于時公卿各出都門祖道餞行。俄而車馬並發。既歸。王謂生曰。蒙教新樂府。已能應節合律。先生陽世人。

不宜此間久居。明日當送先生歸。是夜生與翠華話別。各依依不捨。女脫臂上條脫贈生曰。此乃秦璽之餘璧。始皇命工人雕二條脫。一爲龍文。一爲鳳彩。王昔從諸侯入關。得之于秦宮者。王妃以賜妾。其鳳彩者。妾留自佩。今以龍文者贈君。願珍重寶之。生拜而受焉。視之光華射目。雕鏤古雅。洵非近代物也。次日王候于殿上。生登陛辭行。王曰。先生請暫獨歸。他日當使翠華來侍。生拜謝已。仍命前內官相送。行數百步。回首視人物宮殿皆渺。惟見隴頭高榕蔽日。古柏參天。心殊駭怪。適道旁有耕者。問之云。其處爲東越王塚也。嗟歎久之。遂循徑而歸。時已臘盡矣。計離寓凡四閱月。女所贈條脫。仍約臂上。秘之不以告人。是時榜發已久。生高捷亞魁。同寓諸友。以生忽不見。正在尋訪。既歸。問何往。生僞以他辭應。次年上元。隨友人宴于酒樓。座間各述近作。生亦出釣龍臺題壁詩以示諸人。隔座有一人。冠服華整。年約五旬。據案獨飲。一僮侍側。見生出詩箋。亦來借觀。閱訖。驚曰。此先生之佳作耶。向于吾友陳庶常案頭。見有今詩拾遺一冊。中有此作。心竊歎賞。問之。乃于釣龍臺壁間錄得者。詩末雖署有姓名。無有識者。後閱報錄。見尊名高中。方歎文章有價。今不意邂逅于此。甯非天緣。生曰。才識疎淺。貽笑大方。過蒙獎譽。殊增顏汗耳。因轉請姓名。乃知其卽黃松坡也。黃徵生家世已。問曾有良匹否。生曰。因功名

未遂。是以遲之。黃曰。有此才華。何患不破壁飛去。僕有弱息。現未字人。仰慕名流。意欲附爲婚姻。未知肯容倚玉否。諸友聞言。皆交口贊成。生大言曰。尊慈不棄庸劣。鯁生焉敢違命。但恐有辱門戶耳。黃曰。今日一言爲定。卽煩同席諸君共作證盟。遂訂翁婿而去。旋涓仲春之吉。贅生于家。合巹之夕。女見生。凝眸顧盼。生亦驚疑愕視。問女曰。卿其翠華耶。曰然。因出條脫。令女觀之。女亦出所佩。笑曰。乘龍引鳳。其兆驗矣。今當完璧歸趙也。先是女數年前。夢妃遣人迎至宮中。妃賞其豔。慧愛如己女。自是每夜必夢至其處。會生至。王以女配生。其所習樂章詞譜。及衾枕一切瑣事。女醒而歷歷不忘。生歸。妃亦遣女還。囑曰。他日夫妻好合。毋忘冰人也。自後遂不復夢。而條脫儼然尙在。心奇其事。至是各述往事。相爲嗟異。黃聞之。亦詫爲奇緣。暇日。生問女曰。曩舉卿父名。何故諱言。曰。王妃戒勿洩。蓋以絕君之疑慮也。生感王恩。遇作合。彌月後。卽偕女詣廟。祀以少牢焉。

譚囁生曰。一篇新詠。聊當蹇修。千載故王。猶資柯斧。較于祐之詩題紅葉事。尤奇幻矣。若王以古人而慕今樂。見異思遷。人神一轍。無怪乎古樂之失傳也。然呂后戚姬。報復相尋。骨甕之醉。慘亦不讓人。彘悍妒獲報。夫復何尤。但輪迴一度。此案可了。胡乃令世世相仇。無有終極耶。

無故逐令

同治初。劉副帥典王方伯德榜。追剿偽康王於南陽。命觀察嚴某督辦糧臺。駐于朋口。時連令黃公國培。以催運糧米。亦止朋口之逆旅。嚴因市中無肉。令親兵持銀至村莊買豕一口。以供膳殮。村人以時尙洋錢。嫌銀錠不適于用。皆托詞不賣。繼復令持洋錢往買雞。村人又畏兵暴。不願交易。空手而歸。值黃公所住旅店。宰雞一隻。甚肥大。蓋逆旅主人殺以款他客者。親兵度係黃公午殮所用。爲嚴述之。嚴大喜。卽命騎往訪黃。意必留飯。坐久之。黃公無留客意。嚴歸。責親兵妄語。兵力辯不妄。嚴命掃取鷄毛來。兵如言取至。嚴見之大怒。謂黃公輕己。立即召至。責其延擱軍糧。黃公取日記呈閱。截長補短。合計於額無缺。嚴置其長不問。而專責所短。卽喝命從人將冠除下。次日以朱公幹隆代之。黃以無罪見逐。不解其故。邑紳羅肇基。與嚴有舊。適至朋口。問嚴逐令胡爲。嚴卽以黃輕己狀告之。羅訪于逆旅主人。始知鷄非黃所具也。因以告嚴。是時黃公已解任去矣。噫。以一雞之故。而擅逐縣令。當時武人威福若此。誌此以見宦途險巇可畏也。

脫衣供虎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六月。蔡屋有牧童驅犢返家。時已黃昏矣。童牽牛入棧。已復出遊山坡。爲虎攫去。家人聞呼救聲。操杖往逐之。虎置童子山巔而去。家人覓得。臀肉已爲齧盡。身軀裸然。衣服置其旁。完好如故。童未卽死。呻吟臥草中。猶能言語。問衣服何故委地上。云自脫之耳。共舁之歸。夜半而卒。虎猶來宅後咆哮跳躍。至曉乃去。諺云。老虎噬人。裸體奉申。信然。按聽雨紀談云。虎齧人人。死不敢他適。輒隸事虎。名曰倭。人遇虎。衣帶自解。別置于地。虎見人裸而後食之。皆倭之所爲也。

譚曠生曰。或曰。虎最畏人。爲其噬者。必先化爲畜。乃敢噬之。余曰。非人化畜。乃其人行同夫畜也。但今人畜其心者。滔滔皆是。虎不勝噬耳。曰。今之儼然臨民。虎而冠者。正復不少。此殆上天默遣以驅除此輩者乎。余曰。否。天道難憑。今官吏所殘害皆無辜之民。而此輩仍復考終厚福。逍遙于法外。抑獨何耶。

賴青天

長汀賴斯治。由吏員陞用湖南知縣。奉憲檄攝篆東安。時洪楊攻陷全州。東安地接全壤。警報日至。存亡呼吸。愛公者皆爲公危。公坦然就道。僅一僕一車。蒞任後。廉明強幹。奸猾匿跡。民無敢欺。共稱爲賴。

青天。東安素無地險。兼之民際承平日久。目不覩兵甲。歷任官于城守事。皆置不講。公既至。皇皇然修城浚池。勸民團練。日進紳士而謀之。奈兵少餉絀。呼應不靈。蒞任未兩月。城竟陷。或勸公走。公曰。吾奉命而來。惟有與城俱亡而已。汝等各自爲計。毋以我爲念。乃朝服端坐堂上。待死。賊中素聞公清廉。故登堂索餉。公曰。吾到任兩月。孳孳以拯溺救焚爲事。公俸之外。不敢苛索民間一文。安得餘銀。惟床下竹簾中有小錢八百文。聊以犒師。賊不信。入上房搜括。傾箱倒篋。除小錢外。竟無分毫。賊會大歎服。是時賊方起事。猶假仁義以收服人心。謂公曰。今日官府皆竭民脂膏以饜其欲者也。吾等此來。務期芟除貪暴。以救生民於塗炭。如君可謂錚錚佼佼。當捲甲韜戈。退避三舍。以全君功名。公曰。境內有驚。守土之責。今雖不死。仍將申報上臺。請兵追討。勿謂吾欺爾等而不言也。賊曰。食君之祿。忠君之事。爾行爾志。吾不汝咎。公乃羽書告警。湘撫發兵赴援。兼募土團。得數百人進勦。賊乃棄城去。以克復聞。由是保全東邑。民建生祠祀之。

綠雲

徐步青。故家子也。才情豐豔。而性喜幽靜。讀書于東山別業。前面山麓。爲覺世寺。怪石撐天。古松蔽日。

中有芭蕉數十本。皆前代所植。讀書之暇。輒往盤桓。一夜苦熱不寐。月明如晝。遽起開戶閒行。欲入寺小憩。而山門已扃。徘徊樹下。聞有人云。小翠。今夕好風月。不減當年七夕。與松姑樓下穿針時也。聲清婉似女子。心疑梵宮深夜。那得有女子來此。乃入深林覘之。有綠衣女子。踞坐石上。一婢捧茶甌侍。女見生來。徐起立。拈帶不語。睨之。風姿嫵娜。世無其儔。婢以身障女。怒喝曰。何處狂郎。深夜來此。偷窺良家。家閨秀。當呼家人捉將官裏去。非姦卽盜論耳。言已。掩袖局局而笑。生揖曰。娘子笄年麗質。又係良家。何爲棲身蕭寺。得毋普救崔鶯鶯。焚香月下耶。小生徐步青荒齋。伊邇乘月夜遊。誤行至此。唐突西施。幸恕冒昧。敢請娘子姓氏里居。幸明告以釋疑衷。女曰。妾焦氏。小字綠雲。前年偕婢入寺燒香。爲惡僧留住。處以密室。今僧遠遊未歸。故偶爾一出。以豁幽悶。生曰。光天化日之下。豈容淫禿橫行若此。當稟官懲治。以警奸惡。女曰。不必。彼亦不俗。帶教妾作字吟詩。頗蒙春風化雨之惠。藉此與風流士親近亦佳。願謂婢曰。汝引徐先生入宅一叙。婢乃導生入一別院。茶已。生談次。欲覘女胸中所學。屢舉疑義。以難之。而女隨叩輒鳴。應對如響。生大嘆服。而神魂顛倒。不能自持。前執女手曰。今願爲卿死。溫柔鄉矣。女亦不拒。相將上床。解衣緩帶。曲盡綢繆。女肌膚柔滑如脂。枕上奇香噴溢。問薰何香。澤撲鼻乃爾。女

曰妾生平最惡薰香。生益奇之。將曉。女促之曰。君宜速歸。此處幽會不便。明夜妾當自至君齋。幸無寓人于室。生喜曰。某亦獨居。得卿辱顧。當焚香掃榻以俟。遂歸。次夜。女果偕婢至。時生方錄詩稿。置案上。女取視之。生日。卿嘗云善書。煩代錄吾詩數行可乎。生日。兒女塗鴉。恐辱巨眼。生強以筆納手中。女不得已。爲錄數行。視之。如鸞翔鳳翥。大有釵脚漏痕之致。不覺贊嘆曰。不意衛夫人尙在人間。異日尙煩書冊葉數十幅。以便臨摹。竊比王逸少執贄簪花座下耳。女曰。和尚本懷素上人嫡傳衣鉢。故妾書法頗得其秘。生又強之吟曰。卿秀外慧中。使人欽佩難名。然旣獲覩揮毫。尤願靜聆詠絮。女曰。狂生真囉噓矣。妾熟于書法。而疎于詩律。今君強以不能。是猶授師曠以公輸之斧。而命工倕以伯牙之琴也。生強之再三。乃曰。旣不獲辭。請毋見笑。時值酷暑。遂微吟曰。風風雨雨度殘年。捲盡秋心只自憐。願割青綾裁步障。與君同蔭火雲天。生喝采曰。清新開府。俊逸參軍。兼而有之。巾幗中有元白。使我輩鬚眉愧死矣。由是月夕花晨。相爲唱和。時或焚香作字。煮酒論文。情如魚水。而誼等友朋也。女或留齋。或歸寺。踪跡無定。會有某部郎公子。與生故同硯友。偶來訪生。方將剝啄。聞室內有笑語聲。潛從門隙偷窺。見生與女並坐笑謔。駭爲仙人。默念生平日足跡不履娼院。必是私奔文君。否則逋逃紅拂。心旌搖搖無

定。遂不見徐而歸。陰懷篡奪之志。伺生他出。遣僕從十餘人。突至生齋。女見之。方欲呼號。從人抱登肩。與飛奔而歸。公子大喜。厚賞從人。命婢媪擁入洞房。視之。果前日所見麗者。益喜。舉杯酒屬女飲之。女雖不飲。而殊無戚容。辭曰。妾量素淺狹。惟君自便。公子遂連斟數大觥。自飲已而解履登床。願謂女曰。今夜一刻千金。幸勿虛度。女默然。須臾滅燭登床。倒鳳顛鸞。其樂無極。次日公子起。女猶裸臥。接其吻而促之醒。曰。日度八甄矣。請新娘起理晨粧。無戀茲春睡。惹人譏議貪歡也。及細視非女。乃其弟婦耳。慚駭殊甚。怪而問之。婦云。昨晚閉門獨宿。不知何時至此。公子恨極。謂生收藏妖人。到處播揚。事聞于邑宰。宰少年進士。性佻達。聞女美甚。急欲一見。以意諭生。生不肯承。極力拒之。宰怒。誣生左道惑衆。詳革衣頂械繫于獄。生不堪其苦。日夜飲泣。一夜女忽至。生見之喜曰。卿纖步何能來此。曰。妾少習小術。雖白晝往來。人不能見。知君厄苦。故一來省視。聊慰愁懷。生因叩以出獄之策。女曰。君勿憂。行使酷吏自釋君耳。言已。別去。未幾宰與妻共臥。既醒。見枕旁有匕首一具。無數短毛。狼籍蓆上。心甚惶惑。及起。搜則陰山童然。草木盡薙。急問妻。妻摸索。亦復鴻溝蘆荻。似經野燒。而萌蘖無存。駭極。視房門扃鍵如故。不解何由而入。疑生所爲。然惴惴不敢究詰。卽釋生歸。生家無昆季。惟一老母。知生惑于妖。禁不令

至齋中。然時聞生房有人言語。索之。則渺。既去。又復聞之。詰生。則女來共宿也。或云。元妙觀有王道士。能收妖魅。母遣人持幣迎之。道士幡然。一老翁也。鶴髮童顏。飄飄然有出塵之概。至則問生所遇。生具告之。因令導往別業。一觀動靜。既見寺中蕉樹。笑指曰。所謂焦氏。卽此物也。然此物頗風雅有情。不宜傷他。歸取筆書數語付生曰。遵此法行之。不用驅除。可保無害。生取視。乃采彼之華。益我之精。相爲灌注。可以長生。十六字也。不解其旨。道士曰。大凡妖物。皆喜吸人精氣。以資采補。苟師其所爲。卽取彼英華。以益我精氣。蓋取反本還原之義。因教生每日早起。以銅盤盛蕉花露而飲之。言已別去。生從其教。久而精神日旺。容顏轉少。一夜。女來涕泣辭曰。從今永訣矣。生驚問何爲。女嗚咽不能言。問能相救否。曰。天數已定。人力何能挽回。將曉。拭淚而去。遠遠猶聞哭聲。良久乃已。僧聞蕉能爲厲。謂人曰。昔吾祖師某。乃有道之僧。慕懷素種蕉學書故事。故多種此。今乃爲妖耶。盡伐去其樹。而投諸火。女自是絕跡。生後爲黃冠入山。不知所終。

譚曠生曰。種蕉學書。事踵懷素。不過偶然寄興耳。乃精神所感。久而變化通靈。事斯奇矣。然蕉本無知草木。一經文人漸染涵濡。遂頓變厥質。今人日親師友。顧自昧一丁。胸無點墨。豈非草木之不若。

乎。噫。安得世間常有是風雅之妖耶。

拙勝巧

吳桂攀言其夏夜偶步庭中。月色皎然。見一癩蝦蟆。蹲伏于地壁上。有蜈蚣蟠焉。蝦蟆格格一鳴。蜈蚣輒自嚙去一脚。復鳴復嚙。久之。蜈蚣脚盡。墜地上。蝦蟆啣之而去。夫癩蝦蟆跳不過尺。躍不逾步。本蠢然一物也。今以至惡至毒之蜈蚣。竟爲所制。殆所謂以拙勝巧者歟。

向若葵

延平士人向若葵。生有癡癖。偶見錦華班優旦何玉如。色藝雙絕。女子無其溫婉。歸而傾想不置。自念寒儒無由辦纏頭費。因投班爲生脚。而性穎悟。數月之間。技擅冠塲。從此日近芳容。極意交歡。凡何所嗜好。悉以所得金錢。百方爲之營致。何感其情。亦傾心相待。但礙于衆人。未敢公然同宿。往往于無人處。握手談心。指天密誓。嘗登場演失釵。感病重台。分別諸齣。聲淚俱下。觀者賞其纏綿悱惻。情態逼真。而不知其有所寄託也。已而何死于衢州。向爲歸其櫬。而擇地營葬。是時向聲名大噪。凡延致梨園者。咸以不得向爲恨。以此數年間積工俸千金。家以小康。以何已死。不復厠身樂部。猶時以金卹何妻母。

時人義之。一夜夢何來曰。冥王感君至情。以吾二人名列於鴛鴦譜。俾再世投生爲夫婦。君生河北爲男。我生江南爲女。十五年後。仍復聚首。易簪之期。定于明日。望早備後事。吾于冥途相候也。次日以語家人。至晚果無疾而終。

譚嚙生曰。嗟乎。以相愛之殷。至于身爲優伶而不惜。癡亦甚矣。然鍾情者湯火可赴。白刃可蹈。焉知優伶之不可爲哉。吾聞陰律以淫爲首惡。彼冥王乃不加罰責。反從而嘉賞焉。亦以王道本于人情耳。

梁其樞

零陵梁其樞。素閱精忠傳。憐武穆之忠而見殺。每觀秦檜名。輒以香炷燒之。甚至怒髮冲冠。拍案大罵。一日見梨園演武穆故事。至風波亭被殺後。不禁雙眸盡裂。急持刀上臺。刺殺扮秦檜之淨脚唐某。卽時斃命。觀者大驚。將梁細送于縣。官詰梁與唐夙何仇怨。梁供無之。官曰。旣無仇怨。何爲殺之。梁因自述平日冤武穆而惡秦檜之狀。恨不與奸賊同時。親加手刃。今見臺上秦檜。情景逼真。不覺憤火起而刺殺之也。一時差誤。萬死無悔。供是實。官命役搜其家。得精忠傳。翻閱之。果如其言。乃嘆曰。此愚夫善

善惡惡之出于血性。而不容自己者也。遂以其事申之上憲。竟得減等充邊遠軍。後遇赦而還。

譚燮生曰。哀哉唐某。以無辜優孟之身。而爲奸檜受漏網之誅。服已往之罪。指鹿爲馬。以李代桃。冤矣。孟子云。擇術不可不慎。詎不信哉。梁之認假爲真。恐妄一何可笑。然逞其一時憤激之心。而不顧後此殺身之害。雖屬鹵莽無知。其志良可嘉憫。司刑者以其好惡之公。尙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姑從末減。可謂惟明克允矣。

嫌夫召怪

邑城富室謝某。廣置金釵。窮極奢冶。一日。閨人裸而換裳。見一童子自樓窗飛入。年約十三四。眉目如畫。衣服華美。知爲妖異。急以下衣罩之。倏忽不見。其家大駭。因具牲牢祀于城隍神。且具詞訴焉。方陳于案。一轉瞬。牲牢狀詞俱爲攫去。時有清邑鄧家村人來連。聞其異事。從衆入廟聚觀。既歸。怪卽隨之。村人有妻。自恃其美。以夫醜陋。常屏不共宿。是夜篝燈入房。見一人坐床上。穉齒韶秀。問何人。曰。吾粵人也。久慕芳容。時縈夢寐。今隨汝夫而來。冀酬夙願於平生耳。言已。以黃金二錠納女懷中。曰。願以此交歡。女悅其容貌。遂相與繾綣。久而知其爲怪。幸尙不爲殃害。他人弗覩其形。惟女能見之。或造女家。

請與相見。怪不肯。惟通言語而已。細審其聲。似出於女襟帶間。怪能爲人醫卜。求請者接踵。自言有二兄。一爲張真人收伏。一在楷坑。常出噬行人。後爲關帝所斬。已鑒此。兢兢自守。不敢爲惡也。先是咸豐時。有二人在楷坑經過。忽失其一。遣人四處尋覓。皆不見。越日尸拋棄道上。白骨巉然。皮肉無存。嗣行客過此。亡失甚衆。有人見一物。獸首人身。高八九尺。自深樹而出。見人直奔而前。其人大驚。道旁有一亭。疾入避之。內有土地神像。因蹲伏龕內。戰慄不敢喘息。自念必爲所噬。物逡巡亭外。不敢直入。既見有多人過此。物始遁去。其人得不死。隨衆而歸。附近鄉人因被害者衆。稔知大豐山下有關帝廟。神甚靈顯。各齋戒詣廟禱訴。一夜大雷雨。以風。次日有獸首遺山坡下。鮮血淋漓。面目可怖。非虎非狼。人莫能識。其害自此乃絕。時有老人聞怪述此。因舉往事以告。衆人始知所言不謬。怪居女家。或一月半月輒去。不久復來。大約別有所主。而不止女一人也。

譚嚙生曰。不敢爲惡。而敢於淫人妻女。豈以飲食男女爲生人之大欲。王者不禁耶。特是怪兄雖暴戾。猶褻足于土地之亭。怪身雖悔艾。竟跋扈于城隍之廟。此吾之所不解者也。若村婦因嫌夫一念。致召邪魔。卽謂怪由自生也可。

龍窟

太極山之下。有龍窟焉。瀑布千尺。匯而爲潭。其深不測。相傳昔時龍宅于此。往往有雲氣起于其間。後因上源五嶺村。人居漸多。穢流注此。龍因徙去。而止於太平山。雲氣亦渺。太平山者。處連邑辰巽之位。亢宿之舍。而金龍之宮也。深山大谷。曠無人煙。古木深菁。樵跡不到。每歲旱。禱雨者或一至焉。山中有泉窟二。其上崩崖若覆。峻壁懸空。潭水清冽深碧。雖盛暑。寒氣襲人。禱求者齋戒竭誠。焚香於山麓。已乃投以石而擾之。然止能望見外窟。其內窟有一石門通入。哈呀洞關。窈冥幽深。惟聞流水雷鳴於其中而已。余年來見禱雨於其地者屢矣。皆有奇驗。或足未離山而已。大雨滂沱。四野霑足。有俞姓者。於山間拾得脫鱗一片。其大如瓦。常出以示人。吳祝三先生所居來青別墅。面太平山而築。一日天陰如晦。見茲山黑雲漫空。火焰四起。俄而雨雹交作。天邊現出一物。金甲燦爛。首尾皆爲雲隱。不能全觀。意是龍也。

誤藥愈病

蔣琪善醫術。其初運殊偃蹇。於市上設一醫肆。而謀食維艱。嘗有服毒者。其家以爲急症。延蔣診視。蔣

亦不知也。爲立一方使服之。足未離門。而人已死矣。其家以蔣庸醫殺人。訟於官。械繫獄中。後周公世駿爲連令。才辨明敏。邑頌神君。因投詞哀訴。公廉得其情而釋之。旣出獄。生意益冷落。友人華某爲畫一策。潛備金錢禮物。日倩人持詣蔣店申謝。如是月餘。衆人見蔣日得謝金。以爲醫理果精。生意稍有起色。旣而東延西聘。日不暇給。聲名大起。會邑宰公子患咯血症。連易數醫不愈。或薦蔣於宰。宰延致之。時蔣自亦咯血。服藥益甚。有人教將夜合草一束煎服。遂痊。因以此藥進。公子一服而病若失。宰德之。匾其肆曰。國手回春。自是來請者非輿馬不赴。不數年富甲一方。有人患氣痛。請蔣用藥。適醉。誤投鐵釘數枚於藥中。次日其人來謝不絕口。且求再賜前藥一劑。蔣予之。其人見藥中無釘。訝曰。何今病小愈。先生反置釘不用耶。蔣聞言始悟其病係肝氣橫行。投釘而愈者。金尅木也。遂仍以釘加入。偶忌之耳。又有患痢者。誤投大黃。旣去。方悟舛錯。然已無及矣。次日其人來。蔣見之。意病人已死。驚欲避匿。其人欣欣然於袖中出白金十兩酬之。諸如此類。不可枚舉。嘗謂余曰。人之需運。猶舟之需楫。魚之需水也。觀於吾而可見矣。

祁陽令

趙宜琛。貴州人。初爲祁陽令。多異政。有劉姓女。自幼許字張某子。後張某死。家赤貧。劉有悔心。陰圖別嫁。女年十八。甚美麗。邑有唐某。故富家子。豔女貌。謀娶之。故與劉交好。而使人風示其意。女亦屬意於唐。時張子傭於香肆。劉欺其孤貧。竟以女改字於唐。肆中同業咸爲不平。各助錢數百。令控於邑。趙公得詞准理。唐聞之大懼。挽邑紳向公關說。願以八百金爲壽。求斷女歸己。公佯許而受之。次日。拘集兩造。並唐審訊。咸跪堂下。公私命吏役置唐於女前。而置張於女後。首詰張曰。汝旣自幼聘定劉女。因何延擱不娶。張曰。以貧故。未能具聘禮。所以遲遲者。欲待稍有餘貲耳。公問劉。爾女果許張子否。劉曰。彼時雖有成言。但婚姻之事。以幣聘爲憑。今若翁死。此子了不長進。無力具聘。且自養不暇。安能養妻。因而改嫁於唐。圖託終身。望公憫女年少。俯准下情。俾免凍餒死。恩同再造。又問女曰。今唐張皆在此。聽汝自擇。汝願從前者乎。抑願從後者乎。其直言無隱。蓋含混其詞。以誘女也。女以唐在面前。而張在身。後謂公舉此以問。遂答願從前者。公亟贊賞曰。貞哉女也。可謂明於大義矣。因責劉曰。汝爲堂堂男子。反不如女子。猶知大義。篤守前約。詎不愧死。本應重懲。以爲愛富嫌貧者戒。念汝女尙屬貞義。能補父過。姑免笞責。女知誤答。深自懊悔。而恐罹嗔責。不敢翻異。復責唐曰。律禁謀娶有夫之女。前所賂金八

百不義之物。污我囊橐。初不卽行謝却者。以本縣自有權衡在也。今以此贈張。既合金作贖刑之典。而汝仍有周急濟貧之名。唐初以公既受金。必存左袒。惟日盼琴堂作合。忽聞此言。如冷水淋胸。熱念盡滌。而又不取違諭。只得勉從。公乃命家人取原金出。而使人請某當舖總管至。囑其玉成義舉。將金代爲生放。命張每歲詣舖領取餘息。不得濫用。總管應諾。受金而去。既復命張向唐拜謝厚賜。謂女曰。汝所慮者衣食不足耳。今得此項。何憂飢寒。嗚呼。吾爲汝謀亦至矣。其歸賦桃夭。琴瑟靜好。卽命吏役具鼓吹花燭。當堂爲之成禮焉。

譚嚙生曰。此缺憾世界中之具補天手段者也。安得公化身萬億。而抑強扶弱。哀多益寡。爲斯人平一切之憾乎。嗟乎。悔婚負約。於今不乏其人。願使擁佳麗厚貲者。僅聞諸張氏之子。何所遭之幸也。

鼻中蜈蚣

謝士登。邑之田心村人。素患鼽嚏之病。鼻中蠕蠕然。似有物穴之者。如此數年。醫治罔效。一日與客共飲。客見謝鼻有蜈蚣。蜿蜒欲出。聞人聲遽停止。似欲退縮入鼻者。客突前以袖蒙手。代拔出之。長約四寸許。謝遂昏暈仆地。流血升餘。良久復甦。後竟無恙。

胡公

胡公毓棠。浙人。宰連時。有謝李氏者。夫死。戊午。豸山之難。已僭子逃出。得免。未幾。遺腹又生一男。而家甚貧。日爲人縫紉浣衣。以撫二孤。既而子稍長。學肩挑。略可糊口。長子年十五。次子年十二。較兄獨靈慧。因蓄髮遲。人皆呼爲謝和尚。母深愛之。一日。兄弟往黃坊挑煤。值天大雨。溪水驟漲。上流有一猪浮下。謝和尚見之。大喜。擲擔於道。俟猪浮近淺渚。取之。僭兄昇歸。經過李某門前。李見之。曰。此吾猪也。爾何得竊取。謝和尚以係水中拾得。與之爭論。李大怒。拳毆其胸。而奪其猪。謝和尚痛哭而歸。母見其狀。問何泣。不語。勸之食。不食。含淚上牀。蒙被而臥。母心甚疑之。細詰長兒。方知其故。因至牀前撫慰。則已僵死矣。遂泣訴於宗族。咸爲不平。僊憑號控。既檢驗。胡公收李某繫獄。李家故素封。乃託戚友求和。願出六百金寢事。李氏念人死不能復生。得金可以養老。許之。同具和息呈。求官銷案。胡公雖知其冤。以二家皆願罷訟。卽批准其詞。一日。公以催科至姑田里。夜宿館舍。見一童子執刀而前。斷其右股。持之而去。驚呼而醒。從人聞聲皆起。具述其夢。各皆駭怪。而股際尙隱隱作痛。越日。痛益甚。視股上有赤紋。旋繞如線。遂星夜歸署。竟以疾甚不能起。瞑眩中見前童子僭一人立榻前。問何人。答云。謝和尚。公聞

名似甚熟。而尋思不得。由是合日便見童子。因命吏人查案卷。得謝李氏狀中有謝和尚名。始知其鬼爲厲也。力疾乘肩輿詣城隍廟行香求解。謂此案由渠母受金寢息。某不過批准其詞。與某何干。禱畢而歸。是夜竟卒。先是公病中夢有一人冠帶而來。自云詔安人。姓潘名某。前世與君同學。今君陽壽已盡。敬來相邀。吾於冥途相候。既醒爲夫人公子述之。次夜遂卒。署中有幕客陳生者。亦詔安人。與潘同鄉。有戚誼。潘係道光己酉舉人。官教諭。適陳弟自家來連。云潘某已死。詢其時日。卽公死之前一日也。譚囁生曰。得金寢事。冤沈覆盆。溯厥由來。過在母氏。於胡公似無與焉。而謝和尚獨歸怨於官長者何耶。蓋居官者有申雪民冤之權。苟任民屈死而不一過問。亦安貴有是官也哉。故私和命案。法所必究。古先聖王體上天好生惡殺之心。以明定律章。亦刑其無刑而已。觀謝和尚之事。居官者慎毋尸位苟安。使生者漏身法網。而死者抱恨泉臺也。

糠粃坪

距吾鄉西北里餘。彌望平田。皆種稻麥。有鄒廖二人。於田間開窰陶甓瓦爲業。凡甓瓦將成。必資水灌漑。始作青碧色。謂之蔭窰。一日二人汲水登窰頂蔭窰。窰忽坍塌。被焚而死。屍身皆爲灰燼。僅心肝未

化。其鬼值天陰月黑之夜。輒呼曰。蒼天蒼天。我二人死得苦也。自後田稻皆成糠粃。莫望收穫。如是有年。土人乃立一壇以祀二人。而莫知其名。題曰鄒瓦一廖瓦二神位。歲時祭賽。稻遂秀實。今人名其地爲糠粃坪。此本子產立良止以撫良霄之意。所謂鬼有所歸乃不爲厲也。

猴塚

邑東南百珍村。居萬山中。往來僅一徑。以通人世。此外絕壁懸崖。悉是鳥道。相傳山上有猴塚。群猴歲一來祭。至時千百成群。連續如蟻。攀藤緣葛而上。各出山菓。陳列滿山。而拜獻焉。祭畢。咸振臂長嘯。聲度遙峯。已乃散去。大約數百里之猴。約期皆集。其來也莫測所由。其去也莫知所往。留茲山者。不過數十頭。皆土著也。

譚嚙生曰。猴塚之說。父老盛傳。或有疑其事屬荒唐者。余曰。子不聞鷹祭鳥。獺祭魚。豺祭獸之事乎。水原本本禽獸猶知。況猴粗具人形者乎。彼廢先祀而不修者。雖觀然人面。愧此猴多矣。

楊通海

楊通海。貴州人。虬髯黑面。目有赤光如炬。而性喜任俠。使酒尙氣。隸朱洪章軍門帳下。爲親兵。屢立戰

功。擢至裨將。後犯軍令。當斬。同僚爲請於軍門。得宥死。僅予杖責。悒悒去之。遂流落湖湘間。友人呂楚臣。有仇不能報。通海爲報之。呂楚臣者。永州人也。擅拳勇。蘇子禧宮保。令隨營教習槍棒。有舊教習吳騫者。恐己失業。私造呂曰。久知足下高義。敢求見一陳其私。竊聞騏驎不踵鷲駘之跡。鸞鳳不爭鷄鶩之棲。今騫混跡於此。一鷲駘之與鷄鶩也。足下朝以入。則僕夕以出矣。自念技等濫竽。何敢尤怨。惟一旦失業。則嗷嗷待哺之衆。必將轉於溝壑耳。謹佈下情。惟足下憐而鑒之。呂曰。諾。敬聞命矣。遂逃歸永州。宮保屢以書招之。皆託故不行。後吳陞授永州營官。既至。恐呂暴揚其短。卽誣以陰事。下呂於獄。嚴刑撈掠。身無完膚。既而吳改調他郡。永守廉知其冤。爲雪之。命爲司獄吏。夙與通海善。爲述其事。通海聞言。怒髮裂皆。拍案大罵。次日。卽辭占而行。跡吳所在。得之於上海舟中。刺殺之。投水鳧逝而歸。往返凡四千餘里。呂感其義。相與定刎頸交。時有妖僧。俗家楊姓。人以楊和尚稱之。有邪術。凡與婦女一面。卽令傾心相悅。任貞姿淑質。能亂之。因挾是術。出入於富紳仕宦家。閨女爲所亂者。不勝屈指。陽以吃素誦經誘人。而陰藉此爲姦淫之媒。士大夫雖惡之。奈護法善神甚衆。莫敢誰何。通海素聞其事。欲除之。而未有間。適有唐公子招飲酒酣。公子淚涔涔下。通海怪之。公子訴其實曰。家門不幸。庶母與楊和

尙私通。不言則人謂我故縱。言之又恐玷及亡父。爲之奈何。通海聞言色變。擲杯於地。忿然曰。世間有此淫禿。余誓不與俱生矣。攘袂而起。將往尋之。公子曰。君勿輕率。吾聞此禿習於武藝。還宜三思而行。通海曰。若然當與吾友楊麻子計之。卽召楊麻子來。計定。相與磨刃束裝。徑往萬壽宮。宮爲江右會館。楊和尙司其香火。通海詭稱興國李總戎親兵。總戎不日路經永州。夙聞瀟湘山水之勝。將流連數日。是以先期請命禪師。借寓宮內。諒不見拒。楊和尙素喜交結官府。聞之大喜曰。宮內空房甚多。儘可下榻。通海二人是夕卽宿於宮內之西軒。二更後二人持刀徑入方丈。和尙望見。亟覓兵器。倉卒不得。麻子揮刀砍之。和尙躲過。方欲走出。方丈通海復前刺之。貫胸而死。僧童適捧茶至。見之驚走。二人追之。中夜昏黑。不辨路徑。僧童疾忙出殿。不暇啓關。遂從水竇而逃。二人復舉火逼索。見其蛇行出竇。亟舉刀斬之。僅斷其裾。而身已出竇外。欲啓門追殺。恐有行人撞見。因不復追。通海謂麻子曰。今僧童奔出。必通告西商。糾衆來捕。不如搜其私積。遠遁他方。乃入僧房。房內鏡奩梳箱。一切悉具。蓋各衙門公館眷屬來燒香者。此其更衣退息之所。實爲納汗藏垢之地也。二人搜得七八百金。各分裝入橐。旣見旁有酒樽。復連舉數觥。方謀啓關潛逃。而江西商衆已各點火持械。數十百人蜂擁而來。齊止宮門外。甫

啟門。木棍齊下如雨。共計此時人衆。必不能突圍奔出。復扃門而入。殿後圍墻高數丈。二人飛登而逃。不及相約。遂相失。楊麻子沿河而奔。通海則踞坐愚溪橋下。滌洗血污。聞橋上行人紛紛相語。有謂孽報者。有謂奇禍者。更有疑爲盜者。通海聞之。大快。乃獨自入城。至轉角樓。借僧房棲止焉。其僧亦素有淫行。見通海夜半洶洶而來。身帶血腥。即叩其故。通海直告之。僧錯愕失色。久之乃曰。公辛苦矣。得毋飢乎。通海曰。快取酒來。僧殺鷄溫酒以款之。而心惴惴如與虎狼同臥。通海居數日。偵知事經報官嚴緝兇犯。恐久之敗露。乃辭僧去。既去。僧心始安。然亦不敢洩。通海至粵西。始與麻子遇。淹留數年。貲盡。復同歸永州。止於蓮花庵。其住持卽前水竇逃出之僧童。事隔數年。二人不復記憶。而僧童則一見卽識。急奔零陵縣署。稟官掩捕。邑令卽帶同兵役至庵。捕得通海。麻子逸去。回衙取供。通海直承不諱。乃依律詳請斬抵。監禁獄中。司獄呂楚臣見之。大駭。詰得其詳。謀令潛逃。己任其咎。通海曰。大丈夫不以一身累人。況在至交乎。事畢志伸。死吾分也。邑令聞之。嘉歎。謀全其首領。將屆秋決。絕食而死。

譚嚳生曰。余欲上言大辟之條。除情罪重大不赦外。其他能誅不義殺無良者。請從輕減。誠以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者也。若吳之以怨報德。僧之左道宣淫。蓋皆死有餘辜耳。但天下之大。良莠不

齊。通海欲以一身平其不平。此其卒以取死也。然而義俠之名。可與鼎政諸人共不朽矣。至呂楚臣。因吳數語乞憐。遽辭榮讓祿。毅然去之不再計。嗚呼。亦人傑矣哉。

行尸

成都伏虎寺。有僧能咒尸起行。雖千里之遙。數月之久。尸身不壞。有長沙吳總兵。官四川。死於任。其子方謀扶柩歸葬。客言僧術。遂具禮幣函請。僧受聘至。則令擇淨室一區。朝夕誦經。噴法水。如是數日。已乃擇日啓行。以綢帛緊束尸面。戴之笠而納之履。腰繫一絲繩。僧在前牽引之。尸卽起而隨行。至夕停止。設帳幄。令尸靠牆而立。足乘以磚瓦。否則徑行不止。夜仍誦經。噴水。次日將行。撤去磚瓦。自川至楚之洪江。計程千有餘里。閱五六旬。時余宗人光祖。自黔中辦土藥歸。道經洪江。見之不勝駭異。叩總兵之從人。言歷歷不爽。市人觀者駢肩累足。咸嘖嘖稱僧神術。按魏源聖武記云。西藏喇嘛。能爲風雪。役鬼神。川地近藏。或亦彼教之所流傳歟。又云。我朝征緬甸時。令發四川咒術僧隨王師入緬。然則蜀僧之工咒術。由來久矣。

譚曠生曰。世之碌碌無能者。雖生猶死。人諳之爲行尸走肉。亦寓言耳。茲乃真有其事耶。噫。生者旣

已同死。死者又復如生。奇矣。

義勇祠

咸豐十一年。馮大羅陷連城。左帥命林彰義統臺灣兵千餘人以助勦。臺兵勇敢善戰。專用鳥槍。腰插小刀數把。敵遠則燃槍擊之。近則飛刀擲之。皆百發百中。賊畏之如虎。聞其至。輒潰走。其戰法不用大隊。多則四五十人。少至十餘人。零星散處。千餘人可分作數十處。各自爲戰。令賊首尾不能相顧。以此無敵。時賊大隊屯北園。臺兵止五十餘人。恃勇深入。賊瞞兵無後繼。截斷歸路。圍之數匝。堅若銅牆鐵壁。臺兵聚一處。每發一槍。輒殪一人。賊死者相枕籍。呼聲震天地。當時山頂觀戰之人民。莫不縮首咋舌。奈後無援兵。雖能以少擊衆。而賊前者殪。後者進。拚命衝突。終不能出圍。卒至藥盡丸竭。猶各飛小刀。殺數十百人而死。無一降者。是役也。賊雖得臺兵而甘心。而通計死者千餘人。爲之膽破。後人欽臺兵之忠勇。爲立祠於其地。歲時致祭。每將屆祭期。風瀟雨晦之夜。土人往往於河干聞鬼語啾啾焉。先是有善望氣者。指祠基謂人曰。此地殺氣甚盛。不出十年。當爲戰場。時方承平。衆斥爲妄言。至是果驗。

定光移山

余幼適楚。道由雲都。見一山石骨嶙峋。身圓而高。突兀空虛。土人稱之曰油籬寨。相傳此寨昔居閩之連城。而連城豸山。本居於此。定光佛交易之。故至今石上猶有帶縛痕跡。甲午同友人登豸山。話及此事。友人請志之以詩。因作七古一章。其詞曰。浮山忽自會稽徙。太行負去夸娥子。地尙可縮石能驅。何必移山無此理。豸山石骨瘦而奇。玲瓏透闕空青裏。巧妙鑄出造化鑪。畫所不能況雕梓。聞昔定光顯神奇。油籬冠豸易彼此。豸山本居雲之陽。油籬盤踞連之鄙。一夜風雨迅離合。移宮換羽顯神技。挾山超海古云難。茲乃易與折技比。正如太華擘巨靈。何用蜀山開力士。嵐走雲飛去一霎。風吼雷鳴行千里。不憚拔來報往勞。無殊易事通功理。要知鯨戴本暇豫。莫將蚊負肆譏詆。曉來土人悅然驚。迥非廬山真面矣。至今油籬寨下石帶縛之痕猶齒齒。我聞佛法本無私。以羊易牛價難抵。幸哉雲人能尙讓。不然蠻觸爭訟起。從來有功禋祀歆。茲山何獨供大士。無乃賞祿介推遺。豈是論功馮異恥。我登此山心不平。補過所望後人耳。

近五十年見聞錄 卷三

三〇

近五十年見聞錄卷三終

近五十年見聞錄 卷四

連城周運鏞著

一文破家

邑莒溪張某。家富於財。而性極慳吝。日較錙銖。一毛不拔。嘗營居宅。有劉象先者。爲之肩負竹木。得資糊口。一日因奇零五毫之數。劉欲得一文。張執不與。以是相爭。已而張取一文破作兩片。以其半授之。劉忿然而歸。攜資往市升米贍妻子。計其值恰少一文。自念適受張某之辱。不欲欠人一文。以貽訕笑。輾轉無計。往遊博場。奈盧雉無靈。呼之不應。並所得資輸之。歸家竈冷無烟。正增愁結。妻復絮絮交謫於室。劉不堪其聒。毆之。妻夜半自經死。遺一子。纔五歲。不得已。售其居室。草草殯葬訖。欲往營生。而兒啼於室。思留撫字。又枵腹難堪。未幾兒病瘠死。每念釁由張起。謀要路刺殺之。或聞以告。張防衛甚嚴。恨無其間。一日有劫餉重囚。經過其鄉。止宿旅舍。劉聞而造焉。曰。囚可代乎。應曰。何不可之有。願君不捨死耳。劉曰。苟能報仇。吾視死如歸耳。因以其仇告之。且求畫策。囚曰。是不難。俟官取供時。吾委罪於君。君直承焉。而嫁禍於彼。則仇可報而恨可消矣。劉大喜。從之。至縣官陞堂勘問。囚稱事由劉某。已實。

株連復勘。劉曰：身本草野愚民，冒昧無知，陷此大辟，實爲飢寒所驅。今既捕獲，戮死無悔。但贓資尙在，現窩寄張某家，望糾還原贓，得從末減。啣結再生，官於是釋囚收劉，卽籤差迅拘張某。張被官拘，陡如平地驚雷，自顧身未犯法，方冀見官分辨。比至見劉，始知其報怨誣陷，口稱冤枉，官不聽，撈掠之血肉狼籍，不堪其苦。遂自誣服，悉將田宅變賣，未滿其數，淹繫數年。後直指使某公巡按來汀，廉知其事，爲之申雪，及出獄而家無儋石矣。

譚嚙生曰：嗟乎！張某以惜半文之故，傾萬金之家，抑何其愚耶！其平日孳孳爲利，拔毛猶吝，幾謂可長享豐厚矣。卒之怨府已成，家破而身殘，不保。嗚呼！貪夫殉財，可哀也已。

陳其蘭

陳其蘭，邑隔川人。自幼聘妻黃氏，母早喪，父繼娶羅氏，未幾父又死，羅氏悍甚，陳不堪其虐，逃往呂宋，十餘年不歸。老年旣長，美而賢，羅逼令改嫁，女誓不從，因絕其飲食，女針黹謀生，有餘資，輒市香楮，禱祝聖母廟，願佑郎速歸。羅無如何，乃作僞書一封，託名同鄉人與子共客者所寄，云陳已死，女聞之，悲泣不已。屢覓死，卒爲鄰人救免。羅一日謂女曰：人盡夫也，以汝之貌，詎愁無佳婿，何青年自苦如是。且

汝與吾子名雖夫婦。未親枕席。願斤斤然守此不去。毋乃執而不化乎。女受逼不已。請緩須臾而嫁。羅許服滿爲期。其夜女夢神人告曰。汝夫不死。將復團聚。醒而異之。倏忽三年。羅爲改婚於長邑劉姓。託爲己之養女。至期彩輿迎門。盛筵宴客。筵終。御人屢促女升輿。女坐燈下垂淚而言曰。妾生不辰。本欲之死靡他。永矢柏舟之節。徒以時勢所逼。不遂其志。命也如此。夫復何言。正悲泣間。忽聞叩門聲甚厲。衆啟戶出視。非他人。陳也。蓋陳歸至邑城。日已暮。欲止宿。晤鄉人。爲言妻嫁今夕事。以故星夜急歸。在座賓客莫不驚駭。劉家人知女有夫。各踉蹌遁去。羅色愧氣結。不敢出一詞。是夕親鄰令陳與女合。香枕上各述往事。喜極而泣。先是陳在呂宋時。一夜夢一老姥謂之曰。汝可歸矣。旣醒。凶祥莫卜。急謀束裝返梓。及是燕釵如故。鵲鏡尙完。因以夢告女。曰。此皆卿貞操格天所致。向使今夜不歸。則已爲劉家人矣。女亦具述夢徵。計其時日。恰與陳同。各大駭。始知撮合之巧。遭際之奇。皆神佑也。

譚孺生曰。心之所至。鬼神可通。夢寐之告。神爲之實。心爲之耳。故心可通神。神役於心。而使陳歸不先不後。以成此奇緣奇事也。吾願世之求神者。當返而求諸心焉。

投生素債

邑姑田里有余門言者。兄弟三人同居。家素饒裕。門言爲長。錢穀皆其所司。私積數千金。不令弟知。寄存戚好童鳳家。旣而異居析爨。乃向童取回。童不肯承。反裂眦怒詈曰。君顛狂耶。得毋居我奇貨而圖虎噬耶。余忿欲與爭。而心恐弟知。憤然歸家。悒悒而病。竟抱恨以死。一夜童於廳事會計。忽見余自外來。顏色慘戚。竟入內室。心殊驚怖。俄而婢報妻生子。心知是余來索債。三朝命名閻。蓋合門言二字爲一也。然心常惴惴。不欲見兒。年餘乳娘抱兒戲庭中。童見之。接抱手中。忽憶前事。猛擲兒地上。實欲死之也。而兒竟不死。惟滾地啼號。乳娘大驚。急抱兒走避。妻聞兒被擲。奔出泣且罵曰。黑心賊。兒何知而觸犯於汝耶。謂爲不肖耶。孩提之童。焉知其必不成立者。我年將半百。祇此一線。若有不諱。定不與老賊俱生。言訖。呼天搶地。哽咽不能成聲。惟扭童頭亂撞。童語塞氣結。面色如土。又不敢直言其故。任妻責數而已。家人奔集勸沮。解釋百端。拽妻入房。童自是不敢復萌殺兒念。兒漸長。好揮霍。視金錢如泥沙。或不繼。妻輒解私囊與之。不令童知。後童老病。家亦漸困。始向妻言其事。童旣死。閻益肆淫賭。數年間貧無立錫。錫珍姪家姑田里。猶逮見閻。蓋幡然一老叟。常爲人役賤務云。

譚嚙生曰。悖而入者悖而出。童不過爲余空守一場已耳。嗟乎。一時之貪得。雖甚快心。他日之償還。

不堪回首。況本償未足。或更增之息焉。人亦何樂而爲此也。

怔忡令

永安陳某。令於湖北時。有市肆某豪。夜半爲人殺死。罄捲貲財而去。次日報官緝捕。兇犯不獲。豪故世家。姻戚多居顯要。乃復控於上憲。責陳因循玩縱。飭令務獲兇犯。陳逼於憲命。日比差勒捕。差不堪其苦。共商將某甲拘報。蓋甲乃市中賣點心者。每夜必三更後始歇業。與豪同街。或有疑之者。差恐至期又干嚴比。遂指爲真犯。聊以塞責。既拘至。陳嚴刑糾贓。甲曰。冤哉。某以是夜死。余三更後猶在市上。人多見之。似此李代桃僵。雖死不甘。陳頗知爲枉。而難以復憲命。給之曰。爾今暫承。吾終爲爾申雪。甲不信。陳指天誓曰。決不相欺。爾如不承。亦死撈掠。甲遂自誣服。遂照強盜殺人律。擬以大辟。讞上。奉部覆就地正法。及秋決。陳陞堂點役。命押赴市行刑。甲大哭曰。公原許以不死。今竟何如。吾死必爲厲鬼。以報。陳自覺殊負前言。然事已無救。忽然心中一驚。遂得怔忡之疾。日數作。醫不能治。乃報病辭官回籍。夜間尤甚。必糾合家人環守。達旦始能安枕。否則驚叫百端。如見有鬼物立面前來索命者。終身不愈。常對人言不諱。璞山姪嘗晤其人。爲余言之。諱其名。

譚巖生曰。怔忡之疾。此陳良心發動也。幸甲死而無知耳。不然抱恨夜台。含冤莫白。有不索報於陳者乎。其得久病不死。亦幸矣哉。草菅人命者。可以知所警矣。

乩卜

長邑羅坊。其土人多習乩卜。有某生夜集同人。扶鸞降神。值關帝廟落成。求神作楹聯。中有名體乾。至剛秉良者。咸在座。乩書云。體乾道以成能。至剛至大。秉良心而立世。至此忽停筆。聞剝啄叩門聲。乩復書云。爲僕爲豪。衆啟門視之。乃同社爲僕也。一座驚歎。不奇於屬對。而奇於預知爲僕之來也。又一夜。衆召乩。時文社命題是日無見也。井上衆畏其難。求仙代作一篇。乩書云。此題應用何法。吾所不解。衆竊笑之。乩書云。吾本明時永樂間秀才。懷才不第。鬱鬱以死。上帝憐吾生前清正。命主爾鄉文昌宮香火。生時未見有割截書句如此題者。衆問神可代乎。書曰。與陽世等耳。卽如文昌祠遍天下。必待帝君親往。雖化身千百。亦不暇給。已復書曰。爾等可揀今時截搭文一篇。使吾觀之。以爲程式。衆取文呈案上。良久。乩忽振筆疾書。頃刻而成。衆讀之。鈎結合法。帶渡有情。所用智井無源。及坐井觀天等典故。天然巧合。莫不驚服。復問今科長邑中幾人。書不中。及榜發。得一人。始悟不字分之爲一個。蓋拆字謎也。

先是衆人約赴省試。叩仙求示休咎。乩書曰：天機勿洩。內有某生者。堅請不已。乩書曰：君其問諸衆。不解。後舟至水口河濱。某生墜水溺死。衆始憶乩詞用左傳君其問諸水濱語。不欲明言。故藏却末二字。以爲後日之驗也。友人羅文川曰：習乩術者。得明白通達之人爲之更易。若其人素通文理。則乩詞倍覺精彩。蓋神恆借人心之靈以爲靈云。

神指迷路

咸豐十年。徐樹銘先生督學閩中。按臨汀郡。時馮大羅自湖南越江西境。竄入閩地。謀襲汀州。先伏賊數百人於郡城。假飾商賈衣裝。先生聞江西兵警。以汀州接壤。欲暫返省垣。汀守某。誇先生以汀郡兵精糧足。賊不敢正眼窺。乃定期考試焉。一日。方在場中校射。忽考棚外伏賊大起。殺聲震天。欲突入文場。有武童數百人。皆引弓持滿。外向賊不敢直入。未幾。武童各散走。賊遂入場。武巡捕某君手持大刀。護先生入後院。賊大至。某君且戰且走。退至墻下。乘先生以肩。得越墻逃出。某君死之。一時城中人民紛紛驚逃。先生棄靴襪而走。不知何往而可。聞連城在郡東南。極力奔之。迷路。誤入深山。夕陽將墜。徬徨無計。遇一老人。牽一馬來。見先生。卽授以騎。導之出。得至羅坑旅館。方欲問老人姓名。忽不見。始知

爲神。錯愕良久。乃召村中紳士而告之。衆人知爲學使。各贈貲裝。傳車至連城姑田。主余龍章叔祖家。爲募勇丁數十人護送回省。汀守合家被虜。有女姿貌甚美。賊取爲僞妃。後據連城。爲王師所敗。棄城去。汀守謀遁。方出水西門。官兵以爲賊。殺之。吁。玩寇殃民。死其宜矣。方賊之未至也。每夜城中居民頻聞鬼哭。識者以爲不祥。至是乃驗。

譚嚳生曰。伏賊初起時。衆聞喊殺之聲。始如夢醒。以爲自天而降也。邑有黃生赴試郡中。是日烹洋烟一瓶。方欲開燈。賊潛至背後。扯其髮辮。黃以爲同人也。曰。勿兒戲。辛苦半天。讓我歇歇罷。賊又以刀礪頸。黃厲聲曰。賊殺奴。恁冰冷物。休惡作劇。賊笑以刀脊重擊其背。回顧方知爲賊。不覺失驚。手中烟瓶。鏘然墜地。蓋由承平日久。人咸怠懈不備故也。彼庸守平日置兵事於不問。猶復妄誇強大。卒爲敵乘。身亡而辱及所生。實自貽其禍耳。

西河使者

邑西張坊民婦。貌妍麗而性好清潔。夫亡。與姑相依。一日忽有青衣人致語曰。主人夜過訪。更深悄然。欲方就枕。一丈夫岸然自外入。劍佩雄冠。身衣鱗袍。容貌魁梧。婦驚起欲號。丈夫止之曰。勿爾。予與卿

有夙緣。特來相就耳。從我無憂貧餒也。婦頰顏無語。俄而携手登床。極雲雨之歡。將曉乃去。自是夜來明去。以爲常。時有所需。一呼卽至。嘗夜飲。良醞美饌。紛陳几上。熱氣蒸騰。如新出於庖。所贈青蚨。皆唐宋以前紀元。非近今物。居二年餘。一夕歎歎不樂。謂婦曰。與卿緣盡。逝將去此。問何往。曰。上帝命吾爲使者。巡視西河。限期嚴迫。不敢久淹。遂命酒痛飲。臨去復贈朱提數錠。紅綾數尺。囑曰。如相愛念。可持綾巾展玩。如吾在目前也。情好有年。毋吝玉趾。送我數武。婦洒涕送出門外。至蒿里山。見驪從紛紛來。迓始分手而別。遂不見耳。畔隱聞鳴鉦喝道之聲。良久乃已。於是月挂松梢。蟲鳴四野。孤影徬徨。觸景傷感。含淚而返。未數武。忽昏暈顛仆。迨曙始醒。則身臥古墓耳。旣歸。向人述其異。漸出所贈金置田產。家以小康。同年張壽朋。與婦同鄉。言之最詳。

譚嚙生曰。鬼佔人妻。已難逃夫陰譴。神淫民婦。反榮荷夫帝褒。此理殊不可解。豈緣之所在。上帝所不深究者歟。

獨脚公

連城僻在萬山中。常有妖異祟人。婦女但聞其聲。罕見其形。俗稱爲獨脚公。或云卽蒲松齡聊齋誌異

中之五通。萬生誅其四而遺一。後復爲人斷其一足。故名曰獨脚。然不可考。光緒癸巳六月。邑之席湖營有傅某者。妻邱氏。年已及笄。貌頗風雅。夜寢。朦朧似與人交。覺無所見。自此無夕不然。偶手觸之。茸茸然毛物也。夫與同寢。比醒。臥床下。問其所以。茫然不知。家中食物。時時失去。常啟甌。見中有鷄子。問之家人。不知也。一轉瞬而鷄子亡矣。會有客至。肴饌既陳。客登席而杯盤已空空。如是不一。久漸露形。乃一美少年。然惟女能見之。他人弗睹也。時或以物歸。然皆不甚貴重者。如瓜菜之類。女嘗命怪取金銀。曰。金銀所在。有神司之。不似瓜菜之易取也。傅苦其擾。僧道巫覡日盈門。而終不能驅遣。傅母欲掩執之。與女計定。至夜怪來。女大呼傅母。爇火操刀而往。比至無所見。嗣是祟益甚。東室無故火起。纔往撲滅。西室又起。竟焚屋三間。其鄰羅任勳向怪哀求曰。彼傅某開罪大仙。責之誠是。但吾等與彼爲鄰。無辜受累。望息祝融之炬。免池魚之殃。怪始不復繼火。惟時以穢物置飯中。而不可食。傅不得已。遣女歸寧。旣行。覺有物瑟瑟然從其後者。路經一神壇。聲忽止。女至父母家。其夜無恙。方喜怪從此絕。倏聞其鄰患怪。女父母以爲坦腹他家。無復睠懷舊好矣。越數日。怪又來。女問何遲也。答云。以避神壇故。誤投他家耳。父大懼。復遣男還鄉中。博識者聞怪有避神之言。謀令具詞而訴於境內社神。怪乃絕。傅恐

其患之復萌也。嫁邱氏爲東鄉人妾焉。後竟無他異。

譚嚙生曰。避神迂道。一語明示人以所畏。故人亦因所畏而投之。此怪之疎也。聞之獨脚公有貧富二種。貧者竊其家之財以去。富者竊他人之財以來。噫。爲怪猶分貧富。亦理之不可解者也。譚嚙生曰。後閱

五音集韻云。魍獨足鬼。出汀州。據此則獨足公之名。由來已久。非萬生所遺之一通也。

倒旗

閩地賭風最盛。而莫盛於花會之賭。求神禱鬼。占夢徵謠。闔境紛紛。如醉似狂。有所謂倒旗者。爲紙旗三十六面。而書花會名號於旗上。前一夜齋往深山窮谷。鬼窟神叢之間。乃焚香爇燭。殺鷄犬陳酒菓。豎旗於地而禱奠之。然後歸。待旦往驗其旗。有失去不全。或倒仆於地者。卽查係何名號。以之占壓。如射覆然。每多奇中。然此事殊危險怖人。吾鄉某甲。遊閒好博。囊貲輸盡。計無所出。不得已爲倒旗之謀。近鄉有一山。叢林深昧。昔鄉人避亂於此。爲寇搜殺甚衆。樵牧者每當陰雨晦冥。輒聞鬼哭。甲深夜至其地。時月上遠峯。狐鳴深谷。心頗疑懼。方割鷄豎旗。忽見前山一巨人。高與天齊。跨山越澗而來。其行甚速。每一舉足。輒里許。瞬息間已至面前。一陣狂風。燈獨盡滅。甲驚顛。汗流浹背。欲走不能。只得匍匐。

草間屏息待命。巨人取鷄裂而啖之。復傾壺入口。一飲立盡。隨手拔一旗。納諸袖中而去。久之甲驚魂始定。收拾餘旗。急尋歸路。回意巨人形狀。心尙怖悸。極力奔馳。身屢顛蹶。及至家。視拔去旗。係某號。次日竭貲得數千。以某號爲孤注。因得贏錢百餘千。從此戒賭。不敢復萌倒旗想矣。

華公

邑江坊境內有一社壇。建自上世。其神甚靈。人有仇怨不能伸者。具牲餼詣壇禱告。而竊取仇人衣服。或剪紙作人形。書其姓名甲子於上。以針刺之。埋壇之左右。刺心者病心。刺眼耳手足者病亦如之。又以鐵釘釘壇之樹。其人旋病。魂卽永著於此。任醫不瘳。以是愚夫愚婦。奔走禱求。爭爲咒禁。以中傷人者。往來不絕。邑令華公鍾祥。適經其地。聞從人語及此事。大怒。命毀其壇。村中耆老咸來諫阻。公不聽。卒仆其碑。伐其壇樹。而焚之。灰中檢得鐵釘數百斤。公指神厲聲言曰。吾與若雖幽明殊途。而皆有民社之責。若惟貪營口腹。徇私害人。是不待教而誅者。果其有神能禍福人。請卽仇余。余不汝懼也。言已。升輿鳴鑼。喝道而歸。後公頭額爲石誤傷。勢甚危殆。家人疑神爲禍。將往求解。公聞之。怒加訶責。乃不敢往。竟以疾甚而卒。

譚嚙生曰。此與國朝江寧巡撫湯斌毀五通神像。投畀江中。同一卓識。苟非見理明。信道篤。則當病勢阡危。幾何不如述異記中所載金谿令陸瑤林。得罪青蛙神而病。躬往祀之耶。壯哉公也。可謂不爲邪惑者矣。若以公不得善終爲神降禍。則生死之權。操之於天。彼梁皇好佛。終教餓死臺城。漢武祠仙。未獲身遊蓬島。其又謂之何哉。

童子兵

咸豐十一年。馮大羅襲連城。據之時。清流笛坑鄉人。結伴登豐山進香。既歸。神忽附人言。自稱歐陽真仙。命鄉人團練殺賊。且教以戰法。刀劍火礮不能傷。嘗令人止百步外。燃槍擊之。應手而倒。果大驚。以爲中槍死矣。近視躍然而起。手中持彈子二枚。其靈異類如此。因號曰童子兵。蓋汀俗稱降神巫爲童子也。一日馮輕騎出掠。猝遇童子兵。與戰敗走。童子兵追及。以長刀拗之。顛墜馬下而死。羣賊昇尸歸。決計報仇。謀知爲神術。預備犬血穢物。明日大隊至笛坑。童子兵不過三十餘人。迎戰被圍數重。投以穢物。術不復靈。皆遇害。尸剝爲泥。諸童子無一得免者。江道章笛坑人。聞其縷述如此。

饒鐵杖

饒萬邑東鄉之樵人也。有勇力。樵杖以鐵爲之。人因稱爲饒鐵杖。一日入山采薪。遇大雨。入破廟避之。至暮。傾盆不止。因寄宿神座下。更深雨歇。皎月東升。羣籟皆寂。忽聞咆哮之聲。自遠而近。月影中見一斑斕巨虎。入廟據地匍匐。似有請求狀。饒屏息斂氣。伏不敢動。而靜聽焉。聞神謂之曰。明日午刻山下有白衣服而過者。汝其攫噬之。虎乃叩首而去。饒心甚駭異。早起至山麓靜候。久無所見。亭午果有一客來。服色如神言。比至山麓。忽腥風一陣。山半突出一虎。啣客而去。饒手持鐵杖追擊虎。立斃之。客死去良久。乃甦。驚魂既定。開目見饒。叩謝不遑。饒以夜所見語客。邀至破廟。指神而責數之曰。吾聞神者聰明正直。而降福於民者也。故有功德則祀汝。何方妖魅。竊據此位。不思爲民捍禦災患。保障一方。乃反縱虎噬人。殊違上帝好生之意。可速避三舍。毋溷乃公。杖起神像粉碎。因踞其上。笑曰。今後此位合讓吾居之。良久無語。客近視。蓋已玉筍雙垂。端坐羽化矣。客奔告山下居民。集視者如堵。共釀金貲。重新廟宇。肖饒像而祀之。手持鐵杖。旁一虎蹲伏。凜然如生。至今其處。人畜永無虎患。

黃腰狐二則

連城山中有黃腰狐。重不過七八斤。山獸一見。則延頸授命。匍匐不敢動。任其攫噬而去。雖麋鹿之大。

亦爲所制。蓋此狐遇諸獸。則旋溺一周。獸聞溺氣。足疲軟。不復能行。又身輕捷。或躍登獸背。或躍踞獸頂。無所施其爪牙。以此橫行山中。擇肥而噬。不啻山君之尊。而尤善捕蛇。有林豹者。早起負鍤往田間。聞若有人絮語者。微窺之。則山下有黃腰狐四五頭。啾啾共語。又視其下有蛇大如杵。盤臥草間。始悟群狐聚謀噬蛇也。因屏息不動。以覘其異。群狐趑趄不前。若相推讓先後者。良久一小狐直前。齧蛇領。群狐奔赴之。頃刻蛇身斷爲四五段。各啣之而走。前小狐因用力過猛。饑甚。喘息呼呼。伏地久之。始啣蛇首去。林思之不覺失笑。蓋先奔齧者。用力多而得肉少。老狐奸猾。預知故各推讓不前。小狐鹵莽。奔赴終爲所欺耳。

黃腰狐其二

黃腰狐最嗜蜂。其捕之之術。尤詭變不測。僧常亮言。其幼時耕於田間。見一黃腰狐。以爪抓爬田墜。缺口。心以爲狐捕魚也。伏林中窺之。俄田水流溢。頃刻而涸。狐不捕魚。而以身浴於爛泥。遍體糊塗。不解其故。乃坐待而徐覘之。狐浴訖。登山巔曝之。既乾。復浴。復曝。如此數次。身上泥厚寸許。如負塗之豕。乃猱升樹杪上。有蜂房大如盤。以爪抉房頂繫處。房動。蜂紛紛飛集。狐身幾遍。而泥厚。螫之不能入。已而

房墜地。狐乃下樹。取蜂房。擊之。而食其子。

牛鬼報恩

族人天寶。嘗畜一牛。令幼子牧之。一日。有虎欲噬童。童匿牛腹下。時有樵者在對面山上觀之。見虎以爪攫童。牛鳴嘶跳躍。角觸虎而遮護之。虎不敢遽近。而牛身拙笨。終遜虎靈便。童竟爲虎攫去。牛直奔回家。家人見牛不見童。疑之。以童身不離牛者也。急往牧場尋之。遇樵者。以兒被虎噬狀告之。荷戈追覓。已無及矣。由是愛牛如子。豢養十餘年。後牛病死。瘞之。署其碑曰牛塚。春秋致祭。馮大羅陷連時。一夕。縱賊搜掠村莊。天寶偕家人逃伏深山。其夕回家守視器物。因留宿。夢牛以角三觸之。忽驚醒。聞人馬奔馳聲。急起出屋外視之。賊已將至村中。疾奔得免。乃悟牛鬼報恩也。

儼神

清邑李祥。客衡州。賣絲烟爲業。值城中回祿之變。延燒甚廣。李以救焚入一家。見廳事中有大木箱。緘封甚固。以爲財寶。昇之歸店。及啟視。則皆優人冠服。有鬼面具數十張。不測何用。又不敢質明於人。心頗惶惑。後歇業歸家。並將此箱帶回。一夜李忽身發潮熱。亂言曰。我等儼神也。衡俗每逢歲首。輒磔

攘大儼冠我冠。衣我衣。貌我貌。以驅除瘟疫不祥。爾今攜我等來。闖跋涉長途。備嘗辛苦。而久錮箱中。使終歲不得一覩天日。懊悶欲死。罪何可宥。家人聞而大驚。匍匐哀禱曰。久瀆尊神。實由冒昧無知。惟求諒宥。後此每逢歲首。當如衡俗。大儼一次。以贖前愆。何如。良久曰。如此便恕之。言畢。李仆地。忽如夢醒。病霍然已。所言不復記憶。後值新歲。則啟其箱。服其冠服。戴其面具。扮爲天神冥曹等形像。又有牙森列戟。目爛雙燈。如牛首阿旁者。奇形怪相。怵目驚心。鼓樂隨行。遍遊鄉中。已卸裝。仍納箱中。藏諸祠堂。子孫沿爲故事。咸豐時值寇亂。不暇舉行。其年疾疫大作。死亡相枕籍。衆大懼。復補行之。鄉人賴安。

碧落碑

族姪家琪。赴光緒己丑鄉試。祀神而行。其家人燃串炮送之。噓剝數聲。忽中斷而止。旣又燃之。家琪以爲不祥。心殊怏怏。是科登賢書。連捷進士。比至家而卒。或解之曰。串炮串字。其文有連中之象。然而熄。熄而又燃者。中而又中也。串燃旣盡。而聲光永熄矣。初。家琪友人吳致康。素工書法。名重藝林。一夜就寢。有吏牽玉驄馬來迎。曰。有勅召先生。問何事。吏不語。遂騎而往。至一處。煙霞蔚麗。樓閣亘天。未幾入一門。見家琪偕族弟式金。自內而出。吳問此何處所。君二人何由來。此式金曰。此碧落宮也。邇因白玉

樓落成。吾在此供奉繪事。指家琪曰。渠奉招撰碧落碑。今公事已了却。故辭歸。君方草創。須留此旦夕耳。言罷別去。吳既入其中。碧宇朱甍。繡栴雲楣。玫瑰鋪地。丹青塗壁。綺麗不可言狀。有古衣冠數人。見吳至。齊起立致詢已。卽有吏人陳設文房器具。出文稿置案上。命書之。吳取視。卽琪所撰之碧落碑文。遂據案臨池。每書一字。吏輒以紙掩之。不能窺其全文也。次日書成而歸。前吏送至門外。下視雲海蒼茫。其深無底。方僂卻步。吏自後以手推之。忽失足下陷。豁然驚醒。始知爲夢。他日晤家琪式金二人。具述其夢。共稱奇事。次年家琪式金相繼而卒。

駝背巫

有巫來村中。駝背跛足。莫知其姓名。鄉里咸稱爲駝背。巫能卜而決疑。不藥而愈病。所言禍福因果。皆有至理。嘗云。人生根莖。皆自前世種來。如草木然。前世得吉地。則此生榮盛。前世得凶地。則此生搖落。有某乙者。素患心痛。詣巫求醫。巫深夜焚香於鼎。爇燭於臺。鼓聲逢逢然。鑼聲鏗鏗然。婆娑庭中。作諸舞態。又執指書符。禹步誦咒。而滿口皆官話。呢喃如燕子。語不可辨。已乃伏案上。約食頃。忽起拍案而言曰。噫。甚矣。憊。吾爲汝謀至矣。初到城隍文案司處。爲君查夙命冊。適值東嶽大帝奉玉勅。以普天

下人數繁多。而夙命冊皆司於各城隍。恐其間或有訛漏。所關非小。特命大帝將此冊另備一分存照。以便稽查。今冊尙在大帝所。一俟繕寫既成。始將原冊發回。不得已又往東嶽謁典籍者。乃得顛末。君前生爲同鄉黃某。死而無嗣。葬於西山之麓。棺已朽敗。屍胸爲樹根穿入。今君患心痛。職此之由。如欲痊愈。須去其樹根。而別葬之。乙以其言訪於前輩。果有黃某。死已四十餘年。並詢墓所在。遂具美材。擇日發塚。及啟棺。果如巫言。乃拔去樹根。而遷其骸。葬於高岡。乙病旋愈。

虎怪

芷溪楊某。負販爲業。恆往來於長連間。一日郵亭小憩。一人先在其中。見楊卽起讓坐。與語言辭豪放。因相契洽。訂爲昆季。其人曰。弟家離此不遠。望枉駕惠顧。以便他日造訪。楊從之。行里許。至其家。斗室光潔。兩壁懸獸革甚多。而家中更無他人。已而具酒肴相款。鹿脯豚蹄。雜陳滿几。意甚殷渥。時暮色籠煙。欲歸則門已下鑰。乃曰。甫識清揚。便荷隆施。情何以安。其人曰。四海皆兄弟。況忝列蘭譜。卽誼同骨肉。自慚倉卒。無以款待。吾兄。毋拘客氣可耳。楊曰。弟家無妻室而有老母。性喜賓客。今旣誼屬通家。兄暇時萬望移玉光臨。寒舍。其人許之。且別而歸。具爲母述之。母以子得良友。喜曰。禮尙往來。汝須邀彼。

一至。稍盡報施之道。他日又經其地。遇其人於道。復強留宿。楊曰。適聞郡中某物可居。須趁速采辦。容歸時再領教。其人不聽。代負行李先行。既至。接待殷渥如前日。楊曰。曩吾兄許駕過蓬門。乃遲久不至。豈以弟爲不屑締交耶。屢擾兵厨。自念有施無報。歉仄奚似。其人乃約某日奉訪。楊歸。至期。殺鷄爲黍以待。至暮不來。自後楊每至其地。輒迂道而行。一日又遇之。笑曰。人爭捷徑。兄樂紆程。何其不憚勞苦如是耶。楊責其爽約。答曰。邇日實因俗務阻攔。是以將行復止。自慚失信。有愧巨卿。今請留蝸居一宿。明日偕兄登堂拜母。何如。楊不復辭。次日偕與俱來。比至門。令先入報母。及再出。杳無其人。大駭。忽而頭眩目昏。頹然顛仆。母急扶登榻上。是夜寒熱俱作。瞽亂中見其人。狀貌兇惡。迥異平日。大懼。怪直前。挾楊於腋以行。如提嬰兒。急號救命。母並不聞。惟見其口中咿啞如夢魘狀。俄經鄰鄉一社壇。忽見門庭廠然。非復前日湫隘。中有一人。置冠案上。臥榻吸洋煙。皂隸數人。皆垂手鵠立以俟。楊知爲社神。大聲呼救。神離榻走立門外。手猶持煙槍。睨而視之。乃返身入室。語從者曰。此境外人。非所轄。不必理他。怪展步趨行。途遇友人黃某。素武勇。楊急號呼曰。黃兄救我。黃握拳透爪。望怪奔赴。怪揮以手。顛仆路旁而去之。又數里。其地有赤脚神廟。神甚靈。遠近禱求者踵相接。楊復號呼。其神聞聲出視。美髯跣

足。一偉丈夫也。見怪叱之曰。何得傷害人命。橫行至此。怪不顧。且行且語曰。各幹其事。與汝何涉。神大怒。顧命牛首吏役。速擒怪來。既至。滔滔置辯不屈。且云。爾我夙無仇怨。何爲見阻。神曰。汝欺我職小。權輕耶。乃取案頭筆書牒詞。命吏役將怪與楊。解送黃山大神臺前施行。怪始惶恐。哀求釋放。願改過自新。神不聽。吏役以索繫其頸。牽之以行。未幾至一處。宮闕巍然。高接霄漢。役投文訖。內有皂衣人出。傳呼命入。殿上坐袞冕王者。氣象威猛。旁有首戴雉尾冠。額銜虎頭巾。人侍立。殿下人無數。皆披甲佩劍。怪戰縮伏階下。楊跪其旁。王者問楊因何遇怪。楊以郵亭留宿顛末。覩縷詳述。王者大怒曰。汝本悍然獸類。毫無夙根。既伐毛換骨。得化人身。自應勉行善事。保護生靈。今乃誘害行人。計圖飽噬。兇頑不改。仍踵前愆。罪在不赦。喝曰。孽畜速返原身。怪忽化爲虎。王者命押禁老虎岩。永不釋放。已謂楊曰。汝前者三宿怪家。幸命宮尙旺。不然早葬其腹矣。楊請示其故。曰。凡怪噬人。必乘命宮凶日。如甲命生亥旺卯。墓未旺位。以前怪不敢逞。至衰病死墓絕等日。乃得遂其欲也。楊叩謝歸家。如夢初覺。爲母述其事。泣曰。母何忍心任兒呼號不一援手也。母曰。此爾之魂神所爲。事同夢寐。吾焉知耶。他日黃葉來。一見卽曰。曩夜不能勝怪。致罹驚恐。殊深慚怍。楊驚問之。蓋其夜黃亦夢因救己爲怪推仆也。楊榮波述。

金蠶

閩地有金蠶。中其毒者輒死。其鬼供主人役使如佞。種此毒者。於端午日置百蟲於匣中。封蓋埋地下。諸蟲強凌弱。大欺小。相爲吞噬。至明歲端午啓視之。僅得一蟲。大抵蛇與蜈蚣居多。乃以食物飼之。取其糞以毒人。畜毒之人。必先當天焚香立誓。以幾年爲期。期滿將金蠶置篋中。並資以金而送之。或不知者誤拾取之。鬼卽相隨。不毒人不已。以此輾轉相送。謂之嫁金蠶。其金謂之陪嫁金。畜此者始則小康。而終歸絕滅。蓋亦上天之所不容者耳。凡中金蠶毒者。其解之之法。須蓄毒之人。取其家無論何等食物。予病者食之。卽愈。然必須其人自予。他人取之不驗也。以故中毒者苟知病所由致。詣其家哀求解禳。渠初不肯承應。被纏逼不已。故爲厭惡無奈何狀。怒取食物予食。而病立解。或值下毒期。苟無人可毒。雖親戚不免。違則其鬼卽出而爲厲。蓋必毒人代役。始能投生也。龍岩有曾翁者。於途中拾得一箱。啟視之中有銀廿餘兩。攜之而歸。其夜有少年來勒翁。當天焚香設誓。訂下毒之期。翁始知爲金蠶鬼。極力拒之。鬼糾纏不得脫。不得已從之。一日其婿來。值下毒之期。鬼潛以毒置飲食中。婿歸。腹痛欲死。翁急爲解之。鬼大怒。讓翁。翁曰。吾女以婿爲天。況又無子。庸可毒乎。後屆期。又值其外甥至。甥歸亦

病翁復爲解之。是夜鬼大吵鬧。合家不得安枕。翁謂鬼曰。吾婦少寡。止有此子。今中毒而死。嗣絕矣。總之此等害人之事。吾實不樂爲之。今與汝相商。願將前銀璧還。請去而之。他若何。鬼曰。自吾來汝家。田產日增。乃頓忘息壤。至今未毒一人。如欲吾去此。除本銀外。須加息三分。否則難以干休。翁於是握珠盤而算。至是該償還銀二百餘兩。乃鬻其田產。將金納箱中。仍送至原處而遣之。

譚嚳生曰。種畜金蠶以毒殺人者也。嘗聞呂宋土人有咒牛皮火腿法。能咒之縮小如沙。誤吞之。腹鼓脹如牛。不禳則死。又西南徼外蠻募地方。其人能以木石換人心肝。此以術殺人者也。天地好生。若輩乃逆之而以殺人爲事。其有不爲鬼神誅譴者乎。

巨蛇

傭人羅某。滿臉癩痕。如燒灼。余怪而問之。答云。幼時同羣兒入赤屋村亂山中采薪。憩大樹下。見地有孔如盃大。煙氣騰騰。伏而窺之。忽崩然一聲。地孔裂開。余驚仆於地。羣兒見煙霧中一巨蛇。身長六七丈許。疾奔而去。勢如風雨。余良久始甦。其蛇無所歸。蟠臥近村田中。村人患之。集衆燃巨炮擊之。蛇中炮。滾躍旋轉。聲如巨木摧折。久之乃死。禾稼數十畝。悉爲蹂躪。村人取肉烹之。重五百餘觔。余歸後面

日爲蛇毒薰蒸。潰爛成瘡。經年乃愈。故至今面上猶有癩痕。此乃蛇坏蟄穴中多年。地面爲風雨漂蕩剝蝕。漸露其孔。蛇窺見天光不安。故衝穴破土而出。羅某恰值之耳。或窺其中。巢大如屋焉。

人蛟

蜀人某乙。聘董翁女爲妻。一日以事過翁家。值翁外出。女年十七。以身未過門。不便見壻。乃請鄰叟款待。前一日。董翁入山得一蛋。大如碗。以爲鳥卵。拾之而歸。女思山村不及市脯。卽烹蛋以供壻。食次。忽天大雷雨。乙聞聲失箸遽起。蹲身於地。足隨沒地尺許。雷又鳴。又沒。頃刻間。乙全身皆沒入地中矣。鄰叟大驚。不測何故。急呼女出。告之。女駭怖無策。惟掩面而泣。已而董翁歸。詢知其事。急使人報壻家。壻家疑女因姦殺壻。遂告官。官拘鄰里集訊。皆言女貞靜無他。及詰女。女涕泣歷述其由。官詰蛋形狀。女言形無異常蛋。惟面有黑點。色青碧而大耳。官懷疑不能決。及聞是日雷雨。恍然悟曰。是矣。此必蛟卵也。蓋蛟本蛇雉相交而生。性畏雷。值雷鳴則卵滾陷入地。雷鳴久。卵深入黃泉。其大如甕。因至翁家相視。詢乙沒處。使人掘地。未數尺。見乙盤坐其中。遍身生鱗。目直視而口不能言。官恐其爲害。積薪焚之。追聘禮還乙家。而聽女改嫁。以事屬創聞。讞於上官。而達部焉。真修姪述。

鬼妾

寧化伊秉綬。故貴介公子。少年登第。才名譟一時。金陵有吳姓女。名腕蘭者。愛讀伊詩。尤喜其書法。女紅之外。極意摹倣。私願欲一見其人而不可得。及伊典試江南。進闈遊簾之日。女得一面。歸而中情繾綣。魂夢不忘。由此得病。芳體日就羸。遂至大漸。囑父母曰。吾以愛伊公詩字。自恨不能從遊講席。沾被春風化雨。非有私情也。今病至此。料不能起。吾死後墳墓須向東南。庶幾魂魄相望也。後伊考竣歸舟。至彭蠡。夜闌坐艙中。秉燭觀書。見案上有一花箋。取視。則五古一首。詞曰。妾本良家女。生長深閨中。平生好吟咏。書法亦粗工。豈無名宿師。推服尤在公。自恨裙釵身。無由几席從。悠悠抱此願。鬱鬱遂以終。不憚途修阻。千里隨行蹤。行蹤既已得。赳赳又慚儂。誠恐薄懷春。下體棄菲葑。幽明兩相隔。此情孰爲通。倘蒙收陋質。黃泉來春風。伊讀畢大駭。念此箋何來。方欲呼問從僕。舉首見燈前一女子。若卽若離。彷彿甚美。近視果美甚。乃問之曰。詩箋汝所貽乎。女子曰。然也。因叩其居里姓名。女一一縷述已。泣曰。妾願從公之誠。至死不渝。惟公哀憐。毋以人鬼殊途。而拒絕之。則捧書冊。備洒掃之餘。或蒙提命而受教益也。伊首肯。因留伴寢。女赧然曰。妾願相從者。非以枕席之愛。蓋將以公爲師承也。伊曰。男女歡

愛人所不免。卽以鴛帳而爲絳帳。何害焉。女低首無語。因抱之上牀。狎暱備至。次日解纜。遂偕之歸。每值月夕花朝。輒命題分韻。相爲唱酬。人來求伊書者。或事冗。則命女代書。而署己名。人多不辨。故世傳伊有鬼妾。

陰差

有張誠者。素走無常。每睡數日不醒。自云爲邑城隍神差役。往往與同儕至所屬拘人魂魄。弱者易於拘致。强者每多抗拒。或至遲久始獲。世人咸云牛首夜叉。其實乃假面具。凡陰差半生人爲之。面貌不甚懸殊。值奉票拘人。將至其處。始取假面具戴之。便覺猙獰可怖。或以夜來所拘某某告人。未幾其人果死。然城隍已知之。輒痛加扑責。比醒。皮肉青黑。自後不敢輕洩。

譚嚙生曰。人誚惡人狀貌可畏爲鬼面。今聆誠言。鬼面仍爲假借。吁。茫茫宇宙。何處尋廬山真面也哉。

豪女

粵中某村。平田萬頃。井然如野。昔廖瑀過此。流連久之。曰。此棋局形也。旣得穴所。潛留記而去。後人因

名其地爲棋盤墟。富室鍾翁。有田在墟內。農人華家祥。稅而佃之。值年歲豐稔。穀滿篝車。因請於翁。築廬而居。以便耕牧。翁首肯。及興工得廖所埋碑記。知穴場幸獲。祕之。未幾。生一子。名曰其琛。髫齡送詣學塾。性穎慧。年十二。已能文。塾師吳明經。歎賞其才。謂家祥曰。此君家千里駒也。有子如是。何憂長貧賤哉。鍾翁有女美。而未學。欲得快婿。雀屏雖設。中日無人。翁素與吳善。暇嘗過從談讌。偶詢及諸童文藝孰優。吳以其琛對。且決爲翰苑之器。翁聞言竊屬意焉。他日。央吳爲冰人。願以女妻其琛。吳造家祥家。備述翁意。家祥聞而大驚曰。先生此言非惟貽笑親知。適使某厚增罪戾耳。不祥孰大焉。某蒙翁培植。室免呼庚。方願儕於犬馬奴隸。以報高厚。今忘貧賤。而妄意攀緣。真諺所云癩蝦蟆思吃天鵝肉者也。先生幸無出此戲言。吳曰。昨翁言此。余亦以爲戲言而笑置之。而翁固以爲請。察渠意蓋謂令郎爲偉器。異日必置身青雲。不然。夫豈不知君家之固貧也。家祥曰。無論門戶不稱。卽翁不嫌貧窶。而願此蝸廬。何以爲藏嬌所。其將以茅舍爲金屋。藜藿充珍饈乎。請爲我善辭焉。吳歸以家祥言復翁。翁曰。貧富在我。但得彼諾。吾以三千金資遣小女。何愁不居安食美耶。屈再移玉趾。曲致鄙意。吳如言。家祥辭之不獲。遂許諾。翁卽命紀綱鳩工庀材。爲家祥更舊宅。椽題棟宇。煥然一新。次年延吳於家。命其琛與

子共讀。其琛年十六。翁乃于歸其女。女豪爽不類巾幗。且性勤敏。自歸夫家。一切女紅。躬親不憚其勞。以宅居曠野。頗嫌孤寂。命婢僕多養鷄鴨池魚之屬。而於宅旁築一樓。暇則登眺其上。桑田麥隴。盡在望中。藉以自娛。時督婢僕耕牧。計勤惰而賞罰之。以此家有餘積。人無游閑。距宅里餘。有某乙。亦佃翁田者。有子五人。孔武有力。一日鴨入乙田。乙子悉斃之。家祥自往理論。乙子惡語相侵。勢將用武。家祥思力不敵。忍耐而歸。爲女述之。女亦憤甚。次日歸寧。以其事告翁。語畢而哭。怨父不擇門楣。漫歸單寒小族。以致受此欺凌。嬌啼宛轉。珠淚盈腮。妻亦怨翁。翁無詞以答。聞女哭聲悲慘可憐。恆於無人處流淚暗傷。使人勸女。曉諭百端。女哭益甚。不得已。自往撫慰。許以美金爲私囊。又割沃田三百畝畀壻。女哭始止。而要父以棋盤圩田。此外雖膏腴弗願也。翁並許之。乃領金受券而歸。遂爲夫廣置姬妾。預囑媒妁。必壯健而赤足者始合選。數年得妾三十二。使人教以槍棒武藝。學成皆百人敵也。於是修舊怨。故縱牛畜蹂躪乙田。田故在翁所畀數內。乙有違言。則命羣妾各執兵器刈其田禾而自耕。乙父子不敢聲。赴愬於翁。翁善言慰遣。而居以別宅。易佃他田。命勿與女較。後其琛登甲榜。官侍郎。出爲巡撫。女事夫恭順。雖琴瑟甚諧。而不肯專房。以妾媵衆多。恐進御不均。使夫按次輪宿。羣妾服其大度。皆無間。

言得子五十餘。其琛與女年皆耄耄。沒時孫曾數百。遂爲大族。今談風水者。以爲其宅適當帥字穴云。
杭邑吳春園述。

譚嚙生曰。從來女子天性妒忌。識見淺隘。女則反是。其事夫也敬。其其御下也慈。其勵志也勇。其謀事也智。具此四美。故卒爲夫創基業。報睚眦。廣嗣續。而大旅姓。卓乎女中之豪傑也。

虎

涂漢生。龍岩人。灌園爲業。有菜一畦。在山坡下。臨深澗。一日旣暮。往畦栽菜。忽有虎見涂。躍奔而來。涂驚仆地。胸爲虎壓。乃以兩手緊抱虎背。虎嚙涂不得。吼怒。躍下深澗。澗底故有大樹。人虎俱落歧枝中。虎翻身仰天。背被樹夾住。如物著錯。涂乃釋手。出囊中小刀。剗其目。而刖其足。始下樹歸。告鄰里。及操戈往。虎已奄然就斃。共舁之歸。賣虎於市。

猴神

廣西富川縣之沙子坪。每數年必陳俳優以酬神。其地離村里許。高山接天。峻壁如削。下瞰平疇數百。切山半有岩。梯懸縑度所不到。猴神居焉。每賽會時。猴神出岩觀之。高冠朱袍。隱然可見。

魍神二則

永州屬邑祁陽地方。人家有美婦。怪輒崇之。稱怪爲魍神。蓋狐屬也。常延僧道祠醮以悅之。醮日多邀致。笄年麗質之室女。盛粧而觀。神則大喜。住往擷取金錢。以昇。被崇之家。以有利益。故人亦隱忍而不欲驅除。

魍神其二

凡患魍怪而欲驅之者。延請師巫至家。設壇堂上。令婦女坐於其側。鼓鉦鐺。巫無他術。惟一味辱罵。淫詞穢語。極口肆詆。一時街鄰哄動。觀者如堵。故使其怪聞之。患乃可絕。蓋此怪最喜貞潔。不端婦女。鮮所親近。故一聞牆茨中菁之醜。不待驅除而自去也。

譚曠生曰。一場辱罵。魍怪潛蹤。勝於天師符書。刺麻呪語多矣。是操何術而致此耶。昔郭橐駝論種樹。以爲能順木之性。何物師巫。乃能窺見此理。而移其道以治怪。嗚呼。苟得此意以治天下。猶反掌耳。

變漚

古州有變漚。族人祥書客其地。深悉之。嘗爲余言云。苗婦將死。尻際忽生尾。是爲變漚之先聲。既死。葬

之山中。逾數日。婦忽歸家。亦不解其何以能出也。或登墳微窺見墳旁有穴如隧道然。家人覩婦歸。咸驚駭畢集。慰婦以身後未了事。勸其不必再歸。婦則悽楚不勝。若已知爲身死也者。家人予蛋一鷄。一於是芒芒然去。至山中食蛋而忘鷄。遺之。食畢始知鷄亡。乃奔逐之。穿林入樹。衣裳盡裂。以後遍體漸生毛。日逐山間鳥獸而食。本性亦漸迷。人或相遇。輒被攫噬。無能逃者。惟入水可免。每逢陰霾之日。居人相戒不敢入山。慮逢此物也。晴霽則不患。時或隔數年。仍一歸家。然常以夜。舊傳有厭禳法。門前安杵臼一具。置糠斗許於臼中。怪不敢入室。而終宵弄杵比曉乃去。此怪雖不多見。而歷代相繼。終不能絕。俗名曰變。惟西溪苗洞有此。他處無之。因此其族自爲婚配。他苗不與聯姻。慮染其種而招其怪云。

譚嚙生曰。嘗讀桂海虞衡志。內載槃弧帝嚙之犬。負少女入南山石室中。爲夫婦。今之苗。是其遺種。今人咸稱苗人爲狗頭王裔。蓋本此說也。變之死而生尾。母亦現乃祖帝犬之本相歟。

蠻鄉紀事

苗地無勝會。惟每年五月間。各洞皆尙鬪牛。不惜重價購買雄壯之牛。喂以芻豆。處以布帳。有牛僮專

其司牧。不時薰煙掃地。雖盛暑不苦蚊蠅。每屆鬪期。裹雙角以鐵。銳其鋒。然須二家邀同相視。必鋒銳相當。始准其鬪。已乃遍身章文綉。會長列爲兩隊。各放牛出場。鳴金擊鼓。以助其威。男女觀者如堵。勝則齊聲喝采。出紅綢掛牛角。爆竹喧闐以歸。僉慶今年吉利。招致親賓歡飲。其鬪敗之鄉。垂頭喪氣而已。余有詩紀之云。鬪牛壁壘列諸會。却似千金聘紫騮。帳裏風清聞喘月。橈中暑至似經秋。火攻疑布田單陣。角勝爭尋蠻觸仇。掛綵歸來歡喜甚。今年吉利百無憂。

金銀洞

廣西省垣後山。悉豁訝石洞。有一洞金銀寶滿其中。覬覦之者。百計往取。終不能得。往往既裝入囊。欲出則心中昏迷。不得其門。置之乃已。或裸繫犬背負之。犬亦迷亂。遊其洞者。往往戲取金銀以爲賭博。而分毫不能攜出。有桂林太守某。焚香禱告。願齋醮七天。借取其銀以爲公用。醮畢。僅取得百餘金。計醮費之外。多銀兩餘。適值買靴需銀。取以與之。計價恰符其數。蓋以酬勞也。後因垂涎人衆。至有結想成疾者。官封塞其洞。

盜遇

甲乙二盜者。直隸人。聞嶺南人民殷富。遂治裝而往。裘服麗都。見者疑爲貴介公子。夜穴墻入一家。藏複壁中。其家悉用機關裝鈴。以當警枕。偶觸機動鈴。聞有人咳嗽聲。呼其子曰。鈴响恐有盜賊。兒勿憚勞。起巡視。子應聲啟房門而出。燭室幾遍。語父曰。室無賊。或鼠子偶動鈴索耳。父曰。曾窺複壁否。子曰。諾。兒將覘之。甲乙聞言。恐被搜獲。乘間入房中。無可躲匿。見壁掛有衣袍。乃各以髮辮繫結釘上。如懸傀儡然。而外以衣袍罩之。旋聞子曰。複壁無慮。可安寢。父曰。室壁懸衣甚多。恐賊匿此。可一檢視。甲乙大懼。急逃出房。見庭前有水池。各蹲匿水中。而以木杓覆首。子復語父曰。壁衣檢視無恙。父曰。諸處既已搜遍。防賊入水。再從水池覘之。往睡未遲。甲乙共驚爲神。度難再匿。同出匍匐於地。哀求寬釋。子見之大驚。急呼有賊。其父應聲出。一老叟也。鬚眉皓然而精神矍鑠。目光如炬。指二人問曰。汝何方人。敢於般門弄斧。同聲答曰。小人家在北直。旅寄南海。實因貲斧匱乏。路遠難歸。故爲此宵行之計。惟長者憐而宥之。翁問適藏身何所。二人直告之。翁曰。技至此。於此道足當一可字。所惜未臻神化。既係同道。無妨實告。吾本綠林之客。改業多年。老夫耄矣。無能爲也。今爲二君計。勉從一行。幸勿笑爲馮婦。因命二人飛躍上屋。聲拍拍如鳥墜。翁繼登。悄然無聲。甲乙共歎服不已。翁曰。踏波尋樁。飛簷緣壁。皆小技。

也。其實吾道微妙。不在乎此。吾本欲贈君些少。近因小兒捐納縣令。頗形窘手。今借西家之筵席。爲東道之主人可耳。言已。導入一銀號。時已四更。各皆熟睡。黃白物皆鎖鋼櫃內。苦覓鑰匙不得。翁取碗水書符。噴主人面。頃之鼻息如雷。時作嚙語。翁附耳高聲曰。鑰匙忘收拾得。非誤鎖櫃中歟。其人夢中朦朧應曰。經吾手置書信袋內矣。已復鼾睡去。翁大喜。覓得鑰匙。命甲乙啟櫃取金。既共裝入橐。邀翁速返。翁曰。老夫輟業已久。今夜爲二君故。疲倦極矣。且在櫃中一宿。畧養精神。汝等請先回。甲乙聞言大驚曰。櫃中安可宿。倘被捉獲。是我等禍翁也。曰。我自樂此。幸勿過慮。祈反鎖櫃門。置鑰故處。回家待我早殮。二人苦勸不得。乃返。而私心怦怦。頗以縈懷。比曉。店中人皆起。翁在櫃內。以手拍蓋。震震有聲。合店駭怪。不測何故。中有勇者。振筊闢櫃。翁用歛氣縮形術。身小如猿猴。腰囊藏有假面具。取戴之。及啟蓋。翁闖然而出。聳身一躍。飛登簷瓦。疾若翹翎。去如風雨。各驚顧失色。徐檢視櫃內。金數少盈千。主人疑爲銀鬼。搥胸歎息而已。甲乙在翁家久待。憂危殊甚。以告其子。答曰。徐當自歸。既見翁。各大喜。問何自而出。翁告之故。二人相顧咋舌曰。殆哉。然翁何故作此狡獪伎倆。使人懸慮欲死。翁曰。不如是。主人將疑同肆竊去。英雄作事。不欲累人。己享其利。而使人受其疑。非夫也。甲乙深服其言。既而陳金几。

上請瓜分之。翁固辭曰：吾非圖利，蓋以玉成二君耳。問翁姓名，不答，遂叩謝而去。

沈闕瞻曰：盜盜相遇，各逞所長，是蓋劍俠不成，流爲此派。昔余叔祖星明公隨姑祖丈謝開鑑宦粵，知此事甚稔。余聞其緬述如此，今得夢庵此傳，使綠林邂逅，聲情如繪，而筆力豪橫，敘次嚴整，非得史漢三昧者，未易臻此。

蝦蟆脛

藥肆一建昌人，蓄有蝦蟆脛骨一副，形如小弓。云一雌一雄，雌者取右脛，雄者取左脛，以鐵線貫其中，橫置之，令左右相對，離尺許，其脛自能行動，漸移漸近，至相遇而止。又以二脛緊靠，令相背，則漸離漸遠。噫，枯骨何知，豈靈氣尙有存耶？抑亦理之不可解者也。余親見之。

寄閒道人

邑人江鳳光，自號寄閒道人，工雕刻捏塑，其學有內外功，皆造其極。外功者，雕刻之顯著者也；內功爲捏塑，手取丸泥納袖中，注視其人，凝神搏之，及出袖，宛肖神貌。嘗遊粵中，寓逆旅，對面有黃姓舖，蓄一古玩，價值千金，或借觀之，時人衆環聚如堵，輾轉傳觀，最後爲某乙携之以去。江在旅邸簷下見之。

既而黃索物不得。懊恨欲死。江言於黃曰。我適見其人。而不能述其姓名也。請以像代言之可乎。乃取泥肖乙貌而與之曰。盜君物者此人也。黃視之驚曰。此吾鄰某乙也。急至乙家索之。乙不敢欺。璧返焉。江名由是大噪。富人伍怡和嘗以幣聘之。館其家最久。故至今伍家所藏寄閒道人雕刻甚多。有象牙七寶塔一座。嵌空玲瓏。若出鬼斧。其他仙佛古人諸像。皆追魂攝影。狀貌如生。經今奇珍會諸名人評賞。比於工侏神技。然其人視錢財如泥沙。任意揮霍。在粵十年。所得金幣不可勝數。及歸。依然兩袖清風云。

雉報

有獵於山者。射雄雉而置雌雉。或叩其故。曰。置雌者留以招雄也。射雌則雄者颺。並獲則種類絕矣。數月後雌雉果招一雄雉來。獵者又射之。如是數年。獲雄雉無數。一日雌雉隨獵者歸家。以首觸庭前香案而死。後其家人死相繼。又爲訟累。蕩其產。未幾獵者亦死。竟絕後。

譚嚙生曰。人莫不愛其伉儷。鳥亦然耶。獵者之計雖狡。而雉鳥之報更慘矣。

猴報

余族有阿煌阿敦兄弟二人。皆善射。素充獵戶。趨捷能追擒走獸。邑令某公好騎射。愛其才勇。嘗從之遊獵。賞賜最優。且贈以匾額曰。技擅穿楊。煌每值年節。餽糞猓。羅列公堂焉。所居室虎蛻狼革。摺疊厚數尺。坐臥之褥。悉以狐獺皮爲之。嘗嫁女。至期。令屠人磨刃以待。屠人問豕何在。曰。在山中。屠驚異。而不敢言。徐觀其所爲。飯訖。偕弟携鳥槍入山。食頃。兄弟昇野豕歸矣。屠大驚曰。子何術能以野獸供不時之需。設取之而無得。奈何。煌曰。否否。吾業此道。視其山草場之肥磽。而知獸蹤之留去。有信宿而去者。有留連匝月者。故能取之如拾芥。而操必得之權也。一日。逐一猴。猴奔上樹杪。煌燃槍將擊之。猴搖手而指示其腹。蓋旦夕將產子也。煌不聽。卒射殺之。自後猴鬼數爲厲。兄弟相繼病死。煌嘗餽一鹿。雛於族人曙堂公。豢養有年。鹿甚馴。每牽之赴市。旣稔。乃以錢及物單繫掛角上。囑至某店買某物。鹿卽奔赴其店。店主素識之。解錢驗單。仍置物於角以歸。公愛之如子。呼爲鹿子。後因風伏不歸。人以爲野鹿擒而殺之。

縊鬼

有士人請乩勾降。與人談休咎如響。問何神。乩書七律一首曰。殘燈如豆夜如年。寂寂空山泣杜鵑。墓

木風號心竊痛。屋梁月落夢長牽。身無鳳翼雲中舉。跡似蛛絲庭畔懸。回首家鄉何處是。紅巾七尺了塵緣。末云妾方氏。金陵士人女也。嫁於嶺南楊某。不圖夫君遊蕩。呼盧宿娼。往諫逢怒。中道見棄。愧無蘇蕙之才。難返竇滔之意。躬自悼矣。傷如之何。既執扇之被捐。羞琵琶之別抱。無家可歸。因而自縊。遊魂不泯。隨風飄泊。今遇諸君。一宣冤痛。從此別矣。自後此鬼不復至壇。

金氏

族人成賓。貿易永州。候時轉物。致千金。妻金氏。不育而淫。常與沈甲通。賓風聞其事。以身客他鄉。不暇歸究。亦聽之。乃在永買妾。爲嗣續計。金氏聞之。邀奸夫沈甲。徑至永州。止旅舍。屢至店喧鬧。親朋勸解不得。賓以妻日在街市出醜。殊無地自容。忿氣填胸。瀕死者數已。而思得一策。邀集弟姪輩。逐去沈甲。不許在永逗留。而約金氏返閩。金氏不從。強縛置舟中。解纜而歸。經過祁陽之觀音灘。賄舟子沈之江中。隻身歸家。金氏之鬼隨之。每夜宿逆旅。纔合眼。便叫呼如被人毆狀。從人以爲夢魘。而賓終亦不言。抵家後一日。庭前閒步。忽見金氏披髮跣足而來。賓見之。驚仆於地。家人奔視。呼之不醒。急灌以姜湯。良久乃甦。因述所見。聞者悚然。是夜暴病。身熱如焚。狂言昏亂。自云。要與金氏同質。審於閻羅。未數日。

而死。初賓之返閩也。以其店生理令姪道癸管理。一死已二載。道癸販絲煙於攸縣。舟徑觀音灘。忽怪風大作。檣桅吹折。舟旋轉觸石沉覆。幸旁有小舟來救。得不死。蓋舟之榜人。卽前沈殺金氏者也。又數年。族人汝礪。亦爲賓店買辦衡州。艤舟灘下。時方溽暑。語舟人云。赴河沐浴。舟人以河深阻之。不聽。遽解衣赴水。久之不起。竟溺死。

譚嚙生曰。金氏淫惡已甚。取死宜矣。乃冤氣弗散。屢出爲厲。旣取償於夫。又禍及助紂之人。仇黨與碎巨舟。報復之巧。可謂滿志躊躇矣。而仍未釋其憾。又死一無辜之買辦而後已焉。怨毒之於人甚矣哉。

招雄貓

或獨居深山。畜一牝貓。無牡以交之。不能得子。所居離人村皆遠在數十里外。有人教之取一竹竿。末繫以芒鞋。豎立於屋上。能招數十里外之雄貓。已而牝貓果孕。亦奇。

張煥文

長汀張煥文。讀書別業。繞室荒園十畝。花木叢雜。泉石亭臺。俱極幽勝。地近官道。薄暮偶步門外。見二

女郎偕行。態度閒雅。既近。審之。丰姿皆絕世。一年約十八九。一十五六。見生。嫉光眇視。頗形羞澁。以扇障面而過之。張繞行出女前。迎揖曰。二卿獨行荒野。日暮途窮。盍小憩荒齋。聊避虎狼暴客。長女赧然曰。妾前村林氏女。今偕表妹章氏。自郡城戚里歸。一路遲延。天色已晚。正愁投宿無門。得君留止。何幸如之。但男女同居。恐招物議耳。張曰。吾齋中僅小僮一人。並無同硯。何妨一宿。因導二女入。淪茗供具。殷勤甚至。女解襪取菓餌陳几上。食之甘芳無比。二女長者名緋桃。少者名翠柳。俱談吐風雅。緋桃尤談諧。每出一語。張聞輒絕倒。於是狎坐戲謔。媒褻無所不至。不覺東墻月上。更漏已深。翠柳頻作呵欠狀。張令臥於別榻。而自與緋桃同枕。歡愛綢繆。情如魚水。事訖交臂而臥。及醒。紅日三竿。緋桃急推枕起曰。貪歡忘曉矣。取衣袴穿已。倉皇欲別去。生曰。與卿邂逅。方圖永好。今歡會伊始。忽言離邊。殊不樂聞。乃下鑰於門以留之。二女遂止焉。生無事。輒與二女唱酬。緋桃尤工奕畫。藝皆精巧。非尋常可及。嘗爲生作桃紅柳綠燕雙飛之圖。生寶藏之。一日。緋桃外出。翠柳在側理粧。嬌媚之態。動人魂魄。生直前擁抱。女拒之曰。君欲一箭雙鷗耶。竊以年少書生。什九薄倖。故不願親近。且恐始亂終棄。箕裘相承。仍繼君瑞之家法耳。張曰。蒙卿姊妹垂顧。自念何修得此。豈敢更有二心。因焚香作誓曰。如負卿情。神明

殛之。翠柳乃任其所爲。既而落紅殷褥。謂張曰。妾不似緋姊癡情。以後房帷之樂。請與彼探之。未幾。緋桃至。視張嘿然。似窺見隱私者。張覩覷自慚。多方掩飾。以誘緋桃言笑。卒無一語。翠柳亦自覺無顏。良久。緋桃乃曰。吾姊妹情如同胞。有何隔閼。若得英皇事舜。豈不更加親愛。但古語有云。癡心女子負心漢。今既得隴望蜀。保不得魚忘筌乎。翠柳在旁。以目示意。張乃屈膝哀懇曰。一時情不自持。因而妄希折柳。惟卿宥其初犯。緋桃顏始霽。笑曰。偷花賊巧語欺人。恐此後不免煩三宥三赦也。乃援筆成七絕一章。以調張曰。花開姊妹影伶仃。弱質相依伴晚汀。長恨東方無厭甚。偷桃又折柳條青。張見詩大笑。答以一絕云。杏花开盡柳花開。莫怨行人攀折來。不信園桃味甘美。而今變作醋楊梅。緋桃亦笑曰。文人筆舌如刀。專護己短而蹈人瑕。可畏也。張與二女居數月。體漸羸瘠。父母詰之。不應。僮遵張戒。亦不敢言。他日有友人李生過訪。二女遊匿花叢中。李瞥見案頭詩。取視。見詩筆清婉。字態秀曼。點頭稱贊。張急奪之。李不與。閱訖。乃曰。此詩似女人口吻。兄必有所遇。張執言無之。李曰。兄獨居深山。苟不自慎。將相索於枯魚之肆矣。乃以實告。李曰。殆哉。安有大姓失二女而數月不聞追尋者。必妖怪無疑。張始惶然。如夢初覺。曰。且爲奈何。李曰。請急離此地。再商良策。張乃奔避郡城寓齋。數日。李來曰。弟使人四

訪鄰村。並無失二女之事。兄從此宜杜門却客。匿跡銷聲。或可無虞。張遂遵李教。居踰旬。一夜二女忽至。翠柳責張曰。君何輕信讒言。弁髦棄妾。前言張生薄倖。今成語讖矣。緋桃語尤忿恨曰。愚姊初時何嘗不見及此。第其言如蜜。毒如狼。自恨腸柔心軟。使葳蕤之質。一朝失守。今惟有同死於薄倖郎之前耳。夫復何言。張見之驚惶失措。不覺俯伏請罪。女無言。於是三人共榻。更番爲淫。張自此精神愉快。委頓榻上。奄奄一息。李生知之。白於張之父母。符禳無靈。僧道束手。乃潛具狀使人賫往龍虎山。訴於張真人。真人召汀郡土神問之。曰。此二女桃柳精也。緣張齋旁有桃柳樹。皆數百年物。其根穿入溷廁。受人精氣。久而成妖。真人判曰。勘得緋桃翠柳者。瑤圃研姿。豐坊弱質。林迷深洞。常牽漁父之舟。條縮輕風。暗引章台之客。嬌姿映日。色奪燕支。長袖迎風。眉添螺黛。樂天侍妾。歌有素而舞有蠻。子敬姬人。姊妹名根。而妹名葉。臨邛市上。遽教司馬病添。溫柔鄉中。幾令伯輿情死。既灼灼之堪戀。亦依依而難忘。是宜草薙而除根。毋令木顛之有蘖。取彼斧斨。斲是伐是。投畀炎火。薪之燼之。永斷情根。盡除禍本。芳園再到。已非滿地紅英。舊苑重遊。無復一天綠蔭。從今花謝水流。三春不管閒風月。自此萍飄絮散。一場了却惡因緣。判已。令來使錄其詞以歸。張父母卽僱樵人斧桃柳而焚之。後二女不復來。張病旋愈。而

相思不置。每出所贈書。對之輒欷歔流涕。越數年。僮夜經郡城郭外。見二女同行。翠柳手提葵花燈先之。僮追呼曰。耕娘何往。燈頓滅不見。耳中但聞隱隱鬼哭聲。

近五十年見聞錄 卷四

四四

近五十年見聞錄卷四終

近五十年見聞錄 卷五

連城周運鏞著

雙雌樹

清流北鄉有婦女張翠翠。年十七。裁剪刺繡俱工。與東鄰女陳瑞蓮交最洽。貌相埒而年亦相若。皆一方之翹楚也。二人無日不相過從。針黹互商。衣履易著。不啻同胞姊妹。嘗私相約誓。願他生爲夫婦。翠失愛於姑嫜。恆鬱鬱不自得。屢覓死。皆爲瑞蓮勸止。忽一日謂瑞蓮曰。吾兩人雖云情好。其勢不能久合。聞枉死之鬼。閻王不管。惟一死可以長聚耳。瑞蓮以爲然。遂同縊而死。二塚相連。中間忽生梨樹二株。交柯縈抱。如藤蔓相纏。濃蔭遮天。花時望之如雲。但不實耳。月明靜夜。人或見二女子遨遊其下。樹至今猶存。大十餘圍矣。人稱爲雙雌樹。

瞻嚳生曰。男女歡愛。因不遂而相約以死者多矣。卽兩雄相悅。誓死相從。間亦有之。至於女子天性妒忌。爭艷鬪美。蛾眉不肯讓人。固也不謂竟有兩雌相愛如此者。吾意翠翠卽不失愛姑嫜。而瑞蓮他日桃夭詠叶。山川阻隔。各恨睽違。兩人必將死於相思矣。生不能聚。死可常從。悲哉。二女之志也。

逼妻吟詩二則

吳某素喜讀紅樓夢傳奇。嘗自命爲寶玉一流。欲得如黛玉寶釵者而偶之。父母爲娶於某氏女。親迎後。日逼女以吟詩。女雖美慧。而生長綠窗。詩詞一道。不獨未講。抑亦未聞。爲吳威逼。正如平地驚雷。手足無措。吳以爲鄙己。非知音不肯隨唱。漸以鞭撻從事。女被逼不已。含恨服毒而死。

譚麤生曰。以揚風扞雅之事。忽變爲刑驅勢逼之舉。措大魯莽兇暴。真情田之蠹賊也。尙思比踪寶玉哉。夫大觀園中諸女。未必人人皆能詩。而寶玉一例溫存體卹。惜之如花。而愛之若命。幾欲爲溫柔鄉作護法喜神。使寶玉見此。當爲此女痛哭流涕。而代傷遇人不淑矣。

逼妻吟詩其二

上杭明經邱心堯。卓犖不羣。與妻琴瑟最敦。嘗教之作詩。爲講聲律。娓娓不倦。久之不能成章。一日謂妻曰。凡詩以出於自然者爲貴。汝試作五言二句。矢口不假思索。以觀汝之性情。妻吟曰。哥哥真箇好。越看越欣歡。邱聞之不禁捧腹。嘗舉以語同人。余曰。此語婉而多諷。真三百篇之遺也。上句讀之。可見妻有外心者。對面雖以夫爲好。背地却與人偷期密約。是口稱爲好。而未必真箇好也。下句讀之。可見

夫妻一時和好。忽而變愛爲憎。是暫時相看而欣歡。未必越看而越欣歡也。二語涵蓋一切。覺古來閨秀贈夫君之作。皆莫能及。正如評謝詩者比之芙蓉出水。天然神韻。不假雕績也。

騙術四則

騙術愈出而愈奇。聊舉數端。以見人心之謫焉。有鄉民某。素謹愿。偶入城市。囊有金貨。時以手謹護。遇騙者師徒二人。師令徒取之。久而不得。促之曰。速進衙去。徒曰。奈衙門深嚴。何。師曰。盍往上司處控他。蓋其輩凡取物。皆以隱語。吾人不解所謂也。徒聞之。恍然大悟。因以一手掩鄉民頭上笠。民急以手按之。乘機剽囊攫金去。及覺。已遠颺矣。

騙術其二

某乙。素工騙。或謂之曰。某甲著襪。若能竊之。當釀金作筵。乙曰。是何難哉。或以告甲。令預爲之備。甲適因事赴市。遂束鞋以索而防之。忽一小兒至前。抱頭而哭曰。阿爹。挈吾歸。從此改過。不敢再觸忤。甲怒詈之。衆咸集視。兒自言係甲子。哀衆代求收留。語畢。啼不止。衆勸甲曰。兒輩卽有小過。何屏棄決絕如是。甲曰。此妄言也。吾焉有是兒。兒言阿爹憎吾。故爲是言。衆曰。旣稱汝爹。有何驗証。兒曰。我爹右足拇

指有一黑痣。甲益笑其妄。衆疑十數歲小兒。未必妄言若此。或係甲不肯收留。故託詞以拒。衆人因令甲跌而觀之。甲不聽。而兒啼號益急。苦不得脫。衆又謂甲曰。汝既非兒父。何妨一跌以明是非耶。甲不得已。解襪視之。兒急攫襪兔脫而逃。始悟兒乃乙所使也。因以其事告衆。聞者粲然。

騙術其三

孫蔡二人同貿浙東。孫爲人騙去數十金。蔡聞而憤然。將往捕之。係阻其行。不聽。往來街巷。詢訪卒無踪跡。遇一人於道。與言相契。告以故。其人曰。近來人心奸險。豺狼當道。誘噬行人。深堪痛恨。昨弟亦遭其毒。然若輩同類甚衆。恐衆寡不敵。反誤乃事。吾佐兄擒之若何。蔡大喜。邀與同行。途經酒肆。其人邀飲。蔡辭以囊空。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杯酌何須掛懷。吾囊自有。莫漫愁沽。乃挽入共飲。已而付錢出肆。過湯房。其人又曰。炎天溽暑。與兄入內小憩一浴。稍資涼快。浴畢往訪。未遲。遂拉入湯房。向管櫃領籤二枝。於是二人脫衣服交付管櫃收存。同赴浴所。其人畧沐卽起。曰。君恣意沐之。吾俟於外。遂出浴房。償湯錢。訖以二籤領衣服而去。蔡浴訖向管櫃索衣服。管櫃者曰。適纔爾同伴取去矣。吾湯房向章。祇憑籤領衣。認籤不認人。蔡始知復遇拐騙。自顧裸然一身。難以反寓。不得已哀求主人。借巾護下體。

而歸。孫見之大駭。詢得其故。不覺鼓掌大笑。蔡曰。不意人情奸詭如此。向方笑君。今乃自蹈覆轍也。

騙術其四

有偷兒白日盜得一豕。以襁褓背負之。銜豕口。巾覆其首。而襪結其蹄。公然行道上。或問之。答曰。適小兒抱病。往城市覓醫。恐召風寒。故取巾覆首以護之耳。人不復疑。

徐修撰

徐修撰。未貴時。值寇亂。夫妻相失。流落至江西。館於巨紳家。爲課子弟。每改一藝。老師宿儒。莫不推服。文名藉甚。居數載。從游甚衆。有弟子某新娶。徐從朋輩往賀。宴洞房中。各猜拳行酒令。歡呼酣飲。徐獨愁容滿面。出而流淚不已。同人怪而問之。徐曰。適覩新娘。似是拙荆。不覺觸貌傷懷耳。同人急告弟子。使詰新婦。答曰。身本江南某郡縣人。夫徐某。因兵燹離散。不卜存亡。妾年幼。爲長者所得。收爲義女。弟子大驚。白於父兄曰。天使機緣湊合若此。幸白璧尙完。不然幾爲天壤罪人矣。是夕。卽以所具衾枕。爲師合卺焉。後徐大魁天下。奉命督學江右。有某生才名夙著。倜儻不羈。時南昌太守有女。艷名久播。出禱萬壽宮。觀者連肩累跡。生亦在其中。門丁怒鞭之。同學不平。咸奮老拳。門丁竄歸。訴於太守。太守

大怒。以其事申詳學院。請黜衣衿。徐不許。親送生入闈。而檄覆太守。畧曰。秀才雖小。資爲上進之階。門丁雖大。究屬下流之役。婦女入廟。例亦難寬。文士游觀。情所不免。貴府自行黜革。卑院安敢異同。文中卑字。故爲大書。以輕之。太守卒無如何。揭曉。某生竟領解。時稱爲儒林護法。其他憐才愛士。大率類此。及歸。彼都之人。謠頌成帙焉。

譚嚳生曰。某生見色戀戀。似醉如癡。才人狂態。大都如此。然非有愛才如命之學使。則同官爲僚。情面相顧。將衣衿且莫保。安望奪標詞壇。弁冕羣英乎。至於夫妻巧合重逢。此回上蒼之玉成英賢者耳。修撰奇人。故有此奇遇。噫嘻乎。可以傳矣。

神娶妻妾

永安縣土人。廟祀一神。凡室女待字。必詣廟筮卜。神許則諧。否而強合之。必多參差。有某姓女。笄年未字。入廟瞻矚。見神金容滿月。心竊羨之。私念得婿如此。足矣。既歸。是夜夢有冰人來委禽。次日忽病。遂大漸。臨終謂家人曰。神今聘我爲夫人矣。言訖而逝。柩經神廟後山。索忽中斷。因止葬焉。後人於廡座旁增塑一夫人像。又置洞房一間。其中牀第奩具皆備。衾裯精美。廟祝每早旦。必爲摺疊温煦。似有生

人氣以後靈應尤倍於前。宣統元年二月。有郭姓女。姿貌如仙。年十八。問名者數矣。卜於神。皆不許。其母令女自往禱之。女盛粧偕女伴而往。隨喜畢。語次及神曩娶妻事。謂諸女曰。神貌美若此。無怪某女之懷思不置也。言外似亦有羨慕之意。女歸過浮橋。忽中斷。墜水溺死。後數夕。父母各夢女告曰。吾今已爲神二夫人矣。甚蒙寵愛。幸毋以我爲念。薄攜金貲。聊代歸寧禮物。祈分贈諸姑伯姊。比醒。述夢皆同。曉起於案上果得金二錠。一時喧傳以爲神娶妾也。

探春夫人

友人沈子雲仙。丰姿如玉。人比之潘安衛玠。偶春暮山行。迷路入深谷。晴翠沾裾。奇花滿目。方越嶺踰岑。徘徊瞻眺。忽見山徑間有紅巾一條。罩草上。刺綉精巧。芬菲襲人。默念深山得此香澤。毋乃如杜詩所云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耶。因袖之以行。至一處。樓閣連雲。繞以茂林修竹。門阻清溪。一小紅橋通之。溪中桃花片片隨波逐流。因過橋。將欵門投止。見四女子。皆翩翩絕世。態度輕盈。各於地上張皇四顧。似有尋覓之狀。沈直前揖曰。鄙人失路深山。途窮日暮。前面巨第。想是諸位娘子家。乞示主人姓名。以便投謁。衆女子突見沈。驚愕卻退。繼覩袖露紅巾。乃曰。此巾君何處拾得者。沈曰。偶於道中得之。

倘是卿等物。當卽奉還。一女曰。吾家無男子。主人探春夫人。今日出遊。忽遺手中紅巾。故使妾等尋覓。君旣拾得。敢望賜還。沈取巾付之。衆女囑曰。君暫止此。容稟主人。再來奉請。乃去。俄頃復來曰。主人奉屈玉趾。沈隨之行。旣至。門額有一匾。署曰探花第。漚釘獸環。儼然世家。內傳命請見。沈入室中。遍地鑲紋石。光潔無纖塵。堂上一麗人。年二十許。穠纖合度。光彩燦呈。逼而視之。炫人目睛。蓋神仙不殊也。麗人見沈。斂衽相迎。肅客登堂。赧然而言曰。深山荒僻。化隔文明。今幸得遇名流。曷勝輝生蓬華。沈曰。失路之人。不遭屏逐。已屬非望。更蒙垂青禮待。銘感肺腑。紅巾手污。還望海涵。語次。因詢麗人閨闈。答曰。妾謝姓。小字探春。先夫曾爲巡香使者。舊歲仙逝。因避強暴。徙居於此。指前四女子曰。此皆侍婢。緋衣者名采芳。雪衣者名司芳。其碧衣左立者名收香。右侍者名憐香。旣而列筵款待。斟百花葡萄之酒。進芙蓉菊蕊之糕。其他珍錯羅列。多不知名。食之芳馥適口。延飲至暝。堂上雙燒明燭。大如臂。薰琉璃燈。光明如晝。壁上皆名人字畫。珍奇古玩。陳列無數。夜漏旣深。羣婢撤饌斂器。已而導入內室。珠簾上鈎。金缸映壁。洞房春暖。燕寢香凝。坐定。羣婢進茗。疊被鋪床。旋退出。沈挽麗人就寢。偃紅倚翠。帶雨尤雲。真不數漢武溫柔鄉也。次日侵晨。女起。雲鬢蓬鬆。臉含春意。倦倚貴妃椅而坐。諸婢開奩捧鏡。有理髮

者。有畫眉者。有勻粉調脂者。紛紛。集以待使令。梳粧既畢。乃進金盃盥沐。俄而樹人進朝餐。遂共案而食。所居屋後。有園一區。花木最盛。女時邀沈。遨遊其中。性喜鞦韆。無事輒命諸婢。施綵繩。花板於枝頭。而聳身登其上。輕盈嫵娜。有如飛燕。又如凌波仙子。忽上雲霄。倦則令諸婢爲之。又或振袂傾鬢。爲廻風羽衣之舞。沈此時如入山陰道中。目不暇給矣。居久之。一日忽動歸思。自請於女。言將回家一行。再來仙源。何如。女無言而意似不樂。他日復請。女愀然曰。自奉裳衣。方圖永好。豈意見此良人。而復懷歸邦族。君實有心。妾何能阻。然妾與君。情緣亦盡於此。恐以後再來。無復覓天台之路耳。因相對歔歔。流淚不止。願謂諸婢曰。隨我送郎一行。遂同送生出山。途半。謂曰。妾合族遭封生欺凌。逃匿此地。生計冷落。久思誓衆復仇。背城借一。但草檄尙需文人。以此義旗遲舉。君與周夢菴先生。文字至交。煩致妾意。求作檄文。以資號召。倘能雪恥報仇。行當啣結圖報。沈諾之。乃分手而別。行數武。回首望諸女。倏忽已縵。但見羣蝶翩躚。五色並馳。如碎錦飄風。內一蝶大如車輪。諸蝶隨之。良久乃沒。始悟所遇蝶。精也。其言封生見凌。乃蜂耳。回憶音容。心殊惆悵。崎嶇山路。步步迍邐。既歸。爲余述之。余曰。抑強扶弱。乃吾人義所當爲之事。敢不勉從教命。但愧無孔璋輔元之才思耳。遂爲作討蜂檄一道。其詞曰。有翼虎封

生者。性成毒螫。貪比老饕。武斷花街。橫行柳陌。聚若蚊雷。鬧午衙而衆鬩。排同蟻陣。據酉穴以羣居。營其室而築其宮。撒彼桑土。崇如墉而比如櫛。時乃糗糧。蛇舌之矛遜其毒。虎牙之刃讓其鋒。惟甘言之是誘。實釀患之無窮。棘有刺。荆有芒。究莫名其兇惡。口藏蜜。腹藏劍。誰能測其奸回。既狗苟而蠅營。亦鷓鷯而獺逐。因而占據我花封。侵欺我香國。憑凌我姊妹。蹂躪我同儕。妾等本閨閣幽姿。柳蒲弱質。班聯粉黛。隊厠綺紈。楚楚衣裳。依草木而生。同螭寄。翩翩羽翼。搶榆枋而拙等鳩飛。入莊生之夢。魂栩栩而誰憐。披滕王之圖。跡飄飄而奚託。屏竄荒山。幾終雌伏。流離合族。莫望雄飛。念蟻封而不保。振螳臂以難支。繞樹無依。類烏鵲之三匝。藏身乏所。擇鷓鷯之一枝。胭脂山盡失。傷哉婦女無顏。錦繡樹全空。久矣園林非舊。遭茲荼毒。憤比蓼嘗。凡我同人。急圖報復。固已然揣其貪得之心。將更有無厭之志。得隴定然望蜀。亡虢豈能保虞。是用歃血桃園。誓師花縣。乞援兵於蝸國。載盟約於蟲書。蘇季子之合縱。良有以也。齊桓公之好會。豈徒然哉。從茲燕侶鶯儔。修戟憫秦庭之哭。忝屬鸞交鳳友。竊符奪晉鄙之師。莫言長袖無能。須知細腰易折。同興鷓子之兵。廣布蛾眉之陣。整乃戎行。兩翼各分左右。申其號令。衆聲永禁喧嘩。霜戈與碧草齊芒。繡甲共春花一色。蒲劍柳旗。效心攻於諸葛。蘭舟桂楫。等水戰於淮。

陰。白頭老翁。延詢治策。赤衣使者。巡視封疆。陷以蛛絲之網。身插翅而難飛。披夫貝錦之衣。尾有針而奚畏。螢火以燒其宮室。蛙鼓以壯夫聲威。輓粟飛芻。仗天牛之轉運。依山築壘。資杜燕以經營。知彼衆之離心。何憂億兆。得因糧而克敵。足資數年。將見勢傾雷電。敵化蟲沙。一百種之族類。各慶鳩安。廿四番之芳菲。不遭狼籍。析木津頭。擎旗拔幟。南柯郡內。闢地開疆。所冀剪其羽翼。勗爾糾糾之武夫。庶幾殲厥渠魁。返吾花花之世界。後沈再至其處。第舍無存。人物皆渺。惟見古木參天。潺潺流水。乃以余所草檄文焚之。紙灰飛出樹杪。儼如白蝴蝶翔舞空中。歎息而返。

女翰林

張鳳梧。四川人。妻謝氏。小字玉香。宦族女。慧麗能文。尤工八股制藝。張屢試不售。妻憤然曰。恨我閨閣身。不然直芥視青紫耳。張笑曰。惜世無則天皇帝。徵女學士赴科場。而讓卿出頭雄飛也。初張父爲台諫時。劾權貴某專橫。會其門人來守是郡。時張父已死。遂囑伺張瑕隙。將因而傾陷之。以報昔怨。張聞而大懼。謀亡去以避之。時值土司爲亂。警報頻來。臨別。玉香出玉環一雙。而以其一授張。爲他日相會之符。張受之。慘然登程。至陝西之華陰。有江翁者。留止其家。爲課子弟。翁素與其鄰某有隙。適鄰父服

賈他邑。途次爲盜劫殺。恨張黨翁。因誣受翁指使所殺。控於邑。嚴刑拷訊。張不堪其苦。遽自誣服。臬使施公提案再鞫。見張溫文儒雅。不類兇暴之徒。疑有冤抑。以是得改斬立決爲監候。淹繫於獄。玉香在家。目斷飛鴻。音問梗塞。未幾。寇陷城。邑人民紛紛逃散。玉香恐身被污。扮爲男粧。毀容穢服。以自全。當城陷時。太守合家被殺。玉香念仇人已死。無可畏懼。將跡夫所在。偕之歸家。有云。夫在江南者。乃攜老僕沿江而下。既至江南。迄無踪跡。資斧已盡。羈留旅舍。值富翁來宗敏過之。詢及邦族。玉香詭稱四川士人。流離無歸。來翁無子。喜其誠篤秀慧。以爲子。謂之曰。汝既爲士。必通文藝。令出宿構。就正於諸名宿。咸稱爲翰苑之選。交口獎譽。來翁大喜。令就試。因改名來求鳳。示不忘夫也。及試。郡邑皆冠軍。文名藉甚。已而補博士弟子。爲之擇偶。辭曰。生平有誓。不登金榜。不娶也。來翁嘉其有志。聽之。是科宴鹿鳴。次年南宮報捷。入翰林。請假回籍省親。鄉里榮之。巨室富紳。爭託媒致意。欲以女妻之。來翁將許焉。玉香曰。幼時術人爲吾推算禍福。前言今皆符驗。曾囑云。三十歲後。方可完娶。否則必言凶禍。是以恪守其言。來翁無如之何。逾歲入京供職。旋以應對稱旨。晉升都御史。復外補陝西按察使。適有囚至。謝疑是其夫。諦視果是。因停審。使從人問其入獄之由。乃得其冤狀。以係官犯。不敢認識。陰囑獄吏善待之。

以爲後圖。時有同年李芳華。自京來訪。欸留於署內書齋。李丰采秀雅。固翩翩美少年也。次日出座主某公書拆讀之。書曰。憶自京門握別。寒暑屢更。春樹暮雲。寸心耿耿。想賢契起居清勝。履祉時綏。無俟頌祝也。僕以菲才。忝知貢舉。一時海內稱揚。猥加以冀北空羣之譽。慚悚何極。頃因門生李芳華編修。觀其才情華贍。以爲是人中騏驎。不謂乃巾幗英雄。幾等九方皋之相馬。在牝牡驪黃外矣。某御史知其僞飾男粧。欺君干進。將具疏彈之。老夫聞而大駭。急令出首自劾。聖明不罪。復命老夫執柯。代爲擇配。異數隆恩。前代所無。稔知賢契尙未有室。年齒才貌。允相匹敵。是以從中作合。區區鄙忱。諒蒙體察。但念賢契服官素士。未暇禮舉親迎。今故使人護送來陝。以便了此良姻。嗚呼。詞壇並轡之人。忽爲綉閣畫眉之侶。實今世之奇聞。千秋之佳話也。書不盡言。揣此佈達。卽候玉音。讀畢始知李亦女流。大駭。重邀談敘。而李不肯再出。苦無辭以覆師命。中心怏怏。又念夫尙在囹圄。倍益憂悶。一日。檢公牘。忽得華陰令回文一件。閱畢。愁抱頓開。先是玉香既得夫冤狀。卽檄華陰縣令。將此案徹底查究。務獲確情。如有錯誤。卽行揭參。令奉憲命惶恐。復拘原告一千人犯。詳細覆訊。乃得其誣搆之由。遂反坐其鄰。而爲張申雪。具文詳覆。至是玉香乃出夫於獄。前令以昏憤不明。故入人罪。革職爲民。因欲覘夫操行。使

他人謂曰。先生子然一身。未有妻匹。敝友某。富而無子。有一女。貌甚娟美。意欲招贅一士人。代主家政。吾爲足下蹇修。若何。張流淚而對曰。某家故有妻。爲避仇濶別。但得破鏡重圓。於願斯足。再娶之事。非所樂聞。倘或中道絃斷。寧老嫗以終身耳。因以死自誓。玉香聞之。傷感。夜召入署中。改女粧相見。張不敢認識。玉香嗚咽言曰。妾君之妻。謝玉香也。因以別後。改粧尋訪一切。覩縷而陳。張聞之。驚異。猶未敢深信。舉燈視之。真妻也。相見如在夢中。喜極而泣。乃各出玉環。依然成雙。是夜夫妻始復相會焉。他日。玉香思得拔幟易幟之計。使人約李氏。奠雁吉期。且問致聘何所。李辭曰。身無親族可依。座師於妾。恩同父母。卽以爲岳可也。玉香乃具函納幣於師。兼附謝表。師大悅。賁送奩粧甚厚。玉香秘之不使夫知。而外面喧傳。臬司娶夫人。一時僚屬相率來賀。至期。鼓樂作於堂上。僮相贊禮。交拜畢。羣婢送歸洞房。却扇偷觀。房中惟張在。不見新郎。頗涉疑念。張驟見新人入房。亦驚走。已而玉香至。李微覺之。問曰。房中客誰也。玉香初不以實告。言詞閃爍。李曰。觀君所爲。得非移宮換羽。以李代桃乎。似此事。同誑騙。雖死不敢從命。玉香笑曰。直告勿驚。房中客非他。汝夫之夫也。李聞言愈疑。心意其爲龍陽君。而不敢詰。相對嘿然。乃告之曰。吾亦一女子。今逼於座主之命。無辭以拒。又難以隱衷直白。輾轉以思。計兩全之。

策無過比肩而事一主。今願偕賢妹同歸張君。凡此苦心。尙求諒鑒。言已。李尙猶豫。玉香揣知其意。曰。儂如嫉妬者。則何如保我一統疆宇。而願甘讓人半壁山河也哉。賢妹可無過慮矣。李念事已至此。無可如何。只得允諾。於是玉香入別室與夫謀之。張曰。彼美何人。曰。此汝妻之妻也。張笑曰。面首三十。自古有之。未聞女子娶婦者也。今卿混跡雌雄久。詎真欲變雌爲雄乎。曰。正惟不能改變。故倩君爲床頭捉刀人耳。張詢其故。具以所謀告。曰。此係奉旨兼出師命。今若固拒。匪惟見疑。抑且獲罪。惟有與君私商。收作二房可也。但我受虛名。君享實惠。殊爲不平耳。張笑曰。卿無其實而坐獲其名。其何以報不穀乎。玉香亦大笑。是夕。卽行合卺禮。枕上各訴衷情。張詰女何爲作僞。曰。妾年十三。父母貧窶。難存。以售於人。是時男價倍女。故飾爲男。冀多得值。主人愛之。以爲子。而不敢自言其僞。不謂於今敗露也。言已。轉詢玉香顛末。張詳告之。二女從此和睦。無纖芥嫌。玉香久欲具疏陳情。而慮駭人聽聞。因循握臬篆數年。凡署中事。悉委夫辦理。文移書牘。則李主之而已。託病不出。後寫書於座師。直白其事。兼謀退修初服。師笑曰。前得一女門生。以爲異事。今且兩美共列門牆矣。豈非愈出而愈奇者乎。因許其請。旋偕歸里。後謝生二子。李一子。皆仕進有聲。

巨蟻

光緒癸未。越南貢巨蟻。重二十餘觔。盛以鐵籠。每日飼肉數觔。貢道由粵入楚。經永州。余鄉人有客永地者。咸見之。或曰。此蟻王也。所居之地十里內無螻蟻患。物固各有所統耶。

落陰

落陰之法。近今始有之。相傳觀音大士以授江西某孝女者。光緒丁亥。余曾偕同人邀致術者一爲之。靜夜潔一室。焚香爇燭。口中喃喃請神。不辨何語。但見唇吻翕闔。庭中置矮月几。衆人坐之。各以巾覆首。術者於頂上執指書符。有睡者。有不睡者。其睡去之人。如在夢中。自能言語。術者在旁。問至何處。瞑目應曰。前面屹然。似是雄關一座。大河橫繞。有一橋通之。吾已過橋度關去矣。術者顧謂衆人曰。此卽世人所謂陰陽界也。囑曰。但前行勿懼。睡者曰。好鬧熱地方。往來之人。穀擊肩摩。酒肆茶坊。俱極齊整。術者曰。汝欲飲否。曰。喉渴甚。奈囊中空空何。術者於是取冥焚畢。其人喜曰。好銀子。今得如許。不患無貲沽矣。且到酒肆一坐。又曰。目前遊人紛紛。不知何往。敢煩主人示知。少間點頭曰。原來有此花園。卽煩導往一遊。旣忽驚愕曰。偌大園林。真個嫣紅姹紫。觀之不足。術者問何花。曰。百花皆備。難以指名。但

樹枝各懸一牌。書人姓名。術者因復問座中張某李某。係何花。曰。吾不識字。索費些錢。鈔倩人辨認。良久。曰。張某係牡丹。李某係芙蓉。時李某素患心痛。術者曰。試言芙蓉花盛衰若何。答曰。其花憔悴榮枯各半。復作驚駭狀。曰。怪道花不繁盛。樹頭有一孔。螻蛄巢之。問何不代去之。其人手於空中作爬剔狀。衆咸竊笑。須臾。曰。已去之矣。繼復舉他人一一問之。有謂某爲梅。白花幾朶。紅花幾朶。某爲桃。有紅無白。某爲李。有白無紅。蓋白花爲男。紅花爲女。言之皆不爽。又言某在斯。某在斯。皆已死之人。陰間各安居樂業。與世無殊。夜漏三下。術者促之曰。日將晚。可速歸矣。睡者不應。似有流連之意。乃取帟剪作獸形。中書一虎字。焚之。忽驚呼曰。虎來矣。虎來矣。遂遽然而醒。衆叩其陰司風景。猶能言之歷歷。如在目前。云。余亦隨衆覆巾而坐。私念幽明殊途。作何去法。忽頂上沈沈似有物壓之者。遂覺眼眈欲睡。如此者再。而心殊明白。清醒。付曰。此豈便是魂離耶。因凝神壹志。久之。竟不睡。術者曰。人之毫光有盛衰。衰者神識易昏。盛者性定難移。故有睡與不睡之異也。

王价堂

王价堂。孝廉。直隸人。隨棚館替。爲人捉獲。文宗愛其才。宥之。後再觸法網。王故豐肥多髯。易辨識。文宗

怒其不悛。流之汀州。監禁連獄。邑諸生知爲文壇飛將。詣獄出題試之。援筆立就。文不加點。諸生驚服。乃連名僉呈。保之出獄。在城設帳。從遊日衆。經其指授。輒采芹折桂以去。然其人工於爲文。而拙於應務。值歲荒。餓殍盈野。王曰。何不食麥。而必須米耶。連麥價高於米。彼在連久。米麥貴賤。尙不知也。齋外故有荒塘。一日有人溺死其中。報官檢驗。王謂門人曰。此罪合坐塘主。門人驚問其故。曰。非塘人何由溺。詩云。魚網之設。鴻則離之。塘猶魚網也。溺死者離鴻也。推原禍始。烏得無罪。門人曰。信如是。吾等亦厥罪維均焉。王曰。何謂也。曰。曲突徙薪。古人垂戒。吾等不先告塘主而填塞之。豈非有見死不救之罪乎。衆人聞之。大笑。

譚嚙生曰。宿儒名士之中。往往有此等高識。而且牽合聖賢六經之語。以爲証佐註脚。致世人有書痴之歎。良可笑也。

吳仲成

吳仲成。邑明經。爲人醞藉和平。自號荆園居士。嘗收牛稅至下爐村。有羅某素強橫。村人畏之如虎。混名無煙炮。言其暴也。吳向索稅。曰。新谷未升。何索之早。吳知其故意拖欠。欲將稅牛驅回。問牛何在。曰。

昨鬻於市。何取之遲。吳因責其子母全無。情理何在。羅攘臂怒曰。勢如不共戴天。從人忿欲與爭。吳急止之。謂羅曰。汝既如是。曷早言。免吾跋涉。緩急人所時有。汝何須發急也。遂歸。途次謂從人曰。此人狀貌兇狠。必有橫禍。吾止汝勿爭者。蓋有所見也。後數月。羅以殺胞叔被收。狂狴官擬以極刑。詳請處決。吳猶時詣獄。卹之以金。人咸服其雅量。

譚嚙生曰。先哲勸人云。退一步時。天寬地闊。而胡廷幹撫軍守吾汀時。亦嘗作訓勸人。當學吃虧。誠以吃虧之事。人多不欲。故非學不能至。苟能忍耐一時。便佔許多便宜地步。普告世人。慎勿河漢斯言也。

禿驢

農人馮福勝。有子年十五。雖田家子。而貌如美女。一日昏暮。有和尚叩門求宿。自稱粵僧來閩募緣。日暮昏黑。難以辨途。又無寺廟逆旅可宿。望檀越慈悲。施一席地棲止。得避虎狼。無任感恩之至。馮曰。家無床榻。上人如不嫌簡慢。請在庭中薦草一宿。何如。僧曰。非得居停。尚將露宿。安敢更存求安之想。馮安置已。略談數語。各辭就寢。馮子素獨宿。是夜更深。見和尚排闥直入。房門扃閉。不解何由而入。遽登

榻共枕而臥。口欲號而不能聲。手足如縛。任其所爲。其具不讓。毒馮子不勝其苦。事訖。血液沾席。未曉而去。次日早起。和尚已縶。心知爲怪。初羞赧不敢言。既而和尚無夜不至。乃直告父母。各驚駭無策。值田主傅某來收秋稅。馮聞主來。念山中無可款客。赴市買殺肉。歸置庖中。爲明晨之需。早起視之。空空。因訴其事於傅。語頗忿怒。忽而空中磚石如雨。飛掠頭面。傅大懼。望空哀求曰。吾乃倉卒之客。素既不斂。自念未有忤觸。惟望仙人宥之。語畢。始安心。竊歎異。或教其具牲牢禱祀於神。禮生既至。衣帽祭文。皆爲所攫。懼而逃去。被擾年餘。和尚一夜忽謂馮子曰。請暫分手。數月再來。問何往。曰。近在咫尺。言訖不見。去農家二十里。有村莊。居民數十家。和尚忽至其處。望門投宿。一如初至馮家時。有村女及笄。爲其占據。既而遍淫村中婦女。衆人患之。而無術驅除。某生素有機智。思得一策。隣村有蕩婦。貌美艷。而生毒瘡。人不敢犯。因啗以金錢。延至其家。與之私商。策既定。令婦靚粧麗服。獨宿一室。其夜和尚果來。婦故煙花隊裏著名戰將。又得夏姬秘傳房術。既交歡。澹雨尤雲。開合縱送。曲盡其致。徹夜野戰。顛之倒之。和尚大喜。恨相遇晚。以後村姬農女。視同塵土。不值一顧矣。如是相處月餘。一夕和尚來。面帶戚容。手握其具。似甚痛苦狀。婦又強與合。和尚蹙眉哀免。請俟來宵。婦捋袴捫之。則私處潰爛。膿血交

流似將斷絕者。乃極力拔之。和尚負痛大嗥。遁去。婦呼衆來視。一莖長約兼人。後有樵於深山者。見石岩中有死獸。腥臭異常。近視之。則一無鬣禿驢也。樵歸告於村人。率衆復至。舉火焚之。其怪乃絕。

譚嚙生曰。此降怪妙策也。較之術驅咒遣。實爲更勝一籌。況今日師巫僧道。率皆賺人錢帛。全無伎倆者乎。某生識慮。可謂超出恆流矣。法簡效捷。無過於此。急登之以佐驅魔之所不逮。

修庫

邑東旗石峯。滿山皆石。絕壁懸崖。侵雲插天。山麓石穴無數。密如蜂房。舊傳中有一穴。悉是金銀。往往化爲白鼠白兔。出遊道。上有木匠楊子祿者。設肆於大東門外。一日有老人三肆。自言小源村人。某姓名。請楊明日至其家爲修倉庫。不惜重酬。小源離城十餘里。楊初聞其言。頗有難色。繼聞有重酬。許之。次日盛利器於簾。負之而往。過旗石峯山麓。見有母雞率雛一羣。入石穴中。這一雛於道。拾置簾中。因以石塞其穴。防其復出。默計工完返此來取。謹誌之。及至小源峯。訪老人。並無其人。挹挹而歸。猶冀回取石穴之雞。可以稍償辛苦。及再經其處。他穴仍在。而所塞之穴不見。心竊驚疑。貿貿然行。既恨老人之給。又悔取雞之遲。懊惱殊甚。步步迤邐。歸時日已西沈。檢視簾中雞雛。則已烏有。惟有朱提一錠。乃

轉愁爲歡。始悟老人乃守藏神人。需楊塞穴。故託言修倉庫。其銀蓋用以酬工資者也。取銀秤之。重五十餘兩。以之經商。獲利無數。不數年家致素封。

樟妖

客有鬻綵花者。至邑東北之磧下村。其地人僅四家。婦女六人。聞賣花聲。咸環集檢擇。人各攜二枝以去。客計之。共七人。花十四枝。既而收錢。止得六人之數。因相爭論。衆曰。吾地曾有六婦女。君如不信。請到各家驗之。如或相瞞。甘受重罰。客驗之。果然。心甚惶惑。及歸。至村外。見一樟樹。濃陰蔽日。大數十圍。樹根插花二枝。細視則已物也。拔之而歸。至夜。開箱視之。已渺。次日復至樹下。花又插其上。大駭。因述其怪於村民。莫不驚異。有熬樟腦者。買其樹而伐之。樹腹有水如血。其夜村民夢一女子浴血而來。曰。與汝等無怨。何爲見殺。此仇必報也。未幾其鄉有子誤殺母之案。兇逆逃亡。差役往來勒令。公交。鷄犬不安。居人星散。人以爲樟妖爲禍云。

羅姓妻

邑文亭堡。羅某妻周氏。姿容豔麗。夫賈獨居。時白家村有怪祟農家婦。婦常鬻薪女家。因叩其被祟之

由詞涉譏訕。樵婦忿然而歸。其夜與怪語。謂之曰。某妻年少多情。而擅傾城之貌。獨居無偶。可惑也。吾聞置舊而憐新者。舉世之同情。趨妍而舍醜者。天下之通病。意者亦捐棄陋惡。縈情姝麗乎。吾請介而見之。怪曰諾。明日婦導怪往。值女立門外。謂怪曰。倚門者是也。好爲之。妾從此別矣。婦遂去。女是日見案上有金錢百枚。紅綾一疋。不知何人所置。姑藏之。至夜閉戶方欲就寢。忽見一美少年闖然而入。眉目端好。女驚欲遁。怪止之曰。旣受聘禮。胡又相避耶。日間案上之金帛。吾所置也。請毋恐。遂與綢繆。而其具偉岸。女創甚。血液淋漓。鷄鳴乃去。女苦之。幸數日始一來。逮半載。羸頓不支。不得已告於家人。而驅之無術。女夫賈於上杭。乃託他故徑奔夫店。家惟一姪婦吳氏。年十五。亦娟好。怪索女不得。時以吳氏承乏。稍不如意。輒飽以老拳。且飛磚擲石爲殃。常言女旣不願相好。須將禮物璧還。否則難已。有羅漢盛者。自詡武勇。嘗邀亡命少年十餘人。造其家。號呼酣飲。刀劍洋槍列兩旁。意在恫喝。四更後。衆咸盹睡。漢盛忽大呼痛。視其腿。血肉狼籍。蓋已爲怪抓裂矣。衆各驚走。吳氏嘗詰怪曰。聞仙人瞬息千里。今吾媿在杭。盍往尋之。怪曰。其地舊祀一神。聲靈赫濯。地方資以保障。吾不敢往。壬寅六月。有鼓山和尚至文亭抄募。聞其事。造門請擒之。甫誦經作法。怪驟至。盡將經卷拋棄。亂擲磚石如雨。和尚抱頭鼠

竄而去。

譚嚙生曰。治妖如治病。真妖而以假術嘗之。何異真病而以假藥投之耶。其不能應手奏效也必矣。

黃捕役

吳海門先生言。其爲刑部主事時。偕同人夜宴。有老捕役黃某者。故綠林之傑也。後改轍充役刑部。衆知其武藝。令小試之。時堂中燈燭熒煌。黃忽聳身一躍。隨起狂風。燈燭盡熄。一堂昏黑。無所見。命從人取火復燃之。視黃已渺。遍索不得。已而仰首望空。則黃抱梁木而臥。如蝙蝠然。不動亦不墜。衆呼之。始躍而下。真立庭中。神色不變。衆因問其有此絕技。何爲蟻屈於此。黃云。少年時偕同儕共八人。至滇南某郡。富翁某家財巨萬。衆垂涎欲劫之。所居樓閣高聳。墻垣堅厚。時當暑月。其夜雲斂遙空。月滿冰輪。衆人以爲其時可乘。遂各束裝腰刃。至樓前。各攀援流星。縋而上。內有女子。裸體納涼而臥。瞥見人影。急起翻身一躍。已落樓下。余隨之。狙伏暗陬。窺之。見女子入房中。心疑世間何有此女子。然猶恃人衆不虞。俄女子披衣仗劍而出。余乘間疾閃入閨中。從窗牖偷視庭中。隱然可辨。女子繞室四顧。無人。立於庭以待。七人陸續飛下。四人望女揮刀斫之。女子舞劍相迎。電光閃爍。條條炫目。但聞轟然一

聲。則一人首落地。頃刻四人皆盡。餘三人無心迎戰。倉皇欲遁。女追躡而擊之。二人身首各斷。同仆於地。其一人躍登樓簷。女飛劍遙擲。但見白光如練。轉瞬間頭已落塔下矣。女子乃拭劍入鞘。以巨籃拾衆人首而數之曰。適覩強盜。似不止七人之數。得毋有漏網者耶。余聞而惶恐。欲走不能。自拚必登鬼錄。既見女子。置籃塔下。趨別室喚家人起。余乘隙飛身上樓。復自樓躍下。奔回計。八人赴滇。惟余得免。乃知天下之大。奇人不少。恃勇橫行。必遭強敵。自此改業他途。不敢復爲馮婦。今老矣。每憶及昔年情事。心猶懷懍怖。敢爲諸君述之。同人聞之。各猜詳擬議。以女子爲紅線隱娘之流云。

譚嚳生曰。匹夫按劍。目中無人。不意巾幗之中。有此絕技。當向石榴裙邊。金蓮花下。叩首歸降。而恐後矣。若黃某同儕者。雖喋血深閨。汚刃纖手。夫復何憾焉。

同氣一體

有孿生者。身體各具。而兩人之背。則聯合爲一。合處之肉。闊二寸許。咸以爲無用。勸爲母者溺死之。其母不忍。卒留撫字。每乳此則彼呱呱。乳彼則此嗚嗚。及稍長能行時。此欲南而彼欲北。彼欲東而此欲西。後遇一醫士。教以繩束其合肉。漸束漸細。日久僅如指大。乃以刀割斷之。截然分爲兩人。急以金創

藥敷之。竟得無恙。此真同氣一體之人也。

蟻食錫

有饜於野者。食訖。置錫壺於穴中。及歸。覓壺不得。惟見穴中白蟻紛繁。疑曰。壺豈爲蟻食耶。乃斃稻草。焚之。蟻皆死。掃之而歸。熾爐炭置蟻鼎中融之。蟻化而錫出。稱之。其重適符原壺之數。

詩讖

興國謝遠含太史。幼時隨父設帳鄉間。有父執過訪。指池中支豆棚木叉。命諸童詠之。一童倡曰。池內一枝檝。槎枒上有叉。謝續曰。春來萍作葉。冬至雪爲花。客大稱賞。決爲翰苑之器。又謂童曰。汝詩質而不華。然其中含有生意。可得一衿終身。後其言皆驗。

拳教

光緒庚子。義和拳起事於天津。蓋白蓮八卦教之支派也。庚子之後。乙巳丙午年間。餘燼復燃於江西之上猶縣。其徒能封刀止礮。撒豆爲兵。剪紙作馬。女子夜執扇騰空際。至極高處。化爲流星。卽所謂紅燈照也。贛郡福音堂中洋人見之。目爲邪教。令地方官擒治。拳黨大怒。焚洋教堂。殺教士。官初移營往

捕輒敗。至次年各處大兵皆集。拳黨不敵。始逃竄。合村被屠無孑遺。今拳教又盛於吾閩。見者歸述其事。據云。入其教者。至降神時。教師誦咒作法。既用青布一疋。各按之繞室行一週。皆仆地睡去。俄而神附人身。起立。教衆人拳勇槍棒諸技。五尺之童。能舉百觔軍器。其神有真武祖師。劉玄德。蜀三傑。趙子龍。馬孟起。及李元霸。孫悟空等。而諸葛孔明司其號令。咸奉之以爲進止。入教人須喫素。乃能入鬼門關。遊行地府。其喫葷者。至冥間輒被惡鬼枷責。必待祖師親詣冥王講情。令其人設誓改行喫素。乃釋放之。遇教堂有事。教徒一聞角聲。神魂卽不自由。雖身在田間。或市上。各釋手歇業。急奔而回。父兄牽留不得。從教愈久。則應變愈靈。往往不待作法誦咒。香纔爇而神已降。然確有法算。任人刃之不傷。火之不熱。槍之可燃。此實大衆所目擊者。嗟乎。庚子洋人之禍。釁開拳黨。兆民塗炭。萬姓瘡痍。距今已十餘年矣。何天心之未厭亂也。噫。

譚嚳生曰。劉先主暨三傑諸公。死後不能誅滅僭僞。以一漢統。而千餘年後。猶紛紛選事若此。蒙竊惑焉。至於孫悟空。乃昔人附會無稽之語。事出稗官。何足據爲典要。豈皆邪神詭託姓名。以震驚流俗。惑世誣民耶。夫張角黃巾。空勞擾攘。浮雲白雀。終歸敗亡。自古帝王之興。未聞以術取天下者。恨

蚩蚩愚民之不悟也。

鸚鵡乞援

羅琴舫言其爲木牌商時。居於虎陽深山中。棚廠前樹木濃密。有一古松。高十餘丈。陰蔽數畝。樹半瘦節成孔。鸚鵡巢焉。每日雌雄各啣蟲。更番哺雛。忽有黑鶴欲入樹孔。噬雛。孔甚小。鶴不能入。遂止其旁。以待鸚鵡之來。鸚鵡歸。見鶴不敢前。集於他樹。相對哀鳴。久之飛去。未幾。有鸚鵡十餘隨之而來。既而又去。約兩時許。忽聞風起塵飛。有鸚鵡數千。蘇蘇然凌空振翼而來。似黑雲一片。遮蔽天日。各啣亂髮。斷絲。投於樹下。頃刻堆厚二尺許。別有鸚鵡數十。飛掠鶴前。鶴怒目爛然。將伸爪搏之。鸚鵡急飛匿堆中。鶴尾之而下。以爪攬絲髮。欲去之。爪爲牽掛。不能運動。又舉首以喙啄之。首喙亦爲籠絡。已而羣鶴皆下。復啣堆上之髮絲。或縈其翼。或縈其頸。鶴全身被縛。飛走皆不能施。跳躍愈力。糾纏愈緊。卒力盡氣絕而死。衆鸚鵡仍復結陣成羣飛去。前二鸚鵡送至山外而返。乃知其哀鳴而去者。乞援也。導十餘輩來而復去者。覘敵情也。數千衆大舉而至者。興傾國之兵也。各啣亂髮斷絲者。用智不用力也。若夫飛掠於前。則誘敵之計。逃匿堆中。則設伏而擒之謀也。智哉斯鳥也。

譚囑生曰。鸚鵡微禽耳。而能自保其類。不爲他族憑陵。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彼匹夫撫劍無助。同室操戈。自相魚肉。昧於斯義。而卒至敗亡者。可勝道哉。

怪胎

鄰鄉一婦人。懷孕三年。腹脹膨。或以爲病痞。或以爲怪胎。合家憂惶無所方略。一夜婦人睡醒。衾裯皆濕。蓋寤生而不覺也。暗中摸得一物。如貓狀。毛毳毳然。大懼。擲之牀下。急起爇火視之。則席上血液淋漓。所擲之物。遍燭地下。皆不見。

譚囑生曰。物之能爲妖異者。皆假人精血而成。大抵婦人心感於邪。則孕此怪胎。其必孕久而生者。以吸人之精。飲人之血。年月愈多。神氣愈足。故一離母腹。卽能化形爲厲也。蓋邪氣所凝。則產妖產怪。正氣所鍾。則誕聖誕仙。觀於姜嫄履巨跡而生稷。簡狄吞鳥卵而生契。及老子孕八十年。釋迦懷廿二載。可以悟其理矣。

人頭瘡

或生一瘡。形如人首。耳目口鼻悉具。初如胡桃隆起。後漸大如碗。痛苦不可言狀。以藥敷之。悉爲瘡口。

吸入。嗙呷有聲。經醫十餘。不能治。潰爛而死。後其子遍訪之於人。冀有知其症者。或曰。此名人頭瘡。得此病者。多不治。蓋由冤孽積久而發也。

羅雲舫曰。人頭瘡。考陳修園醫書中。有治之一法。云此瘡能吸金銀銅鐵。及百藥之品。最難醫治。惟食雷丸。登時卽消。痛亦頓止。今閱兩窗述奇中。有此一症。恐人不知治法。故申言之。

交藤

有草曰交藤。牽條布蔓。並植之。雖相隔數步。至夜則牽連縈抱。合而爲一。旦仍分開。舊傳昔有美婦人。與少年有私。爲夫防閑。不遂其欲。同抱恨以死。其墳上忽生此藤。較之連理並蒂。尤奇。或云卽藥品中之何首烏。闕疑待考。

地師闍牛

廖盛。零都人。與兄隆。析爨而居。隆業堪輿。家稱素封。盛躬耕。恆苦貧乏。妻謂之曰。阿伯亦猶人也。每出門。祇憑一羅經。掉三寸舌。及其歸也。金銀滿囊篋。安然爲富翁。爾耕薄田數畝。咬菜根。嚼醬粥。歲豐尙可存活。一遇凶荒。定攜筐作乞人。不則填溝壑耳。有夫如此。不如無之。盛聞之。憤火中燒。毆以老拳。妻

號哭。鄰人奔勸乃止。盛餘怒未息。其夜不入妻房。獨宿庭中。輾轉不寐。默念妻言。雖過激。思之卻有理。欲效兄之業。而素未習此。無以取信於人。次日早起。取兄書讀之。幸粗識丁字。晝夜講求。如此數月。頗得頭緒。遂離家往閩中行道。初惟冀藉此糊口。不敢奢望。而否極泰來。請相地者接踵。盛故多詭計。先求得主人家吉凶成敗大略。以此言皆奇中。聲名大起。不一年。積金數百。乃束裝返梓。妻見其多金。下氣柔聲。承顏悅志。迥非昔比。竊自喜得計。來歲復往。益自高身價。來請者非輿馬不赴。偵知某大姓有一吉地。舊傳爲雄牛脫軛形。人丁富貴俱盛。惟族多犯姦案。時因此殺傷人命。一日向其戚友大言曰。吾能醫此地病。非千金不可。戚以告大姓。素耳盛名。合族計議。遂釀金延致。待以上賓禮。暇日導往觀其形勢。陟巘降原。周覽訖。乃曰。此騷雄牛也。主出人多奇淫。不閤之。恐無以止淫風。而杜後禍。衆訝曰。地可閤乎。曰。地理人理一也。何不可之有。願地師之道術何如耳。因舉葬經中目力之巧。工力之具。奪神功。改天命。及雪心賦。山水裁成在人等語。以實之。衆皆嘆服。盛陰以厚賂賄人。於黑夜導往山腰。出硃砂末及二巨石。潛掘埋之。既掩土填平。囑秘勿洩。事成重謝。居大姓家久之。衆屢請行。皆辭以年月不利。實則故意捱延。俟其土多經雨水。堅實如故。而後發也。直至次年。衆復固請。乃擇日起工。至期。

衆問須藥物刀鉤否。盛搖首曰。不須。命僱工人十餘。各攜鋤鍤以從。盛至山腰。指東畫西。假爲禹步作法之狀。旋令工人掘土。以水灌之。硃砂見水。鮮紅如血。盛喜曰。得之矣。復命深掘。久之得二巨石。大聲言曰。賢東福緣不淺。今幸應手病除。墨丸剋却。淫根盡斷。從此山川鍾靈。悉秉正氣矣。可賀可賀。大姓見之大駭。舉欣欣然有喜色。羅拜而謝曰。幸先祖有靈。冥冥默佑。得遇楊曾來臨。轉禍爲福。當世囑子孫無忘大德也。盛時露德色。而僞爲謙抑之狀。既命填平其孔。戒勿復妄動。以待創口之合。由是裔等皆嘖嘖稱爲廖神仙。各房盛筵輪流宴餞。備千金酬之。盛恐敗露。不敢久留。次日卽行。今其家田連阡陌。富甲一鄉矣。或有知其事者。莫不竊笑。盛嘗語人曰。當日若非妻言一激。安能發奮爲雄。改業興家乎。

種鬚

富翁某。虬髯繞頰。生三子。伯仲鬚多。酷肖乃翁。季無之。後翁死。析產。二兄以季非父真種。擯勿與。季思衆寡不敵。難以口舌爭。憤甚。薄有私積。挾之出門。遍游天下。求有能種鬚者。數年不遇。一日。經洛陽市上。見藥肆門首。金牌輝煌。榜曰。包種鬚子。季見之大喜。入肆。肆中先有一客在。亦來求種鬚者。定價五

十金。季從旁偷觀。醫者以銅銚盛藥膏。熾爐炭煮之。隨以竹片挑藥敷兩頤。及喙頷。幾遍。霎時鬚子盈把。客心未墜足。苦求加增。醫怒曰。此豈買肉而求添耶。客遽以兩指搯藥。指頭染藥。毛生寸許。乃曰。費如許金。更得一刷子亦佳。季見之。不覺拍掌稱奇。亦以五十金呈案上。求種醫者收金。如前法施之。攬鏡自照。果滿面子思。大喜稱謝弗迭。既而曰。市中買物。價同物亦同。還望照例賜子刷一個。爲刷鬚用。醫曰。余招牌上只書包種鬚子。未云兼賣刷子。蛇本無足。何須添畫。季脆然不悅曰。先生欠公平矣。豈不聞市價不二乎。言訖以手搶藥銚。醫見之急推季身奪回。用力太猛。銚墜地。季趁勢仰跌。適坐銚中。藥汁沾袴。漬醫。頃刻間遍臀皆毛矣。醫笑曰。便宜了爾。前客祇添得一刷子。爾今乃贏得一坐茵也。季遂束裝歸。二兄見之大駭。季旋以欺幼朋吞控於官。伯仲自知理絀。浼戚友爲之調處。以父遺產鼎足而三分之。事乃寢。

山都

舊傳江州府治未闢時。皆深林大樹。有三都據其中。三都者。鳥都。猪都。人都也。鳥都。鳥首人身。處樹巔。猪都。猪首人身。處樹下。人都。人首人身。處樹中。術人周元成書符作法。執而烹之。遂定今治。蘇東坡雯

州八境圖詩云。誰向空山弄明月。山中木客鮮吟詩。卽山都之類也。南康記載。贛縣東南山上有臺。風雨之後。景氣明淨。頗聞山上鼓吹聲。爲山都木客吟嘯云。

月華洞

歸化月華峽山半有岩。由山前直達山後。洞然透闢。門外有石結成蛟龍狻猊形象。左右蹲臥。中有珍珠樓响。屢廊諸勝。四壁小石圓凸如珠。綴成一片。人行其上。砰然有聲。旁別開一洞。深暗不測。土人云。昔年有梨園一部過此。值昏暮。無處求宿。乃至洞中。後竟不見其出。至今月明籟寂。嘗聞其中有絲竹謳歌之聲。

虹橋板

武夷山兩崖壁立千尋。下臨深淵。山半石隙。人跡不到處。往往有枯查斷木之屬。相傳爲仙人虹橋板。朱子以爲古時川壅未決。洪水滔天。居人乘此以避之。水退遂留焉。又聞川廣河濱。懸崖峻壁之上。間有木匣棺柩。風雨飄搖。歷久不壞。

竹中蝙蝠

聞山人云。山中有一種斷尾之竹。皮現金黃色者。伐而破之。往往有白蝙蝠藏其中。取以治虛勞。有神效。其竹通身並無破壞。節亦無孔。不知蝙蝠何由而入。按爾雅註云。蝙蝠一名仙鼠。又李白詩序云。荊州清溪有乳穴。穴中玉泉交流。有蝙蝠千歲。體白如銀。據此二說推之。是仙而隱竹中者也。然亦不免爲人所執。仙又何足貴哉。

夢中富貴

陳忠家赤貧。肩負謀生。每夜寢。輒至一處。甲第巍峩。儼然大家。有翁媪。年皆七十餘。子之室中。奴婢紛如。一聲雷動。衆口噉應。陳於是食玉衣錦。乘堅策肥。翁盡以所有付陳。命盤查之。則盈箱滿篋。纍纍然皆不動產也。又有稻莊十餘處。倉庾輪囷。鱗次櫛比。陳掌其筭。司其出入。持籌會計。日不暇給。倦極而臥。比醒。則南柯一夢。家徒四壁。依然貧縲耳。晝復爲人力作。夜又夢之。翁爲納粟入監。且謀捐授縣尹。陳自顧無吏治才。堅辭不就。既復論婚於某太史家。及親迎。車服之盛。奩貲之富。擬於王侯。是夕。鼓樂雷鳴。笙簫雲遏。庭盈珠履。席布綺筵。僮相送入洞房。女艷若朝霞。燦如秋月。合卺後。魚水和諧。快心悅目。南面王不易此樂矣。如是十餘年。夢中增置良田千餘畝。生子三人。翁媪不勝喜悅。每逢湯餅。醉

盤之期。女眷如雲。各以五綵長命縷繫兒臂祝壽。陳坐堂上。覩兒提戈取印。覓棗抓梨。欣然自樂。一日謂妻曰。昨晚一夢甚奇。家中所有被賊焚掠一空。貧困至無立錫。與卿臥牛衣中。胼手胝足。終日不得一飯。飢腸如轆轤。因而抑鬱成病。既彌留自念。兒輩尙幼稚。一旦溘朝露。妻子誰寄託。心如刀割。呼卿訣別。卿持余踵而泣。逐昏然死去。忽爲兒啼驚覺。耳畔猶聞卿呼號。至今思之怖悸。幸是夢境。否則何堪設想。吾意人生如寄。須及時行樂。何爲空作守財翁。妻曰。古人占夢事每相反。如夜夢哭泣。反得飲食。夜夢病死。反主嘉祥。安知此夢非吉耶。陳自此頗得悟。極看破。遂漸趨奢華。日事酣歌遊宴。聲妓滿室。皆極一時之選。無復汲汲於問舍求田。於時黑甜鄉中人。皆稱陳爲知足者焉。余友羅天濟嘗稔其人。蓋恂恂謹厚。不妄言者。晤對時或詢及之。輒舉以對。嘗曰。吾有此好夢。何羨石王哉。但不能攜夢中分毫歸濟。醒時貧乏爲憾事耳。或當春睡正濃。爲人驚寤。則終日不怡。以故日未昏。卽閉戶偃息。以續前夢。或云。翁媪陳前生父母也。

譚嚳生曰。夢中富貴。醒來成空。世之身歷繁華。席豐履厚者。皆當作如是觀。然果常有是夢。則人以醒時所有傲彼。彼卽以夢中所有傲人。何必區分真幻耶。列子云。海外有國。以晝之所見爲幻。夜之

所夢爲真。陳本此意。老於黑甜鄉焉可也。

李鑄人曰。陳於夢中述夢景作醒語。究之夢景。反似醒時之景。醒語仍是夢中之語。聞此事者。無不胡盧笑之。笑之者。以己爲清醒也。嗟乎。衆生之在天地間。亦一夢境耳。茫茫終古。同在此中。何時覺悟。何得笑陳爲夢。而謂己爲覺哉。

賽卞莊

長汀之金雞山。居民數十家。不耕不賈。皆充獵戶。有邱老二者。尤以勇力聞。元旦日。思一發彩。偕叔某。嗾犬負槍而往。久之。無所獲。漸入深山。忽見有子母二虎。伏林莽中。遽燃槍擊之。二虎衝烟突奔而來。邱棄槍出鐵錮。先斃虎子。其母虎見之。怒甚。大吼一聲。直前撲邱。邱遂與搏。一閃。伏虎腹下。以肩承虎項。而兩手合抱其前爪。相持良久。人虎皆不得逞。其叔隔山聞發槍聲。以爲獲獸也。坐以待之。久之。不至。乃往尋邱。則見人虎相持。大駭。將復燃槍。邱止之曰。勿爾。倘虎中彈。將絕力跳躍。吾命休矣。可速歸。携繩索鐵叉來。叔乃疾奔回家。偕衆攜器具至。邱命將索縛其四蹄。繼以鐵叉直插虎口。己乃釋手。虎不復能動。擒之以歸。人稱邱爲賽卞莊。

交劍潭

延平府城南有交劍潭。以雷煥經此。劍化爲龍。而得名也。汀州建寧二河。至此交會。每隔數年。輒見潭水滾滾如沸。盡將潭底污泥朽木穢物湧起。盤旋輪轉。波浪拍天。行舟值之。卽爲吸入。如是數日乃止。土人謂之滾龍潭。潭底有一石巖。其深不測。無敢入者。有李姓少年。勇而善泅。能終日入水游泳如魚。鼈。一日循石岩而入。約二三里。盡處無水。遍地皆細沙。一穴高廠如堂屋。有老人白鬚髮。據案而睡。案上置一明珠。大如鷄卵。光彩照耀岩壁。少年携之以出。既歸。夜置室中。可代燈燭。居爲奇貨。以售於市。索價千金。見者咸嘖嘖歎賞。稱爲至寶。事聞於延平太守。遣役召少年至衙。取珠視之。詢其來由。少年以告。守大駭曰。此龍珠也。幸值其睡。故能竊而取之。比醒。合郡危矣。可速携珠返置故處。勿驚老人。自有重賞。少年如言置珠故處而返。少年家祇一老母。年六十餘。守召之來。謂之曰。爾子知此珠所在。今雖暫還合浦。必將貪得復取。倘龍寤而求之。是合城生靈皆喪汝子手矣。吾今爲衆除害。卽飭老嫗當堂領千金。以養餘年。而杖殺其子。

古鏡

農人張某於田中掘得一鏡。其背鳳文螭紐。制甚奇古。面爲黛青剝蝕。光彩晦暗。邑楊紹唐購得。磨而瑩之。懸諸室中。每黑夜爛爍有光。諦視之。見其中蒼崖翠岫。樓閣花木。甚繁。次夜更視之。則見畫船簫鼓。士女如雲。似湖上春遊圖。與前頓異。後夜復視。則又變爲千兵萬馬。荷戈執戟。似校場閱武狀。以後逐夜遽變其形。楊寶之。不啻連城璧也。偶洩於人。來視者接踵。邑令聞其異。使人召楊。命持鏡來署。一觀。實將篡奪也。楊知其意。執不與。以勢逼之。楊願以身殉。令大怒。遂加以私藏國寶罪。褫其衿。繫囹圄。楊子大懼。取鏡獻之。楊旣出獄。聞之懊惱欲死。屢操杖逐撻其子。卒無如何。鏡藏縣署。亦無他異。一夜大雷雨。電光繞室。合署大恐。忽霹靂一聲。而鏡亡矣。

譚嚶生曰。女爲悅己容。士爲知己死。楊鏡之知己也。一旦出糞土之中。離俗人之手。加以砥礪。藏之什襲。不啻鮑叔之識管仲。常何之遇馬周。故願出其光怪。以報知希。彼墨令之貪暴。豈足引爲同氣哉。其韜光遠引。挾風雷而飛去。宜也。

憂國秀才

光緒己丑。余薄遊於楚。路經衡州之花橋。見街坊壁上。糊貼書詞。就而讀之。皆憂時感事之語。畧云某。

南楚鄙人也。身無一命之榮。尺柄之操。顧總總然爲杞人之慮者。君父之仇。固普天率土所共憤者也。法人和約不可恃。越南寸土不可棄。諒山師旅不可撤。稍識時務者。能見及之。乃袞袞諸公。反昏然不覺。何耶。今夫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不見宋代之事乎。歲歲議和。年年用兵。澶淵之役。寇準力主親征。卒使契丹請盟而退。其後嗣君委靡。無志振作。始而棄河南。繼而棄建康。卒至臨安一隅。亦不可守。和約之不可恃。從古已然矣。法爲歐州強國。自經普魯士之創。勢就凌夷。乃不敢吐氣於他邦。而敢憑凌於我國者。蓋素知吾華大臣。可以威惕而利誘也。比者我師連獲勝仗。將士用命。人人有痛飲黃龍之志。忽而停戰議和。此何殊功廢垂成。金牌召岳家之軍哉。他日邊疆有警。誰復肯爲國用命。而敵愾同仇也。爲今之計。宜文告泰西諸國。有越南吾之屬國。法人詭託保護。無故興戎。曲在於彼。渙其黨羽。離其腹心。然後聲罪致討。與之血戰。彼見我上下一心。有進無退。當必捲旗解甲。受盟城下。不然。諸國耽耽虎視。起而效尤。蠶食鯨吞。伊於胡底。譬如人身之肉。割以飼虎。肉已盡而虎仍未饜也。蓋自古馭夷之策。可爭而不可讓。能戰而後能和。上年我國家綏柔爲懷。讓海口通商。營立埔頭。未幾而輪舶駛入長江矣。未幾而洋樓遍於內地矣。前車之覆。可爲殷鑒。且越南隸我中國數千年。其賴我保護。不啻

嬰孩之於父母。一旦捐棄不顧。使西南諸屬國聞之。以爲中國積弱已極。棄藩如棄屣。從此貢使絕跡。重譯不通。而以事中朝者。改而事他邦矣。今法因諒山一敗。託英使入京議和。夫西人性最狡詐。勝則無止足之期。敗則有行成之請。然彼欲求成。則必我占便宜。而後可。現聞有割越南界法人之議。是彼勝固收利。敗仍得計也。況法欲得越南。卽以越南與之。倘法欲得中夏。亦以中夏與之乎。割越南不已。必將割雲貴兩廣。割雲貴兩廣不已。必將割京畿。是又不待智者而知其事之必然者矣。爲此議者。豈欲合九州鐵鑄成大錯耶。書詞滔滔汨汨萬餘言。不備錄。因訪諸逆旅主人。云係某鄉一秀才所作。其人平居或笑或哭。時行歌市上。傲睨自若。嘗造酒肆飲。主人畏其狂。不納。則沽酒一壺。入古廟或藩溷中。傾壺而飲。醉輒喃喃。所言皆當世事。語至大局敗壞。則放聲大哭。已而怒目攘臂。擲壺起舞。大罵柄國庸臣。竊祿無能。貽誤君國。恨不得請上方寶劍。盡誅此輩。聞者大驚。掩耳疾走。以此共呼爲顛狂秀才。余聞而喟然嘆息者久之。欲留止旅邸。一訪其人。主人言其行踪靡定。時而登嘯峒嶺之絕頂。時而徘徊瀟湘之深淵。居家不接一客。謂世無可與語之人也。舊識或遇之。多被其辱。人不敢近。余聞言乃展軫就道。其後強隣侵侮。喪師失地。皆書中逆料之語。益歎秀才有先見之明。

讜嚙生曰。嗟乎。此一片忠誠。滿腔熱血。世間之奇男子也。彼何顛狂哉。蓋以屈靈均憔悴行吟之餘。而爲賈太傅痛哭流涕之書耳。所云屬國離心等語。尤爲深謀遠慮。非肉食者可及。自時厥後。暹緬入於英。琉球吞於日。哈薩克布魯特併於俄。雖不幸而言中。實亦事理之所必至者。乃世人醉生夢死。昏然不覺。反目之爲顛狂病夫。噫。其傾甚矣。

黃表

黃表。字士美。甲富一邑。性好博施。凡建橋脩路。恤孤寡。埋骼。尚諸義舉。必身爲之倡。每歲秋令。多製棉衣。以施貧寒。至今。連人猶有七月秋風早。寒衣披體好。天亡黃善人。我失黃棉襖。古人謂日之謠。其死也。隣人於水西嶺。見其率白羊一群而行。問何往。云至贛州。因寄語隣人曰。倘家人尋倉庫鑰匙。煩告在臥室扉後。言訖。叱羊而去。隣人歸。聞黃已死。陡然驚愕。因以所語告其子。子方覓鑰匙。不得。遵其言。果於扉後得之。及啟倉庫。皆空。始知白羊爲銀。鬼隨之而往也。

讜嚙生曰。公明人也。郡志邑乘。載其慷慨好施。手建屋橋三十六座。今尙有存焉者。至於邑人歌頌。數百年來。猶未歇絕。豈沽譽一時者。所可同日而語。特是公亡而財亦與俱亡。不留子孫安享。則又

何說。豈賢而多財。則損其智。愚而多財。則益其過。故吝之耶。

某翁

某翁。賈於楚。積貲鉅萬。捆載而歸。自念年已七旬。子孫衆多。儘可抽身退閒。何爲更作守財虜。於是命治筵席。邀請戚族。陳金庭中。按名瓜分之。從此任子孫各立門戶。翁夫妻二人。傳食於諸子。子知翁囊中已空。禮待漸薄。初猶饕餮無缺。寢至粗糲不飽。翁大悔恨。夫妻於無人處。恆相對啜泣。偶爲友人語及之。友人曰。翁不自留餘地。盡數瓜分。此計之大失者也。試觀今日之季路曾子。有幾人哉。無已爲君謀之。乃令潛買鉛錫數十觔。請工融鑄成錠。授之以計。翁如言。無事輒將錠摩挲。掇弄。故令子孫窺見。復驚駭藏匿。似恐其見知也者。諸子以翁黃白物尙纍纍如此。各具酒肉奉養。迥殊曩昔。翁又常謂子所親厚者曰。苟能得我歡心者。當悉以所有予之。故使聞於其子。愈益承顏悅志。夫妻因此得永享甘旨。至八十餘始卒。子發篋視之。則皆假銀。始知爲翁所愚也。

譚曠生曰。父子之間。猶勢利如是。何怪乎世態炎涼。秦嫂見季子而生長。阮郎對空囊而增羞也。或曰。父慈子孝。本於天性。今乃用術誘致。倫常之間。無乃啟人相市以僞歟。曰。子而賢。如是大不可也。

子而不賢。不如是饜餐且不保也。友人蓋教翁權救目前之術耳。

鐵犀

潮州湘子橋頭。舊有鐵鑄犀牛一。蓋用以厭水災者。咸豐時大水。鐵犀忽不見。使人沿下流沒水求之。不獲。既而得之於蔡家園。蓋逆水而上。已十里矣。衆駭異曰。凡物投水。皆逐流而下。斯犀乃泝流而上。且其身重笨。焉能浮游上行。甯非怪事耶。於是一時相傳鐵犀爲妖云。有精格致者。獨以爲物理之常。無足怪者。或請其說曰。潮河之底。皆淤沙。鐵犀身落沙上。與來水相激。因之身底沙空。勢必偏重而仆。向上流水。又激又仆。累尺得丈。積步成里。日久乃見於蔡家園。倘仍不獲。將駸駸乎愈行愈遠。且越大埔而上之矣。衆服其論。而鐵犀爲怪之謠以息。

鮫女

詔安沈生。偶行海上。見沙洲一人。裸臥。近視。肌膚瑩玉。眉目如畫。是好女子。手按心頭。猶溫。因解己衣。裹負而歸。久之。漸蘇。進以湯醢。數日而愈。自言爲某紳妾。冢室悍妒不容。乘夫他出。醉以藥酒。使人投棄海濱。蒙君援拯。德戴二天。遂爲夫婦。琴瑟甚諧。女善織素絹。亮薄如霧。人爭購之。且饒心計。於塵間

設一肆。懋遷有無。持籌握算。無絲毫遺漏。又擇戚里之誠慤者。授以資本。使轉販於福興間。賤買而貴售之。年終會計。均分其利。以故人咸樂爲之用。而不敢欺。由是富甲鄉閭。因勸生勤讀。請勿憂內顧。未幾。生舉孝廉。謂女曰。卿初歸余時。家無儋石。今名利兩成。皆卿之力也。先是生父賈粵中。識洪秀全。已而洪舉兵叛。南省皆爲蹂躪。鄉人某。生世仇也。計圖報復。因誣與洪通。首於邑。邑令詳稟上憲。究詰甚嚴。生被收。狂狴自拚。必死。邀女訣別。女憂懼。眠食皆廢。往求戚里。皆以事關叛逆。無敢代謀者。歸而飲泣。朝夕惟以淚雨洗面焉。會制府愛姬。使人求珠。津海女知之。進明珠一斛。因以夫冤狀。哀訴於姬。姬爲白於制府。得釋寧家。既知女所爲。泣曰。身瀕萬死。惟卿肉白骨而再生之。然卿無將伯之助。我乏期功之親。孑然孤立。心力殫竭矣。雖糜頂捐驅。奚足以言酬謝。女曰。患難相共。夫妻之誼。應爾。昔君拯妾於厄。妾淡然於中。君獨何爲客氣哉。生自經訟後。灰心世事。無意功名。日與女登山臨水。以爲娛樂。一日登望海樓。置酒對賞。遙指沙洲。謂女曰。昔與卿邂逅此間。彈指十閱星霜矣。光陰如過客。良可傷感。正嗟歎間。忽見彩雲滿空。青鸞翔舞於海岸。俄而海水中分。有夜叉數人。持羽葆絳節而來。齊止樓下。跪啟曰。有勅召夫人回龍宮。女謂生曰。沈郎沈郎。後會茫茫。前言人妾者妄也。妾本龍宮鮫女。以誤斷

九龍玉梭。龍君怒。謫居海上。今限期已滿。蒙恩召回。言罷。拊膺大慟。淚下如雨。瀉地皆爲珍珠。聳身一躍如飛鳥。投海而沒。羽葆隨從。倏忽已杳。生望空號呼。惟見波濤洶湧。浩淼無際。遂拾珠痛哭而返。

石輪

石澗形似田雞。其雄者領下有刺。產深山泉澗中。味極腴美。父老相傳。有假王命役神而取之者。閩越間山椒水濱。故多淫祀。漁者先用糧串。張貼各神壇。至夜深往取。將先獲者斷一足而釋之。已而石輪俯拾卽是。盈籃滿麓。較常何啻百倍。迨復見前斷足者。乃歇手。至是而石輪僅留種類矣。乘夜急歸。自後不敢再經其地。誤經之。必被神殛。以是故。人不敢輕用其術。蓋山神被紿。以王命爲真。代爲搜捕。過時方覺也。

楊怡士

孝廉楊怡士先生。於學無所不窺。而尤長於醫。凡來求醫者。盡心爲之診治。不問貧富。概不受人分文。鄰邑之人。艱於往返。則空宅舍以居之。雖乞巧臭穢。瘟疫傳染。必自臨診脈。乃敢立方。生平丰裁峻整。而有時雜以詼諧。嘗有偷兒爲家人捉獲。將加捶撻。先生亟止之。命家人置墨魚羹於盜前。蓋先生所

不喜食者也。謂儉兒曰：汝願受刑乎？願食墨魚乎？儉兒素知先生爲人，故爲哀求曰：墨魚難食，願受刑。先生曰：爾所不欲，吾偏與汝。儉兒復懇求再三，先生不允，乃取食之。故作齧蹙難下咽之狀，食畢笑而釋之。初，先生梓有制藝行世，光緒間有抄竊其文而登賢書者，二人家皆豪富，弟子呈闈墨與先生觀，且慫恿往究，必獲重酬。先生不從，曰：制藝原弋取科名之具，彼竊吾文以售，是吾文章爲有價矣，復何求？況今往究或不遂吾意，必至攻其剽襲而黜革之，是爲我盛德累也。

考試舞弊二則

人情譎詐，防不勝防。往年國家科歲試取士，原期選拔真才，不使庸劣濫廁。然防弊之法，愈講而愈詳，而舞弊之徒，則日出而日幻。同治初年，始創面試之法，其時夤緣僥倖之徒，咸束手無策。有富童謀買秀才，內外行賄，約費萬金。學使某公，性方嚴，苞苴請托，悉行杜絕。且明察勤慎，面試諸童，身坐堂上，不離跬步。又禁巡兵，毋近童身，以絕傳遞之弊。一長班最狡黠，思得一策，將童坐號，移近學使座後，而楷字大書題文一紙，糊貼學使衣背，如補服然。童卽遵照謄卷，竟得入彀。一時士林傳爲笑談，謂文宗自行傳遞文字也。

考試舞弊其二

一童倖列草案。慮面試見黜。謀於學憲之從者。勒索多金。乃授以計。試日。從者持煙具。火條侍立學憲之側。童亦出煙具。向從者招以手而乞火。故作厭惡之狀。他顧不理。既而童復乞。從者怒目視之。隨斷火條一截與之。蓋已將文稿捲入火條中。而學憲不覺也。

燕蟄

咸豐十年冬。邑南貫上村。有空腹枯樟一株。大數十圍。忽爲大風吹折仆地。中有燕子。紛紛飛出。約數萬計。盤旋空中。良久乃散。世傳烏衣國。豈卽在此耶。古人皆云燕秋去春還。觀此則未嘗歸去也。蓋由冬時嚴寒。藏伏深穴。至明歲春暖方出耳。是不獨蟲蟻有蟄伏。而燕亦然。或曰。燕性最畏寒。秋後天時漸冷。有歸去海外者。有身留本地者。其留者則蟄穴中。以避風寒耳。其說亦通。

燕窩

燕窩之所自出。前人議論紛如。周櫟園閩小紀。以爲海燕所築。啣之飛渡海中。翮力倦。則置諸海面。浮之若杯。而棲身其中。久之復啣以飛。海風吹泊山澳。海人得之以貨。而王仲威暑窗臆說。則云。海際沙

洲生蠶螺。臂有筋。堅潔而白。燕啄食之。肉化而筋不化。並津液吐出。結爲小窩。啣飛渡海。今吾鄉有海商販燕窩回者。余叩其所自出。云產於南洋各島國。而噶羅巴國尤多。取諸燕巢中。年久之巢。可得數斤。乃燕食海物不化。吐棄巢中。粘結成窩者。燕巢之有窩。如蜂房之有蜜。蠟樹之有蠟也。至叩以啣飛渡海。則云未之前聞。據此則樸園之說。似屬虛誣。而仲威之說。亦僅得半。人以其形如杯。可容燕身。又云得之海澳。遂臆度爲啣飛渡海耳。豈燕巢所得數斤之多。皆燕所營之舟。預爲渡海作用耶。抑尤有慮焉。窩一經海水淹漬。將類昭王之乘膠舟。而南征不復矣。

蛇王

連之南。有崇山焉。其水南流。入於潮海。東南流。入於漳海。名曰梅花山。廣袤幾二百餘里。實爲漳潮龍岩諸州郡山脉之祖。中有十八洞。深林邃谷。怪石懸崖。蓋熊兕蛇虎之鄉。而魑魅魍魎之宅也。首洞二洞。樵獵者間或一往。餘無能至者。張永芳嘗僱工匠百人。入山伐木。葺茅築土。爲寮居之。夜歸。啟甑而食。往往有糞穢雜飯中。於是人皆視爲畏途。愈不敢入。山產金鑛最旺。有銀場。故址埋沒於荒煙蔓草中。不識何代所遺。邑有楊平者。富家子也。嘗率獵者四十人。裹糧荷槍而往。所獲麋鹿猿狐野豕之屬。

不計其數。入至三洞。夜支帳棚而臥。忽見雙燈爛爛。自遠而近。衆急燃槍擊之。乃返身而去。未幾。腥風一陣。林木蕭蕭。有一物形如帳幄。冉冉而來。衆不知何物。大驚。齊鳴鑼鼓。吶喊。其物遽停。望東而去。衆人中心惶惶。念怪物如此多。深恐同死於此。徹夜不寐。次日。急尋歸路。他日以物之形狀訪人。皆不之識。或曰。此蛇王也。諸君幸知鳴鑼。不然。無噍類矣。蓋此物最畏金聲。性至毒。人觸其氣。立化烏有。然能擒而得之。以餽飪等食物。遍置山間。物至輒嗅之。初時食物一觸其氣。卽化爲水。至嗅數處。其毒已盡。遂不復化。然後近前執之。不能傷人也。時上杭某鄉。境接茲山。居民數十家。其犬飼之不食。而日益肥大。不解其故。一日有村民隨犬入山。見石岩中有死蛇在。羣犬噬之。蛇身長十餘丈。已爲犬食去其半。餘骨嶮嶮然。始知羣犬不飼而肥者。食此蛇也。楊平等聞之。憶及曩夜雙燈。爲蛇無疑。因中彈反身逃奔。至石岩而死。然去所獵之地。已四五十里矣。但其山雖深廣不測。溪水流。帶有菜葉隨之。或亦如武陵桃源。尙有避秦人在其中耶。咸豐時。有童子牧牛於茲山。牛深入。尋之不得。心恐家人訶責。乃驗蹄跡而尋之。行約七八十里。見牛臥一石洞前。有老人白鬚髮。古衣冠。出洞。見童怪而問之。告以尋牛至此。老人止而宿之。次日童欲偕牛回。老人囑曰。子有仙骨。驅牛歸後。可再來。吾待子於此。毋失信也。

童驅牛回家。向衆人述之。咸以老人爲仙。然以其地多妖魅惡獸。皆戒無往。越數日。童忽不見。有樵人於首洞遇之。童寄語樵人曰。吾從此入山不返矣。祈語家人。幸毋以我爲念。後竟不歸。至今計之。已五十餘載云。

羅生

邑莒溪羅生。工詩能文。而嗜煙酗酒。不修邊幅。嘗以衣衿質於同族黑官家。一日祠祭。派生相禮。衣服不備。又不能謀贖。乃向黑官婉商。欲暫借還。祭畢卽返。黑官不允。生銜之。會黑官死。家人至紙紮店。定造冥屋。生見之。忽思昔日受其刻薄。欲小報之。以洩其忿。乃謂工人曰。爾冥屋匾聯。千手雷同。吾爲若脫厥舊套。以新眼目。遂執筆書一聯曰。早死一年天有眼。遲留半載地無皮。書匾曰。好黑心肝。以肝官二字土音同。暗以其名攙入也。工人不識字。卽用之。旣而其家昇冥屋回。祀於庭中。客見而大笑。子問之以告。及詰工人。知生修怨報復。怒奔生家大鬧。因相毆。各傷頭破額。而造公庭焉。

譚嚙生曰。羅生可人。齷齪物固宜以此等語旌之。夫中郎撰碑。尙多慙色。昌黎誌墓。共誚諛金。惜羅生係屬修怨起見。否則幾於良史直筆矣。

神拳

有商人經邑南天馬村。死焉。其鬼常附人身。自言爲少林弟子。衆願北面師事之。鬼許諾。每夜令人焚香伏案而睡。未幾。戰栗而起。手足抖擻。遂教衆人武藝。所傳一百八度長拳手法。識者觀之。的係少林支派。以後並能爲人醫卜。皆神驗。村人禱求絡繹不絕。遂釀金錢立廟祀之。或謂其手法欠佳。歸忽寒熱大作。謂家人曰。神責吾侮慢。要與比較。奈何。家人大驚。急奔至廟請罪。及歸。病霍然矣。

